

黃園理普叢書

第一種

中國唯一之出路

沈鏡如著

---

---

## 自修大學講座

本叢著爲沈先生一人主講，內分三十四門系。每科系內，不是翻抄各系的講義與專書。每科所討論的問題，皆爲中心的而急待解決的問題，處處皆有其自身特創見解，故實可稱是一個無形大學。有自修能力者得此導師，卽中學生亦可不入形式大學而將得到最深造詣的機會。在大學校中之學生，以學制凌亂，就在其所習之科，亦無高深造詣，如政治學的畢業生根本不知政治爲何，卽其一例。此不能說學生天稟太差，乃是一則無良善教本，一則無良好教授之二因所致。且此刊諸文，多係創論，更可供學者之參考。甚盼一般青年，勿失此好良導師，購而習之可。

---

---

竟園理普叢著 第一種

# 中國唯一之出路

沈鏗若著

# 竟園叢著二十種預告

在待印中

沈先生有尼采的個性，有嶄新的見解，有獨具風格之文筆，不僅獨撰二種定期雜誌，且擬出竟園星期叢著焉。下列二十種，則在竟園叢著內。中國成爲問題，迄今已歷百年，爲國事犧牲者，不知凡幾，何以今日卒不免於日本人縱橫於神州大陸，致我們受到如此空前災難？明眼人多歸其故於努力之方向的錯誤。倘使三十年前，有大學者著作一般思想上之深刻的而普遍的讀本，則國人無論有知者，或小學教師等，皆能得到理性的指示，又何致前此若干年只是在暗室中盲動着。我們不能說沈先生所見全爲真理，但我們敢說沈先生所指示者，全爲中國賢者所未言過。下列二十種，可稱指導青年之傑作。現因竟園書店，正在組織期間，一俟募足基金，必立即出版以響愛讀沈先生著作之讀者。而自修大學講座與國民大學講座，初期或不能按期出版，亦爲缺款之故。在抗戰期內，是一個何等嚴重的損失。



茲將二十種書目預告於後：

- 一、合理的民訓論
  - 二、普通教本與精神糧食論
  - 三、假若你是領袖
  - 四、假若領袖這樣做
  - 五、唯領袖論
  - 六、領導階級論
  - 七、史線政治論
  - 八、中國的史線政治論
  - 九、政治三體論
  - 十、我們要打倒的政治
- 一一、我們應有的政治行爲
  - 一二、何以德國戰敗而不亡
  - 一三、流行概念正誤論
  - 一四、中國存亡關鍵論
  - 一五、共產主義正誤論
  - 一六、近代化核體論
  - 一七、教育革命論
  - 一八、國線教育論
  - 一九、中國青年之時代聖經
  - 二十、新公民運動論

# 中國唯一之出路

## 自序

我從事著作事業，自歸國後起，實有六年，而今日才將著作爲第一次公佈，想來十分可笑。友輩責難者，不一而足。爲何不在前數年公佈所著，理由至多，無須贅述。今所以在此聲述，是向關心我造論的友輩報告我已爲第一次之公佈。如無事務的與人事的阻礙，我將繼續公佈我歷年來之所得。凡我所言，不畏指摘。世人之批判，如在痛癢上，我未有不置答者。我自信我之所見，足補於國。我更信，好學深思之士，苟將我所作之各著，細讀一次，必有所得。我從不說世人已說之話，我從不肯說不是我自己的話。故我之所說，不論爲真爲僞，皆係

負責之言。並不是我故好標奇立異，乃是我所見如此。神秘世界未發見之真理，抑何其多！我們爲什麼不踏進去。本書之題材，爲世人所共認爲大問題者，但坊間無討論此題之書籍；有之，枝節之論，不足以言唯一之出路。我所見的唯一之出路，也許錯誤，但讀者必不能以耳代目。凡是自己批評的話，我未有不尊重。今中國問題，何等嚴重，我們不看準方向，只知奮鬥努力前進，當心！我們的腳將陷於泥中池中河中，而至於沒頂。在本書中指出中國有兩個問題，兩條出路。也許因此書之公佈，改變若干人之實踐路綫，但我絕不敢希望；世人必將皆讀我之書，且以我所言爲眞者。我只能以個體之力盡匹夫之誠，至坐言起行，責在讀者。著者序于長沙三。一。

# 中國唯一之出路

## 總論

### 第一段 略說治標與治本

一、本書的標題，是中國唯一之出路，這是多少人心目中的唯一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不只是今日的問題，至少是近二三十年的問題。各個人都將此問題，蘊藏在心中，沒有去尋求切實的解答。雖然有些思想者彼此討論到這個問題，然而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也不見能尋出一個妙法。我幾年來從事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或在材料方面着手，或在理論方面着手，都費去相當的時間。而在材料方面着手，就幾乎得不出什麼嚴格的答案來。因為我們討論出路問題，多少含有理想的意義在內，一方面要解除戰事的糾紛，他方面要實現理想的世界。這兩個世界融合在一個世界裏

面，當然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我們大都有此心理，只想治標，不想治本；因為說到治本的事，時間便來得長。一個病了的人，便祇想治目前的痛；祇要治了目前的痛，才慢慢的去治本。可是中國的問題，我們去尋治標的方法，天天在治標，時時在治標，三十年來還在治標。這就是說：一個人害了病，天天只希望去止痛，究竟那個痛，也是沒有真的止住。醫痛，不是根源的去除，因此，痛只是存在着。如果要解決中國問題，不從治本上下手，只是想從治標中來找方法，那中國問題是永遠存在的。這意思是說明我們固然一方面在尋求治標的方法，我們在他方面仍然要尋求治本的辦法。倘我們聰慧一點，更應立刻去求治標中的治本，治本中的治標。

二、治本的方法難於治標的方法或治標的方法難於治本的方法，那我們都不易評斷。在抗戰期間，我們更不容易談治本的方法。因為大家如此想：先要使國家不亡，然後才有功夫來談中國問題整個的解決。假使中國被日本滅亡，那還有什麼中國問題？因此一般人就很注重治標，而忽視治本；以為在抗戰期中來談治本，那便

是腐儒之論。我何敢違反世人一般心理的要求；所以我在本書中不能只談治本而不談治標。所謂治標，是指目前如何辦法；所謂治本，是指永恆如何辦法。我們要把永恆的事，納入目前的事中；目前的事，納入永恆的事中，從一個概念上，尋出兩個辦法。於是我們的實踐，就得有一個歸宿。以一部分時間爲此種實踐，以一部分時間爲他種實踐，這就治標治本，都可以辦到。一方面可以止目前的痛，他方面可以止永恆的痛。但著者有所謂治標中的治本與治本中的治標，此理後詳。

三、我不是神仙，自然我也不能比世人所說的過於高明；關於治標的說法，我更不能有妙藥一時止痛，說不定我對於目前中國的見解，和一般人立於相反的地位。一般人以爲中國是不致於亡的，那也就看這個亡字如何用法。如果說：日本不能根本的擊破中國的武力，那是絕對的錯誤。只要世界的紛糾，還是如此存在，而日本進一步到武漢，乃至長沙，則我們退到雲南的邊界上，我們就無法再重新來組織現代軍事，至少是受西南交通的限制。這樣說來，我們的悲觀便加重，由悲觀會影



響我們精神的頹喪。也許我們可以支持的軍事，因頹喪心理而減少抗戰力量。所以我在抗戰上，無論如何只能說希望的話，就是說：中國必不亡，日本更不足以亡中國。主張的話，希望的話，與事實演進的話，都不容易十分符合的。你希望一件事情是如此，他偏不如此，這就叫做有意栽花花不發。我們現在來討論中國唯一之出路之題材時，姑從抗日問題說起，力求治標中之治本。

## 第二段 從抗日問題說到問題的轉移

一、我們現在的問題，只是抗日；而我們對於此次戰爭的看法，自不能只是一種看法。凡戰事上，必有勝有敗。勝敗兩個字，原是對立的，不能說只有敗，而無勝；也不能說只有勝，而無敗。於是勝敗兩個字，便是我們問題討論之前提。在勝字上着想，必求如何致勝；在敗字上着想，必求敗後的辦法。致勝必有勝之法，敗後必有自存之道。若敗而不能自存，那才是天地間一件至可慘之事。若無致勝之法

，則必不能致勝。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歸納到兩個法上：一曰致勝之法，一曰自存之法。在抗戰的途中，勝敗未分明時，當然我們只在求致勝之法，同時，我們不能不預備自存之法；因為萬一失敗，我們何以自存？在敗後再來討論自存之法，我們一切失去自由，那就怕我們對於討論二字，都是一件不可能之事。所以致勝之法固應為我們今日所討論，自存之法，亦應為我們今日論題的重心。如果說：死了就算完了，如果說：敗了就算死了，那我們今日的悲哀，是將無語言可以形容。如果說軍事的失敗，尚不是我們民族的失敗，則我們不能說敗了就是死了，死了就是完了，我們仍有自存之道。在這一意義上，我來寫這部書。

二、打了勝仗，我們仍然有一個問題——內部政治的糾紛問題。就可以想見打勝仗也不見得是中國唯一之出路。打了敗仗，國家雖變成殖民地，而民族不至於滅亡。可想見在軍事失敗之後，中國民族仍有出路。不過我們在未戰敗之時，我們總求致勝，戰敗之後，我們亦須求自存之道。致勝法與自存法，是兩個問題，是兩種

法，用兩種法來解決兩個問題；雖然我在此處提出這兩個問題，世人將驚心吊胆，以爲我是好作危詞。中國的軍事，必不致於失敗，這是我們希望之詞；但若是我們提出這個軍事失敗的問題，也不見得可以影響我們民族的存在，那我們也就無庸諱疾忌醫，並不見得因此問題之提出，就可以影響一般人向上的精神，而變成頹喪的精神。

三、若專就中國問題而論，只要我們聚集十個學者來討論，我們就會得出許多不同的問題，同時提出。因爲中國全部事業都成了問題，政治成問題，經濟也成問題；文化成問題，教育也成問題；法律成問題，道德也成問題；國家成問題，民族也成問題；達官成問題，小民也成問題；幾乎一切都是問題。每個問題都使四萬萬五千萬點子感覺着痛苦，政治的病的痛苦，經濟的病的痛苦，教育的病的痛苦。每個人都受到各種不同的痛苦，這還得算中國人是優強的性質？因此，必會由感覺痛苦，而發生更神祕的紛糾。任何種問題，都只能用一個方法來治之，甲問題必須用

甲法，乙問題必須用乙法，丙問題必須用丙法，丁問題必須用丁法。乃至A B C D諸問題，就只能用A B C D診斷之法。於是在近年來，中國便發生各種救國論，如所謂政治救國論，經濟救國論，文化救國論，學術救國論，乃至工業救國論，農業救國論，刻苦救國論，毀滅救國論等等。就救國的題目上論，就得出如此不同的而並存之論，於是我們的行動，就這樣分歧的解答，而發生不一致的事實。國力不能產生，任何小的問題都不能解決，怎麼能談得上解決中國問題？因此，我們要來尋出一個唯一拯救中國的方法，必先去認識唯一的問題，再來談唯一的方法。

四、從第三條的意義上，我們便不難以抗日問題為重心。就是說：從這問題上我們去求致勝之法，同時去求自存之法。這就是由分歧的多方問題，變成了兩個簡單的問題。我們的行為只要集中在這兩個方向上，大致不會有錯誤。想致勝，使我們生出一個僥倖之思想；求自存，則是我們的永恆思想。這就是說：致勝是目前的問題，自存是永恆的問題。亦即是說：致勝是一個治標的問題，自存是一個治本的問題。

問題。更即是說：從治標中來求目前的挽救，從治本中來求永恆的挽救。

### 第三段 治標法——致勝法

一、說到我們對日本打勝仗的辦法，其論甚多，譬如說：唯武器論，又譬如說：唯精神論，即是諸論中之兩論。唯武器論之意思是中國沒有多量的近代武器，不能打勝仗，只要求到外國人幫忙，我們便可以造出多量的武器來，便可以致勝。唯精神論，則是我們以精神抵抗武器，只要我們不怕死，自可以從死裏求生。如此兩論，各有其理，亦各有所偏。唯精神論者，不是不要武器，唯武器論者，也不是不要精神；實際上，都有困難存於其中。假使說：外國的武器不能有多量的運來，則唯武器論者，必變成悲觀者。假使說：現在的軍事，軍隊打散了，要從農民中去抽壯丁，壯丁不肯來，來亦不肯受訓練，而受訓以後，走到前綫上，聽了槍砲就走，又使唯精神論者趨於悲觀。這就是說：精神未嘗不可以戰勝武力，但是許多人怕死

縱然多方鼓舞，徧不敢如此實行，我們也莫可如何。

二、如果說：打不贏日本，是在中國的國力貧弱，則我們便應去找中國國力的貧弱的原因。如果說：國力所以貧弱，乃是因政府無力，則我們便應去找政府所以無力之原因。沒有政府，固然沒有國力，但有了政府而政府無力，仍然是無國力。所以有政府比較無政府爲好，強力的政府比較弱力的政府更好，現在我們要尋求的，是強力的政府。假使有強力政府的話，國內一切事業，無不可以解決與推行，必不致沿着歷史的因襲來敷衍，這就是因爲今日政府尙不能有一個強的力量。假使中國政府是一個德國政府，是一個意大利政府，則今日中國之國力表現如何，不待言說而後知。我們須知道：政府僅僅只能調動幾師軍隊，不能調動全體人民，這還叫做有力的政府？不待批判而後知，只有小的力量，而無大的力量。在歐戰時，英美德法，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是全體動員；他們的動員，說動員就動員，不許人民祇是爲着私人生活的利益，將精神用在一個死字上。政府叫他們幹什麼，他們便幹什



麼；他們的力都用於救國上，這是由於他們政府力量的強大。

三、假使有一個強力政府，缺乏槍砲，就去購買槍砲；沒有金錢，就集中全國的金錢；總之一切的事，說行就行，說止就止，要改革就改革，要轉變就轉變。天地間無不可不戰之局，亦無不可不和之局。要說是能戰然後能和，則我們要問蘇俄爲什麼要同德國簽訂不勒斯締的條約？現在假使我們要同日本簽訂一個什麼條約，如同不勒斯締的條約一般，則我們敢說：我們的政府必崩潰。就是說：今日中國政府在力量上，不如對德戰爭失敗後之蘇俄。就政府論：只有打到底，却不敢言和之事。實際上，只要我們在和的意義裏面，保存了我們一部份的教育權，就受什麼經濟協定和防共協定，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就是承認日本是了不得的好，是王道者，也不是一件什麼要緊的事。一個強盜，霸佔有夫之婦，殺了他的夫，只留下那一歲小兒，平日認賊作父，只要到他的年齡稍大，至少是十七八歲的光景，如果他知道他的父親，是一個假的父親，與他是不共戴天之仇，他便不待何人去教訓，他自

然憑着生物的恩仇之性，發揮他的嚴酷的報仇舉動。岳傳中的陸雲龍，乃至西遊記中之唐僧，都曾經有這些報仇之舉。我們說親日，難道到一定的時期，我們力量具備之時，就不能反日？關於這個理由，在本書中，無暇詳細說明，不過在此處只是指明中國政府的力，是一個脆弱的力。今日中國的政府，不如革命後的蘇俄的政府，他們簽訂投降的條約，他們有魄力簽訂投降的條約。然而仍無害於今日的蘇俄。今日中國，誰都不敢簽訂投降條約。因為誰說這句話，誰就是漢奸。假使說，簽訂降約後，我們自身有一個根本的辦法，在五年之後或十年之後，就可充實；那只要今日中國政府有力的話，便簽訂降約，也不算什麼。反正兩個交戰的國家，總有一個降，不是我們降，就便是日本降。明知我在此處說這句話，要觸犯很多人的怒；但我又要告訴讀者，我不是挪這句話作重心，我只是以此語來說明今日中國政府的力，不足以言抗戰，以如此的力來抗戰，不是致勝之法。

四、我們是不是要尋找致勝之法？不錯，每個人都在那裏找，甚至有人在那裏

希望西遊記中的孫行者，封神榜上的楊戩，用一個神秘的法寶將日本罩下去；這就是我們在多少希望中想出一個莫可如何的希望。假如說：中國的政府，只是如民國八年的北京政府，命令不出都門，則列強雖供給整千整萬的近代武器，必只是擄來自殺，必不是用以打日本。可想見槍砲是容易得的，有錢就買得着；但政府之力是不容易得的，因為我們費了若干年的內亂的代價，才能得出今日稍有力的政府。澈底的說：我們不怕沒有武器，我們只怕無有力的政府。武器可以購買，那只不過是金錢上的事，而有力的政府，則不是購買可以得來。如果購買可以得來的話，那西洋的大資本家都可以做皇帝了。中國過去歷史上不是沒有資本家，然而做帝王的只不過是平民如漢高祖明太祖者；以官宦之家為天子，不過是太原公子，斷不是建成元吉輩所能幹出一個天下來。這就充分的表示一個有力的政府，不是用錢買得到的；用錢買得到的事情好辦，用錢買不到的事情不好辦，我們的問題，就在一個用錢買不到的上面。

五、因西洋政治的輸入，我們不獨在提倡民主主義，亦且在提倡共產主義，更有一部份人發神經，提倡無政府主義，而近來又有什麼法西斯主義。關於所謂擁護領袖，便認爲是英雄主義，或是皇帝主義。皇帝主義與英雄主義我們應該把他澈底的打下來，才够得上近代人物的思想。實際上，這都是一些錯誤的話。我們上了西洋人的當，這個當倒不是他們叫我們上的，一大部份是我們自家見鬼。一個過於理想的主義，要把四萬萬五千萬點子，像原始民族的點子，納在理想主義之內，那不是自己白晝見鬼？多少人也知道自己見鬼，可是他們自己情願，藉着這個鬼來做一個介紹，發達個人做官慾望；二十餘年來的歷史，就混亂在這麼一個白晝見鬼的慾念中。政府如何有力，這是我們當前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大同主義，人道主義，乃至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無不各有錯誤，我們要將這一些錯誤的概念，完全說明，非各著專書不可。著者爲着國家存在起見，也正在打算再著專書。不過在本書中，只提出幾個錯得十分厲害的主

義，誤用以構成政府的力的幾種概念，加以駁論。讀者如果有疑惑的話，我現在就是一個戰士，必不惜戰三百合，打倒了我，我不說話；打我不倒，就跟着我的話做。我的意思是：要使中國有力，我們就要走上史綫政治的實踐，這便是對於中國今日的治標中的治本的一個闡明。就是說：以史綫政治，作我們行爲的目標，乃我們中國今日之諸類治標的唯一方案。什麼叫做史綫政治？請讀第三章。

#### 第四段 治本法——自存法

一、自存法即是治本法，我在此處提出自存法的字樣，讀者的心理不必十分驚異。意思是如此：假定有自存法，我們也不怕中國亡，反正亡了我們還有自存法。不過讀者不要過分的希望，如果我們真有自存法的本領，我們早就不怕亡，這就是說：未戰之前不怕亡。假使在未戰之前不怕亡，那這一次戰爭也是多餘的事，因為日本就根本不會跟中國打。日本的目的，是在亡中國，中國既不可亡，則何必打。

所以打者，以其可亡故。日本是何等聰明的呀！六十年來的進步，走過歐洲六百年來的路，儘管我們罵他們野蠻，但不能不恭維他們是有胆力的聰慧民族。

二、凡打敗仗的自存法只有一個，我們只要拿德國人做例子，或法國人做例子。一八七〇年法國打敗仗，而法國不爲德國所滅；同時，德國人也就根本不能滅亡法國。不是不想，是辦不到。辦不到而想，只是愚拙的看法；辦得到而不想，那就是人道的看法。假使我們說：沒有什麼人道，那就是說辦得到就沒有不想的。人類佔據慾望，是充分的獸性的表現。不過我們所說的獸性，不含有道德上的抹殺意味。反轉來說：一九一八年德國嚴格的敗，德國沒有亡。凡爾賽條約是何等的嚴格，但並不能因此條約卽算是德國的亡。打敗仗以後，幾年的努力，說一聲，鬧一聲，卽可以使五大洋的波浪狂吼起來，那我們要問，德人有何術以致此？真使我們羨慕不置。假使我們有德國人的術，我們還怕打什麼敗仗，反正敗也不過如此，過十年仍然是世界上的好漢。我另外將有一部書，叫做「何以德國戰敗而不亡？」這部書



應該可以作為全國青年的讀本。我提出這樣一個口號，青年就得讀；要不讀，那便是愚拙，我在此處不暇研究此理，故從略。

三、我們退一步說：二千年前亡國的猶太人，現在仍然存在於世界各國，一部份握着世界的經濟權，他一部份則握着多少國家的政權。他們的民族，就根本沒有消滅。他們的猶太教不獨存在，就是希伯來文，還是一種活文字。不過只因猶太人的數目太少，全世界都只有三百萬人，算起來不過上海一城市的人民。同時因為他們的國家亡得早，又因為他們的國家小，土地本來不多，故現在的巴拉斯坦，亞拉伯人多，猶太人少，所以他們就不容易有復活運動。這就是說：世界上就只有這樣一個種族，却無這樣的國土。不是亡了國土，而是滅了國土；滅了國土當然是不容易恢復起來的，正如同滅了的馬司托東，不容易再有馬司托東的後裔。然而猶太人就够得上為我們效法。我們情願滅了國土，但保存這個種族；不願意滅了種族，却剩下土地。因為種族滅亡，土地還有什麼用？猶太人不及東北人民十分之一，我們

不應該忽略東北人民的數目，他們是有三千萬的個體呀！這三千萬人如變成猶太人，別說日本滅不了，即俄國也滅不了；英國滅不了，德國也滅不了，法國也滅不了；總而言之，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必不能將他們滅亡。

四、難道德國人法國人或猶太人是天生成的強者，不爲人家滅亡？不怕人家滅亡？我們知道，他們不是天生成的強民族，也是同中國一樣肉做的個體；感情理智思想無不同一。以智慧而論：也不見得比中國人高強。從這一個意義上說，那中國人更不應被日本人滅亡，因爲中國人只有比日本人聰明。他們的文化，就是盜襲中國的；故就人民的聰明論，日本民族與東北民族相差無一。然而今日的東北却做了日本的殖民地；東北的人民，也只是他們的奴隸和牛馬。亡到這般地步，還有何話可說？假使二十年前，張作霖注意東北的教育運動，造成東北的一百萬中學生，那東北還亡的了？九一八慘案，被日本人所擄奪去的飛機，聽說就是幾百架，我們若不製這幾百架飛機，擄轉來作教育之用，那就造成今日日本的麻煩。這個麻煩，

是他們永遠的麻煩。說來說去，就說到中國近代化的問題上，近代化不是所謂修馬路，起洋房，穿洋服，戴眼鏡，吃西餐；所謂近代化乃是點子的腦質的變化。近來中國政府與士大夫一般人所注意者，穿洋服吃西餐的近代化而已；至於點子是否近代化，則不問也。這就是中國人對於近代化問題的觀察上發生嚴重錯誤。老實說：中國人若是變成了德國人法國人或猶太人，那中國人就是上帝，那中國就是天國。不僅不怕人家欺負，我們又安知我們不去征服人家？又安知不將中國旗子插在五大洋上？唯一診斷中國的根本問題，即是點子的質的變化，至少變成猶太人，至高變成德國人。就因為幾十年來中國的革命，所革的只是形式，點子的質，根本不去理會他，此所以構成現在的局。點子之質不改變，就怕打仗，因為打仗要失敗，失敗就會亡，亡了之後又不能翻身，真所謂嗚呼哀哉，壽終正寢。我們要診斷這個病，就只有國綫教育論，關於此理，在第三章中略論之，且將另著專書。

## 第五段 唯一的出路——兩個問題與兩個辦法

一、問題甚多，說來說去，不容易有歸宿。現在我們將多的問題，歸納成兩個問題，即是致勝法與自存法，亦即是治標法與治本法。我們要把握着這兩個問題，把握着這兩個法。政府最高當局應該把握着這兩個法，各省政府最高當局也應該把握這兩個法，全國的青年也應該把握這兩個法，全國人民也應該把握這兩個法。人民無知，那是莫可奈何。我們便使青年去叫人民知，使他們明白這兩個法，使他們從明白中來把握這兩個法。於是對日戰爭，可以勝，可以敗。勝則飛揚騰達，橫行於五大洋中；敗則自藏於國中，緊握着自存之理。何至於像今日的情形，既不能勝，又不能敗，只想勝，又怕敗。天地間未有無敗的戰爭，亦無僥倖之求勝，全國青年在國土損失幾分之幾的時期中，都在這裏徬徨歧路莫知所之，煩悶萬端，無可解釋。後方的人民，尚在熙熙攘攘之中，無半點戰時狀況，除非飛機到了，警報一發，各人也只是按照平常方法，鑽入洞中。人民如此無知，青年如此徬徨，於是便反映到政府當局的手忙腳亂。叫人民合着一起幹，人民不來；叫青年聽政府的指揮，

而青年腹謗。如此如此，今日的中國問題，還不算是一個嚴重問題？可憐的嚴重問題，可恥的嚴重問題。可憐者，如此無知；可恥者，如此徬徨。

二、兩個問題，是指治標問題與治本問題，即是指致勝法與自存法的問題。如何致勝？用史綫政治論來致勝；如何自存？用國綫教育論來自存。我們只有將我們的行爲集中於這兩個論上。史綫政治論，是我新創的一個名詞，國綫教育論也是我新創的一個名詞。這兩個名詞，自身含着一種內容，並不是十分難了解的。我的前輩，都不愛聽我說新名詞，因我造的新名詞，數至二千，簡直沒有法子來了解這些數目。所以我現在著書，也力避我的新名詞的應用，反正在這裏只用兩個新名詞，我想讀者不致認爲是十分難解，而發生對我的疑難。我認爲我的學說，是具有十分真理的。因爲如此，所以我肯負最大責任。只有這兩個論，才能解決今日的中國，其他一切辦法，無不爲枝節問題，忽視我這兩個論，而實行枝節問題，則中國必亡。把握着這兩個論，從這兩論裏面，來產生其他一切辦法，便可以使中國向上。中

國滅亡與中國向上，只有一個概念；那個概念，便是我所指的兩論。不用此兩論，便是向下；用此兩論，便是向上。此兩論當然是所謂史綫政治論與國綫教育論。如果說：我標的名詞是標奇立異，則廬梭尼采等人，無不是標奇立異。因為他們所造的名詞，在歷史上就尋不出來，難道他們造的名詞就對，我造的名詞就假？或者因我是一個中國人，凡中國人所造的就是假，亦未可知。否則我就不承認標奇立異四個字的批評。誰如此說，誰侮辱我，我不置答。因為這是一種無知，無知的侮辱，是侮辱批評者之自身，不與我相干，這是我瞪着眼睛的聲明。在思想複雜的中國，在以為中國人不能造學說的眼光中，不能不有這個聲明。讀者若不以著者之言為愚妄，則請讀第三章，更請進一步來讀此兩種專著「史綫政治論」與「國綫教育論」。雖然，此說不過為我的政治學中之極小部，尚不足以語於造說。

## 國民大學講座

沈鏗若先生主講

定價每期二角五分

我們生活於現代的世界，尤其是生活於危機四伏的中國，在思想及行動上究竟應依照什麼規律，才不致於錯誤？為國家復興計，為個人出路計，在在需要一種原理原則定律和公式為行為上的指南，方不致因行為之錯誤而發生不必有之痛苦。本社同人認定中國之能擔任此項導師使吾人之行動集中於一定之定律下因而致中國於強盛者，或者現在尚無其人。本講座不獨企圖解決中國之復興問題，且能使每個人對於擇業，讀書，修養及事業等純個人行為求得理踐之出路。凡我青年，曷人手一冊。

# 中國唯一之出路目錄

## 自序

## 總論

第一段 畧說治標與治本……………一

第二段 從抗日問題說到問題的轉移……………四

第三段 治標法——致勝法……………八

第四段 治本法——自存法……………一四

## 第一章 問題之部

第一節 抗日問題是否即內政問題……………一

第一目 問題說略……………一

第二目 對日的三問題……………六



第三目 由於抗日所引起的向他國之外交問題……………一一

第二節 軍事的崩潰是否即民族的失敗……………一五

第一目 論一個民族的軍事崩潰無與於民族之興亡……………一五

第二目 論民族失敗不是民族失敗的史例……………一八

第三目 軍事失敗亦可以不至於亡國……………二〇

第三節 領袖的棄權是否即民治的成功……………二五

第一目 一種矛盾的意見……………二五

第二目 論中國的黨爭……………二九

第四節 中心問題是否即治標中的治本……………三三

第一目 多項問題……………三三

第二目 所謂中心問題……………三六

第三目 過關論……………四二

第四目 本章結論……………四六

## 第二章 正誤之部

### 第一節 概念正誤說畧……………四九

第一目 爲什麼要正誤……………四九

第二目 論中國人的多少舛誤概念……………五一

### 第二節 國際的對立陣綫之誤認……………五三

第一目 法西斯主義與民治主義陣綫之對立……………五三

第二目 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國際陣綫……………五九

第三目 今日的國際是什麼陣綫……………六〇

### 第三節 論士大夫候補階級運動不是民衆運動……………六三

第一目 何謂士大夫候補階級運動……………六三

第二目 論民衆運動……………六六

### 第四節 論多頭政治不是民主政治……………七一

第一目 多頭政治說明……………七—

第二目 民主政治不是多頭政治……………七四

第三目 論中國現在所主張的民主政治是一個多頭政治……………七七

**第五節 共產主義是一個有投納體的政治主義……………八—**

第一目 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上的種種錯誤……………八三

第二目 共產主義是一個有投納體的政治主義……………八四

第三目 中國可否實行共產主義……………八七

**第六節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民主政治……………九—**

第一目 誤解說明……………九—

第二目 法西斯政治是民主主義之一種……………九六

第三目 中國是不是有法西斯主義……………一〇〇

**第一目 國力的產生乃政力的推動……………一〇三**

第一目 國力與政力的解釋……………一〇三

第二目 中國人之注意點的錯誤……………一〇六

第八節 政治機構的革新不是政力增漲……………一一〇

第一目 陳公博先生及其他學者的見解……………一一〇

### 第三章 出路之部

第一節 捉住三個有力的概念……………一一七

第一目 問題的中心即是治標中的治本與治本中的治標……………一二七

第二目 我們要去掉愁心的話……………一二一

第三目 我們要去掉以中國人來替西人解決問題的愚妄心理……………一二三

第四目 總結……………一二七

第二節 治標中之治本——史綫政治論……………一二八

第一目 政治是什麼？……………一二八

第二目 史綫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區別……………一三五

第三目 對於中國紛亂政治的解釋……………一三八

第四目 我們今後的政治行動究竟怎樣……………一四三

第三節 治本中的治標——國綫教育論……………一四八

第一目 論教育文化的發達對於國家的作用……………一四九

第二目 如何使中國近代化……………一五二

第三目 變成近代點子是一個十年政策之事……………一五六

第四目 近代化民族不怕滅亡育……………一五九

第五目 國綫教育論……………一六三

第六目 國綫教育論何以是治本中的治標？……………一六七

第四節 本書結論……………一七二

第一目 問題重述……………一七二

第二目 正誤重述……………一七五

第三目 出路重述……………一七七

第四目 總結論……………一八〇

# 中國唯一之出路

## 第一章 問題之部

### 第一節 抗日問題是否即內政問題

#### 第一目 問題說略

一、在多少論文的題材上，我們不容易見到所謂法國問題與美國問題等，但中國問題一名詞，却是一個流行的名詞。所謂中國問題，是指中國國家的本身成了問題。質言之，卽是此國將不成其爲國，或爲某國所鯨吞，或爲多數國家所瓜分，如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一般，自己已經失却國家形式的存在。在那一些國家內，人口的個體，也因征服者的種種壓迫，漸漸的減少而至於滅亡，這是一件何等可悲哀之

事。

中國問題，是指中國成爲問題，這已經在字面上嚴格的表示出，但尙未走入絕對滅亡之境。絕對復興與絕對滅亡，通不成問題，所以成爲問題者，以其既可以走入滅亡之路，又可以走入復興之路，正在這徘徊徬徨之中，故成爲問題。若是中國問題一名稱在西洋人的眼目中，則應與遠東問題與中東問題有等量的看法，是歐洲人來瓜分亞洲民族的侮辱的名詞。我們不是歐洲人，當然我們覺得這侮辱名詞，已經達到最高峯的程度，若我們單就自身問題而論，我們的確也覺到中國的本身成了問題，復興乎？滅亡乎？祇在我們現在認識與努力上。

二、所以構成中國問題，是中國近百年來受到列強之壓迫所生出之內部的轉變；却沒有轉到一條坦途的路綫上。在現階段中，我們正走在復興之路與滅亡之路的歧點上。擺在我們的前面，有兩個極困難的問題：第一，便是抗日問題；第二，便是內政問題。而此兩問題並不是彼此孤立，有良善的內政，就不怕外力壓迫；假使

壓迫得太利害，而我們全體人民，因為對政治體的構成無深切之認識，轉而發生內部的糾紛，亦是一個意中事。但就近百年中國內部政治史以證之，則我們不能不否認此理。這就是說：假如沒有外力侵害到中國的國家，則中國內部政治，或者還是清朝的體系，或縱不是清朝體系，亦祇不過是轉朝換代的體系。

三、就現在的問題論，已經複雜達於極端。日本對於中國的問題，就一般論，他若不是爲着世界各國的牽掣，他早已撲滅了中國；就中國論，內部政治的糾紛，至今仍然是在十分複雜的境地。就以中國現在一個流行的問題來作討論的例子，更覺此語十分正確，誰能抗日，人民就擁護誰；反過來說，假使我向國人如此昭告，祇要國人全體信我，我必能抗日，縱然不能把日本打敗，但必在千萬分的掙扎之中，必不致使中國立時滅亡。這就變成一個矛盾問題，一般人所希望的是誰能抗日，才去擁護誰，我們知道這個誰並不是上帝，他不能有無邊的法力，仍然是一個人，他仍然受着生物本性的限制。他的體力與他的智力，與常人相去亦不多，我們希望



誰能打退日本，我們再來擁護誰，這將要變成絕對的幻想。約翰達克在十五世紀，所以能戰勝英國，並不是因為他是上帝的代表才能戰勝，她是利用宗教的方法，一般人願意給與她全部的信仰，使他構成一個合力，她擁着這個合力，她才能戰勝英國。我們必定先去問誰能抗日，我們才去擁護誰，先不將我們的信仰集中在誰的身上，則誰都沒有這個力量。就一般人論，要誰先有某種抗日的力量然後再去擁護他，而所謂誰，既不是天神，自然不能有某種先在的抗日力量，這樣一個矛盾問題存在於國人的心目中，至今還沒有一個嚴格的改革。

四、問題雖多，略而言之，則不過是對內與對外的問題，祇是兩個問題。一切的問題，無不包括於此兩問題之內。雖然我們從整個的問題上，不能將此兩問題析而為二加以討論，然能每個問題有他的單位性，我們對於每一個單位性的問題的討論，是在此問題的本身可以給於我們研究的便利。例如說：不擁護領袖，不能抗日；反轉來說：假使領袖不抗日，難道我們就不應擁護領袖！如此擁護領袖一個口

號，我們就容易將他從所謂抗日的問題裏面分割出來。假定現在中國沒有受日本的侵略，同時假定中國不受任何列強的壓迫，中國是不是一個巍然獨立而不受絲毫約束的國家？我們是不是仍然有一個政治？如果說有，則我們當民治主義尙未完成之際，是不是應該有擁護領袖的口號？在三十年前，民治主義在中國沒有流行，我們就敢說：兩千年來的中國政治，無不是在擁護領袖之事實下，來經營着一種專制政治式的政治生活。這就是說：在中國不受列強任何壓迫之下，中國本身應有他一套政治體系，而如此政治體系的形成，不因列強之壓迫而轉變。我們只要按照政治進化的本身上講，在甲時代，需要甲政治；在乙時代，需要乙政治。我們不需要去管甲時代與乙時代之列強的壓迫之程度或深或淺。澈底的說：我們不管外部侵略與不侵略的問題，我們應該自身來解決我們所必需需要的政治問題。如此論之，則對內問題與對外問題，便可析而爲二。不必因在外部壓迫的緊張情況之下，再來從事於政治問題解決的努力。

## 第二目 對日的三問題

一、所謂對日的三問題，是指此次戰爭，戰勝的情況，戰敗的情況，與平戰的情況。如果我們戰勝，則對日自無所謂問題；如果戰敗，則我們的問題，當然從此更多；如果只是打一個平仗，則對日問題，也許可以減少現況的糾紛。

二、我們如此設想，假使近四十年來，中國之內部的國力，有某種程度的充實。日本對於我們力量的估價，不致如現在一般的低下，則我們相信此次戰爭，或者消滅於無形，亦不是不合理的推想。四十年來，日本在進步的路綫上向前進，中國在退化的路綫上向後退。中國雖是一個碩大無朋的怪物，然而在日本看來，却是一個十足的病夫。若不是國際上對日本有所限制的話，我們可以推到中國的滅亡，將在時間上可以提早，亦不可謂無理。故就此次戰爭發生的原因而論，我們明白中國所採取的是一個焦土政策，是在一個被壓迫壓到不能再退的地步，而生出的神聖戰爭。假定中國有一定的國力的充實，如此神聖戰爭的口號，亦將消滅於無形，因為

日本就不會發生如此無理性的壓迫。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就要嘆息，過去數十年的中國士大夫在不爭氣的情形之下，構成我們今日的難題。與其責人，不如自責，與其專從道德的意義上來咀咒日本的橫蠻，不如從真理的立場上來咀咒中國人自身何以弱至如此的一個可悲的結論。

三、在抗戰的情緒中，我們最怕是聽到戰敗；假使中國就是如此滅亡，誰都要垂頭喪氣。因此我們便發生一個諱疾忌醫的情形，不許講中國必亡論，誰說中國必亡，誰便是漢奸。須知這只是一種感情的論調，一個醫生診治一個不可醫治的病，在醫者的親族家人，當然不願聽到必死的診斷。在如此情形之下，醫生也只好撒謊，明知其必死，而說他不至於死。須知這也是一種感情的說法；爲着充實我們的感情和安慰我們的感情，故我們大家來撒謊，使我們這民族，變成一個撒謊的民族，這亦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們在報紙上，看到多少格言，「勝不驕，敗不餒。」這也是一句道德上的格言，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因爲人類是一個感情的動物，勝未有不

驕，敗未有不餒，有之，少數人而已。

四、我們固然要尋打勝仗的方法，我們也要去研究打敗仗以後的辦法。我們不相信敗了就是亡了；我們相信敗了之後，我們有敗了後之辦法，而仍然不致於亡。德國不是打了一個敗仗？德國並沒有亡。不獨不亡，在列強壓迫十餘年之下，一旦仍然可以變成強國。其故安在？我們豈可不思之。然而在我們今日全國的出版界中，著者就沒有看見一篇文章來討論德國敗了爲什麼不亡的原因。

五、如果說打勝仗的辦法就在於我們去購買西洋的堅甲利兵，但過去二十餘年的中國我們未嘗沒有從西洋去購到多少的堅甲利兵，然而只作以自相殘殺。堅甲利兵的本身，是沒有眼睛的，用之於打日本，便打日本，用之於自己打，便自己打。在目前的國際的環境中，多少列強，因爲不想中國被日本獨吞，所以他們幾乎是無限制的援助中國。雖然他們不直接以武裝干涉，我們仍不能無遺恨；然而他們幫中國的忙，究竟不能說他們沒有盡力。可想見求到西洋的堅甲利兵的幫助，不算難事

，而最難的却在我們借着這一批堅甲利兵，必使之抗日，不使之自打，這就變成我們問題的中心。這就是說：我們不要借來作為自亂的工具。如何才能達到不能自亂，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必須在一個領導之下，夫然後能之。就這一點論，打勝仗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於我們絕對的團結五個字上。若是打敗仗，大家感覺僅用堅甲利兵毫無效力，即是我們用少量的堅甲利兵，不能對付多量的堅甲利兵。在未亡國之前，我們馬上有幾種信念：第一種信念，縱然一時中國為日本所獨吞，但世界戰爭，或將因此而爆發，或將因此而緊張，或者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或在最近期間世界戰爭即發生亦不可知；又安知我們不能藉着這個機會捲土重來，給我們的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來恢復我們的領土。退一萬步說，假使世界戰爭不至爆發，或是世界戰爭爆發而日本打了勝仗，我們仍然有法復興。須知猶太人亡了國至二千年之久，而今日的猶太人，仍為猶太人，假使我們有一種方法能將我們的民族，變成一個猶太民族，即算在日本鯨吞之下，難道我們這個民族就此消滅不成！

六、由此我們推論：打勝仗的方法，打平仗的方法，與打敗仗以後的方法，凡關於我們四萬萬點子的實踐，我們必須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實踐在。我們必去共同的要求那一種實踐，則我們對日的問題，就不成什麼問題。此處所指的方法或辦法等，都只是在我們民族的本身上。對日祇是一個外交事件，國際事件，而我們的本身却是一個根據或據點。我們必須使我們據點的本身不發生任何矛盾的問題，則無論對抗任何外國，別說是日本，就是對抗英美，我們也將不成問題。於是抗外的問題，便變成一個內部問題。澈底的說：內部若沒有問題，抗外問題即不成問題；內部若有問題，則我們敢說，抗外必事事成問題。所以我們在此處必須轉移我們的目光，如果將抗外的目光，轉為對內的目光，則問題不是兩個，而只是一個。以治內來抗外是一句話，不是兩句話。治內抗外雖然是兩件事，若是連成一句話，便只有一個意義。如此一個意義，我們不能拆開，我們將他拆開，只是為便於兩個問題的研究，我們將他連繫起來，仍然只是一個意義。在今日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實際上

只有一個對內問題，雖然表面上充滿着只是抗日問題。

### 第三目 由於抗日所引起的向他國之外交問題

一、利用中國單獨力量來抵抗日本，誰都知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是我們希望列強給予我們一種有力的援助。而日本在如此有力的援助之下，發生他的徘徊徬徨種種行動的現象。就日本論，他的外交也不是單純的，他同俄國是一個世仇，同英美雖非世仇，都因爭世界的霸權，也處於一個對敵的地位。老實說：日本要鯨吞中國，與英法俄等一戰是不能免避的。但英法俄的本身關係，因歐洲德意志與意大利的興起，自身就構成一個極端的不可解決的疑難問題。譬如德俄，他們就是世仇；而德國簡直對於俄國有一種侮辱的趨勢，只想淪俄國為他的殖民地，取他的烏克蘭的麥米，以解決他自己之國家糧食問題；意大利則天天想着羅馬帝國的復興。如此如此，歐洲的風雲，又何怪其緊急。德意是兩個強國，竭英法蘇俄三國之力，不見得能把此兩國征服下來，世界大戰便是前例。那時意大利還是在英法一方，



若是意大利幫助德國，則凡爾賽條約，決不能那樣構成。今日之德意，因為種種共同的利益，發生了密切的外交聯合。假使英法美不將這個難題，有某種初步的解決；我們敢斷定，要他們出頭露面，來給日本一個武裝的干涉，這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二、一部份人以爲蘇俄必與日本戰，我們固不能說：蘇俄必不與日本戰；但我們必以爲蘇俄與日本戰，也不見得有充分理由的根據。蘇俄的根本命脈，是在烏克蘭黑土地帶，而德國人的目光又注重在烏克蘭。假使蘇俄失敗於日本，充其量不過割去西伯利亞；假使蘇俄敗於德國，則蘇俄國家的存在，就變成他的根本問題。就蘇俄國家的本身論，他的敵人的輕重，是在德而不在日；若是我們以爲蘇俄所以不立即與日本戰，是因爲中國沒有採取與蘇俄同一政治制度，這就簡直是一句無理性的話。蘇俄本身的國土的存在，尙且成爲問題，又何能對於中國多所要求，以爲中國必須變更政治制度，夫然後才援助中國。假使中國在絕對失敗之後，我們敢說於

蘇俄是十分不利的。蘇俄必不能將他的現成的國力與日本拚，而日本的陸軍也只是以蘇俄爲對象，因爲與英美斷無陸戰的機會。這意思是指蘇俄真有打日本力量的話，必不待中國求援，夫然後舉行；所以不舉行者，仍然是在力量問題上面。

三、日本利用這一些列強的複雜紛糾的情形，努力的征服中國。先將他的帝國移植到亞東的大陸上，然後再用種種方法，建設日本大帝國以與世界爭衡。歐洲人未嘗不知此事之嚴重，或許他們還神經過敏，以爲白種人也有受黃種人征服之一日。然而這些危詞，都不足以聳他們目前的利害關係之聽。這就是說：英法等國如果願意讓步或絕對讓步，日本的野心是不會有界限的。在如此情形之下，列強雖欲無條件的援助中國，也將發生愛莫能助的感想。

四、同時我們更須知中國問題是世界人的問題。何以是世界人的問題？卽是指殖民地的分割問題。縱使世界各國幫助中國，但也並不是各國根據人道主義，無條件的扶助中國，三十年前瓜分中國的論調，是出於歐洲人，並不是出於日本人呀！

歐洲人何愛於中國，必須使中國獨立，才算是完成他們神聖的義務？我們不要忘記，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一句俗話。假使列強有一個戰綫的聯合，將日本打敗，我們就能證明中國從此可以獨立，不再受列強的壓迫！假使此種理想可以成立，則過去列強壓迫中國的事實，就必不能得相當的理解。亡之於日，亡之於列強，同是一亡，與中國人之本身，同為不利。固然在目前我們想不到中國有亡於列強之禍，在目前的列強如英美等國，着實也不想有某種壓迫侵略的意味加之於中國，然而事過境遷，達到他們可以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們未有不侵略者。

五、從上面一二三四諸段的意義上討論，因為列強本身發生多少矛盾，故不容易發生他們積極的武裝干涉的力量。從中國亡於此與亡於彼的觀察之意義上論，則中國不獨今日成爲問題，就是未來也成爲問題。今日的問題，當然是對日的問題；未來的問題，又何嘗不是對列強中之某強的問題。這些話雖說得太遠，如果我們要是全盤考慮的話，就知道中國之存在，還要靠着自身的力量。若自身的力量得以存

，自然存；倘若自身的力量不能存。則我們敢說：中國受列強的侵略與壓迫，永無止日。這段意思是說明抗日問題，只是內部政治問題之一面。簡言之，是內部問題之一面。

## 第二節 軍事崩潰是否即民族失敗

### 第一目 論一個民族的軍事崩潰無與於民族之興亡

一、兩交戰集團，戰勝者可以得到一種利益——征服者的利益，這是毫無疑義的。不過此種利益，不能算是戰勝者嚴格的成功。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利益，不能即使被征服者之民族至整個消滅。滅自有歷史以來，世界的國家不知若干，彼此之間，發生國際關係，也算是家常便飯。無論任何國家，都發生過國際戰爭；無論任何國家，在其戰爭之途中，有勝時，有敗時；有大勝之時，有大敗之時。以英法爲例，雖然近時代看不出他們直接的交戰事實，然而他們是一個歷史上交戰的國家。法國曾被英國征服過，但今日之法國仍然是法國，今日之法國不隨昔日之法國軍事失敗

，而鑄定他的奴隸命運。勝敗只是一時，經過一定時間，敗者可轉為勝者，勝者可轉為敗者，絕對的勝者可以變成絕對的敗者；在中國歷史上，可以尋出若干的例子，在世界歷史上也可以尋出若干例子。

二、當某一民族被文化較高之民族所征服時，則征服者往往成永恆的勝利者；如白種對於紅種，中國之對於苗族。原來在地球表面上人種甚多，文化的高度亦各有不同，而低等民族則多半為世界強者所消滅，此其中原因雖甚多，然其根本原因，則是在低等民族之自存力十分薄弱。低等民族在某時代內，縱不被高等民族征服而至消滅，亦往往因其自存力薄弱，而趨於自殺式的消滅。如此的勝利與如此的失敗，從遠古的歷史中去找例子，不知若干。我以為在如此地球表面上，何以應該讓弱者存在？而弱者的滅亡，也許是生物進化的勝利。這就是說：在地球表面上所有的食品，只能供給一定量的個體；弱者的消滅，也正是天演公例所生出之自然的表現。我們去觀察古生物學上，多少古生物常至全體滅亡，我們詠詩以憑弔之則可，

若必咀咒強者的存在似乎不必。

三、假定現在中華民族，是一個劣等的民族，則不獨亡國不能引起世界之驚心，就是滅種亦無所惜。中國有多少宗教學家與道德學家的格言在同情死者，然而死亡祇是死亡，絕滅只是絕滅，初不因人道主義者之同情而有所變化。這就是說：生物界之生生滅滅，只有公例存於其中；如此公例不是由於上帝所指定者，亦不是某強者所指定，它只是事實上現象的表現。假如遇到亡國滅種時期，當我們為感情所蒙蔽，則必心驚膽慄。惟以中日戰爭為例，則減輕上論之程度；即算以天演公例為例，我們不必抱着如此悲觀，以為中華民族必從亡國而滅種。需知今日的強者與中國相比擬，也不過是程度之分，決不是白種人與紅種人之分。而中國人的天稟，不見得比世界各國人民愚笨；中國歷史上所遺傳的文化，也不見得毫不適用；中國接受西洋文化，更不見得不容易消化。天演公例雖行之於生物之間，我們若以為日本侵略中國，即是中國受天演支配而滅亡，這是一個過度的悲哀。因為此兩個文化國

家，高低只相去不過一間；就文化之高低論，亦不過是軍事的建設與政治的組織生出一條鴻溝；而在文化上與種類的品質上，則中國人比他們的造詣或有過之。我們雖知道強者消滅弱者，是一件常事，但強弱之間的分量，未有十分差別時，就不能用此定律。則在世界綫上所生出來的失敗與勝利，都不過是暫時的事。

## 第二目 論軍事失敗不是民族失敗的史例

一、以中國民族爲例，我們便由中國的政局來想像：中國今日的軍事，縱至於絕對的失敗，然不可根據此以判斷中國有永久滅亡之危機。秦漢以後，兩千餘年，中國的漢族與異族相競爭的事實甚多，就戰爭論不下數十；就漢族對於異族失敗的次數論，其數目亦有可觀。何以今日中國民族仍是中國民族。當五胡亂華之際，雖在黃河流域，爲胡人殺得十分利害，然而南朝仍然保存他的領土。遼金元清四朝，是異族人入主中國的，而以元清爲最；因爲元清兩朝是整個的吞滅中國，同時也可以說：中國軍事在此兩朝爭鬥之下，歸於嚴格的失敗。在元清兩朝之下是純粹受異

族的統治。然而敢說：元清兩朝異族之中國化，是隨其統治年代的長短而愈加利害。到清朝末年，我們只知滿清一名詞，我們却未看見實際滿洲人；因為他們的衣冠文物，無不同一於漢人。中國所以形成近世紀偉大的領土，也許是由於異族侵入的結果。假使我們仍然是明朝那樣的領土，我們敢說：關東以北之地，必不能入中華民國之版圖。歷史上的中國武力失敗，與民族的擴大，成爲反比例的事實，實不算怪事。就是說：中國武力愈是失敗，而中國民族愈是擴大，要是中國歷史上的戰爭不是如此的失敗，或者中國民族不如今日民族之偉大，亦未可知。

二、我已經在前面說過：如果文化是絕對低等的民族，也許有滅種的危險，如白種人與紅種人是。弱者在強者侵略之下，當兩個陣線勢力差不多或者相等時，則如此強者，欲將如此弱者完全消滅，必不可能，如德法戰爭是。一個民族在亡國之下，也許還能消滅生物上所賦予不良的性質，他們自然而然的結合起來，成功一個有力的集團。故根據歷史：我們今日在強者前面，不必有十分恐懼心理，因為我們



在軍事上固可以歸於絕對的失敗，而在民族上，我們反可以獲得絕對的成功。

### 第三目 軍事失敗亦可以不至於亡國

一、一般人看到這個標題，必立刻發生一個疑問：「何以軍事的失敗不致於亡國？」如果我沒有充分的答覆，則沒有人相信這個標題具有真理的成份。我們須知道：近代國家滅亡的原因十分複雜，與過去的國家不同。過去的軍事成功與失敗，即是興國與亡國的關鍵。同時過去的國家，只是一朝一帝的國家，故國家之興亡，乃是一個朝代的轉變。而今日的國家，則是一個民族的表现，整個的民族被征服纔算是亡國。在國際關係複雜的陣綫中，甲國若被滅亡，恆與乙丙諸國有不利，如此，乙丙諸國，必努力扶助其獨立。此種扶助，不必具有人道之性質，常爲着本身之利害，或者爲着本身的存亡，不獨是扶助，必要使此一國不至於消滅。其次是一個文化水準較高的國家，雖戰敗，必根本無亡國之理，請詳言之：

二、何以說在一個國際關係複雜的陣綫中，一個國家不容易滅亡？因爲現世界

是一個機械的世界，此國有亡國之危機，同利害之國必阻止之。縱不能在一時加以阻止，必在某時期內阻止之。今請以德國為例：歐戰之後，波蘭與捷克斯拉夫等國獨立，這都是削弱德國之力量；此為強者扶助弱者的一個辦法，為自身而扶助弱者的辦法。德國與奧國是以同文同種之關係，本可合併之為一國；然而不容許它們合併。假使德奧變成一個國家，則德國之力量，必無形張大。今日之德國已為英法所畏，德奧合併後之德國，則我必將設想：德國必將變成強大無朋的國家。英法諸國所以阻止德奧合併，那就是恐怕增加德國的力量。中國在現世界中，其土地面積等於歐洲，其人口數目亦等於歐洲，此顯然非德奧可比；若被區區之日本所征服，則世界列強對於日本之嫉妬與害怕心理，將增加至如何程度。此不待詳言之而後知。中日戰爭開始，時間雖不過數月，然而世界各國通通驚讚中國此次之神聖抗戰的事實；縱然中國在武力上失敗，我們不相信列強始終在袖手旁觀，而不出於武裝干涉的一個方式。

三、再有一個明顯的事實，我在此處必加討論。即德國在歐戰武裝失敗之後，何以不亡？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德國失敗之後，英法不能採取共同滅亡德國之行動；二方面是由於德國自身有一個高度的文化與自存之力。法人想以德人制德人，是絕對辦不到的事。在德國民族意識如此高強之下，利用任何德國人以統治德國人，只是一件夢想。如果法國欲亡德國，除非把德人殺絕。一個民族想以武力方法殺絕他民族，世無此理。這不是說：強者不作如此殘酷的設想；然縱作如此的設想，決不能見諸事實；見諸事實，也只是有害而無利的。此所以德國打了敗仗之後，英法等國只不過使他接受種種條件，使國家不容易振興起來，如是而已。除此以外，還有什麼辦法？

四、從上述法人不能以德人制德人之理由上，我就會說到日本人所以要積極征服中國，無非是利用以華人統治華人的一個辦法。苟不能達到以華人制華人，則我們敢說：日本人永不會征服中國。又何況日本以三百萬兵士，駐在中國土地之上要

津，尙不足以絕對的消滅中國的紛亂。日本所謂經濟的開發，必受如此紛亂的影響，而發生得不償失的事實。雖然，今日尙有一部份人，不惜供日本人奔走，其數雖不甚多，較之元清兩朝，已經微乎其微。我們試看今日之平津與京滬方面，凡有國家意識者，不是逃出戰區，便是待機而動。卽少數人供日本人的利用，固不能謂其絕無；有之，亦不能發生廣大的效力。全體中國人不與日本人合作，則我們敢斷定：日本人財力人力之損失，將不能由這樣的勝利，得到一個補償。近數十年中國之教育，只知以教育爲職業，沒有走上爲教育而教育的路綫上，故一般人尙不知道。日本之所以征服中國是在以華制華的念頭，假使中國四萬萬個體都能如今日猶太人一般，則此次戰爭，必消滅於無形；何以故？以日人必如此設想：縱然我得到如此勝利，仍不能以華制華而達到統治華人的目的。由此可知：日本人所畏懼者，就是在我們中國文化程度的提高，却不是我們的軍事的準備。假使三十年前，日本人征服中國，必比較今日容易，以其以華制華之策略容易達到。故近三十年的教育

，在數目上雖沒有十分進步，而民族意識的覺悟，在士大夫階級中已變成流行的概念。三十年來，如果我們不忽視教育，我們不會因為此次軍事失敗而影響到民族的失敗。何以故？以日本人明知此次戰爭毫無結果故。由於此種事實，我便膽敢宣言：軍事的失敗，不致使民族的滅亡。同時我有如此幻想：假如日本人把我們中國軍隊打退到雲南邊境上，中國人的武力完全無反抗的力量，而我們仍在教育運動上努力，只要有千萬自覺的個體，日本人其奈我何？彼大英帝國尙不能征服愛爾蘭，又何況如此龐大的領土，而擁有如此多的國民之中國？同時我又如此設想：假使我們同日本人議和——卽算是投降，依着他們的軍事協定，防共協定，經濟協定時，只要我們執着提高文化和教育的政策，使日本人根本不能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就算是我們嚴格的勝利。這樣的勝利，也可以說，是空前的勝利。何以故？以日本人消耗他們的武力與人力，不能貫徹他們的最後勝利故。所以我從這意義上來立論，我們便可得到一個結論：軍事的崩潰，不是民族的失敗。

## 第二節 領袖的棄權是否即民治的成功

### 第一目 一種矛盾的意見

一、現在有一種流行的矛盾意見。如此的矛盾意見，對於我們政治上發生偉大的威力；也許中國的政治問題，不能達到嚴格的解決，事實上是由於這個矛盾的意見所形成。如此矛盾意見是指獨裁路線與民主路線的兩種意見；從這兩種意見上說，都有一部份理論作他們的基礎。我們固不能以為民主路線為絕對的是，我們亦不能以為獨裁路線為絕對的非。如果我們要將此理詳細的闡明，當然在此處為篇幅所限，不能盡所欲言。我們在此處所要指示者，就是此兩種理論的適用，誰是誰非，不能評斷，所難者一大部份是人事問題。這意思就是指彼此的磨擦，並不一定是在論理的相反，而是在各個人利用這個論理作為實行其意志的招牌，在自己心理上另有一番人事的打算。若是我們這一個問題，由論理上走入人事問題中，我們便覺得

此問題不容易有澈底之解決；這就是論理的問題解決易，人事的問題解決難。有多  
少人，明知與自己某種利害相反的理想其有真理，但爲自身的利益起見，却不能不  
承認其爲僞理。在這樣研究之前提下，已經蓋着一重煙幕，自己的利害的煙幕。我  
們將這個理想在此處縱有充分說明，亦不能克服這重煙幕，使之消滅於無形。故政  
治的爭鬥上，無論任何國家，都只能任其自己進化；即算加進人工的進化，也不過  
是靠教育，使一般人明瞭政治在某種主張上與自己的利害，十分深切，少數人便不  
能投佈煙幕。法蘭西革命成功，我們能說十八世紀末葉，他們的民主政治已經達到  
完善的地步否？若是我們以爲他們成功，則我們自無論理可說；否則法國的民主政  
治嚴格的成功，是要算在十九世紀末葉。經過這樣長的時間，夫然後才能够得到真  
正的民主政治。這便可由此確定民主政治的實現，有其自身的條件。而其條件，是  
在一般人不棄一票的選舉權，不隨少數人顛倒是非從中操縱。明白這個道理，我們  
就知道民主政治之實現，算是一件難事，不是幾個學者發爲論文即算了事；乃是一

般人民，皆有其民主實踐，夫然後才能了事。

二、就歐洲的政治論：已經發生兩種不同的政治情況：一曰法西斯主義，一曰民主主義。實際上法西斯主義是不是民主主義一個種類，尙費我們的探討；就著者的意見，則法西斯主義，不算是民主主義以外的主義，祇算是民主主義以內的一種方式。因爲民主主義的方式很多，有甲式，有乙式，有丙式，有丁式，甲乙丙丁諸式各有其內容，我們亦不能在此處說明；惟就英美法諸民主主義國家的形成體系上言之，我們亦可確定民主主義之內，必有多種方式。如果說：法西斯主義不是民主主義的一個種類，則我們必無法可以說明希特勒既無所謂兵，又無所謂錢，只是德國的一個平民，在一種政策主張之下，便可以得到千萬票以上而把握政權。若不是出自選舉，則希特勒之力量自何而來？只就這一個疑問，我們就可以證明法西斯主義是民主主義的一種方式，不能用之與民主主義相對立者。

三、關於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介紹到中國來，儘有不少的錯誤解釋。一個名



詞祇是包括某一種意義。而某個名詞的意義實行起來，不見得適合符節，那就是此名詞所含之意義在實行上不能辦到。若我們的爭執，只是在一個名詞上而不顧此名詞在實行上必須要某一種本質點子的程度，則其人必愚不可及。兩千年以前的時代，中國的孔莊老墨，希臘的蘇格臘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何嘗沒有他們的理想政治，而他們的理想政治又何嘗能實行幾分之幾？澈底的說：他們腦筋中所想的，或者根本沒有實行過。譬如許行所主張的經濟政策，無論其善與不善，善沒有實行過，不善也沒有實行過。人生的意義，固時常在將其行動去追求某一種理想的實踐：然而若是那一種理想放得太遠，而我們走的路途上，又祇能一步一步的踏上去，這其中所發生的矛盾，必有非言語所能說明。這就不僅在民主主義，其他一切的主義如現在所流行的共產主義等，皆是受着如此實踐性的限制，因而不能使如此美滿的理想實現於人寰。一個國家若是在一個歷史路線正在轉變之時，而我們祇固執着什麼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之磨擦之爭執，則我們將受到如此名詞之騙，而為

如此名詞給我們一種痛苦。幾十年來，一般論者，爲此種爭執所誤。我們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變成不可解決，著者將在此書的後面詳論之。

## 第二目 論中國的黨爭

一、將中國的黨派加以一瞥的考察，則我們馬上發現有大黨，有小黨，有最大黨，有最小黨，數千人爲一黨者有之，數人爲一黨者有之。有在政治上佔有力量者，亦有在政治上根本無力量者。倘若我們根本將此諸黨加以清算，我們也必認爲是一件難事。倘若我們祇是作一個綜合的看法，則我們便可發現三種黨派：卽所謂共產黨，民主政黨與法西斯黨。此三種黨派。不見得都是公開的黨，此如法西斯黨，在中國言論界之表面上甚囂塵上，實際上是否有如此的黨，尙屬疑問。不過此三種黨，也是西洋的一種通相，我們亦不妨在此處稍加論列。共產黨可以說是一種政治的黨，但他們是以解決經濟問題爲目的者，故亦可說爲經濟的政治黨。同時他們關於政治問題的本身，並沒有一個特殊的論理，有之，不過是以黨專政，實際上，他

們是以解決經濟問題爲主要目的者。究竟政治問題如何解決？以他們所有的理論，祇在經濟學上。而在經濟學上，沒有形成一種特殊的政治的見解。民治黨與法西斯黨，都是一種政治的黨，純粹政治的黨，爲政治而政治的黨。

二、此諸黨在中國的政治上，各因其利害不同，有時爲敵，有時爲友，敵到彼此互相仇視，友到彼此互相聯繫。今不論此諸黨誰是誰非，然而此諸黨在國內却構成近十餘年來的糾紛，一種政制的糾紛，一種思想的糾紛，則爲毫無疑義者。

三、因抗日問題發生之故，各黨各派，大都在一致的聯合政治之下形成中國近數十年來所未有的團結，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亦是一種可悲的事實，何謂可悲的事實？因爲各黨各派必到抗日之時然後才合作。假使早十年如此合作，則中國必可避免過去十年的糾紛，而養成可以對外的一切實力，回想起來，豈不可悲？可喜的現象是因對外之故，而有實際的團結，或者從此以後，政治上不會發生糾紛，然而我們進一步觀察之，則所謂可喜的現象，仍然不能作如是觀。

四、不團結不足以抗外，這是一句天經地義的話，究竟如何團結？用何種方式以團結？採某種抗外的團結，是不是有分裂之虞？現在內政的推行上，是不是因合作而反減少一黨專政的效力？凡此諸問題，當然都是嚴重的問題。由此嚴重問題所發生之危機，有識之士，皆能言之。一切行爲，無不原於思想，中國各黨各派的行動，亦就是由於有各種不同的思想。在現在我們要求一致的行動，當然我們應該有一致的思想；我們要求一致的思想，當然我們要追溯到思想之所以爲思想，一致之所以爲一致。思想何以會一致？思想是否可以一致？何種思想爲真？何種思想爲僞？何以我不能造出一個正確的概念來？凡此種種，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明，本書第二章將略論各種思想之乖誤的原因，及其乖誤之結果。在此處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假定民主黨共產黨等所提出的辦法是擁護領袖，而擁護領袖，又主張組織混合政府。假定領袖棄權，用之以造成一個民治之局，如果中國人民不能實行其一人一票之權，則如此大的土地，如此多的人民，如此多的封建事實，將用何種方法才可以使

中國統一起來？恐怕誰都不能有一個肯定的答案；有之則是一個可怕的答案，那個可怕的答案，便是絕對的紛亂。故領袖棄權，並不能說是民治的成功。質言之，領袖棄權絕不是政治上的成功，正如同軍事失敗，絕不是民族失敗的理論一般具有同等的真理成分。今日中國之所謂各黨各派，乃是少數知識者的結合；而此少數知識者的結合，是自己結合，不是由人民選舉的結果而結合。所以我們不能說：如此的結合即可以充當人民的代表，假使如此，那就只是冒充。領袖棄權，形成各黨各派的一個聯合組織，那是一個多頭聯合政治。如此的政治，在希臘史上已經發現過，也只是限於一個貴族階級或士大夫階級。故吾人亦可以稱曰：以貴族政治或士大夫階級政治，與民主主義相比較，其相差何啻萬里！若以為多頭政治即為民主政治，則著者將不能有任何答辯，蓋著者明知如此的鴻溝沒有法子跳過，不能指鹿為馬，指黑為白。指多頭政治為民主政治，正如同指鹿為馬，指黑為白，這是一種極深的錯誤，毫不具真理成分。所以我們說：即算領袖棄權，民主政治絕不能成功，於

是我們便得到一個十分肯定的結論：單純的領袖棄權，不是民主政治的成功。

## 第四節 中心問題是否即治標中之治本

### 第一目 多項問題

一、如果我們聚集多少問題作一個大問題看，則在此大問題中，必有多少小問題在醞釀着。我們至少要有如此一個概念：一個病人，百孔千瘡，任何處都有毛病，但他的病源是發源於一個根本點。若是此方面的病，有了根本診斷，則其他種病，自然就治。所以我們對於大問題的觀察，總須有一個根本問題之概念在。要去求大問題之根本中心在那裏，從而診斷之，又需要從複雜的事實中去求得唯一的病源。我們以這個概念來看中國問題，必十分有力。

二、有人說，中國人的病是在窮，大家都沒有飯吃，甚麼事都不能做。我們不能說；這不是一個病，這個病是一個經濟的病。至於這個病源，則仁者見仁，智者

見智，各有一種說法。爲甚麼會貧？甲之答覆是：中國人太懶，而乙則反之，以爲是帝國主義者壓迫的結果，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之結果。丙之答覆則又異於此：以爲貧窮現象之發生，乃是由於私有制度所形成。但此問題我們不必多所討論，此處所指定之注意點乃在貧是中國的一個病。由此推論，弱是中國的一個病，愚是中國的一個病，私是中國的一個病；而各種病又各有其病源，各種最初之源又各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說，爲甚麼會弱，則甲乙丙丁之答覆俱不一樣。這幾個問題，是中國近百年來之問題。最近二十年來，才暴露得十分利害。卽是說：在最近二十年來，幾乎各個人都認爲貧弱愚私四者是中國四種不同的病。可是我們要問：他們的源，是多源還是一源？

三、我們進一步考察，姑將那抽象的形容詞不說，我們有政治上的病，有經濟上的病，有教育上的病，有法律上的病，有宗教上的病；而在政治的範圍內，又有所謂軍隊的病，財政的病，內政的病，外交的病。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就是

說：處處生病。而我們對於多項的病的看法，又認爲是出自一源。如此的根源，我們在天天尋求，處處尋求。同時每天在設法診斷，但病却一天深似一天，又是無容諱言。所以我們在這裏就要問：中國的病源，究竟還是一個，還是多個？先尋求病源，然後下藥診治，這是醫生治病之一定的步驟。醫治國家的病，也是一樣，如果我們把國家做一個整個政治問題的看法，則構成這一個整個國家，必定有一個中心。國家發生毛病，必是中心發生了毛病。由此中心所支配之各種事業，亦必隨之發生毛病。我們應該澈底的清算，中國的病源，必有一個中心。我們必要去尋出此中心，治以有效之法。如果我們認爲問題爲多項且各有不同之源，則我們的診斷，必是多方並舉。因此我們的行爲，也就發現無限的困難，因爲我們不能有唯一爲行爲。如果我們認一切建設與一切政策，須有一個根本的力以推動之，則我們的行爲，就在此力的形成上。似乎我們得出一個行爲定律，愈是簡單信條，愈能使我們發揮行爲集一的效力。



## 第二目 所謂中心問題

一、表現於我們眼前的，莫過於抗日問題，因為假若我們不能戰勝，我們便會壽終正寢，從此國亡家滅。多少讀者彼此之間必互相詢問，這次戰爭究竟是勝還是敗？假如是勝，勝了之後，我們有沒有問題？假如是敗，敗了之後，我們是不是自殺？假如我們不能自殺，同時又不能不承認中國的軍事失敗，則我們今後的生存問題，究竟有沒有保障？凡此種種，都是以抗日問題為中心，而今日內部之工作，亦無不以抗日問題為中心，可見抗日問題是目前的中心問題。

二、九一八事變未發生以前，中國是不是有問題？一般讀者必答曰，中國有一個嚴重問題，那是對列強的反抗問題，不僅是抗日問題。不過這答覆，並不是十分有力，中國的問題，最初是一個內政問題。國內軍閥兵連禍結，就沒有一天停止過大規模或小規模之戰爭，閉門自殺是一件何等悲哀之事！就政治進化的意義言，又是一件何等嚴重的事！一般人民天天為軍人的魚肉，難道說，這不是一個嚴重的問

題！故就中國問題之本身而言，我們不應僅以抗日問題爲唯一的中心問題。因爲在抗日之前，我們就有一個嚴重問題在；那嚴重問題就是內政問題，我們要去解決而爲我們所未解決者。同時我們應該觀察，抗日，至少需要我們自己有力量，我們沒有力量，何能抗日？如果要有力量，則我們必須有一個政治之體。進言之，須具有一個政治的單位。此單位著者在此稱曰政位說。所謂政位的意思，是政治的單位的合詞。封建政治是一個政位，專制政治是一個政位，家長政治是一個政位，酋長政治是一個政位，民主政治亦是一個政位，反正皆是政位，不過種類不同而已。沒有政位，自然是兵連禍結。一國之人民，如散沙一般，就形成一個似國家而非國家的國家。要抗日就得有力量，要有力量，就得有政位。由於政治產生力量，由於力量的具備，才能獲得抗日的勝利。於是就目前的中國中心問題論，抗日是第一中心問題，造力是第二中心問題，政位是第三中心問題。

三、所謂產力是第二中心問題的意思，是一個國家產生力量，或一個政治產生

力量，或一種經濟產生力量，或一種社會產生力量，或一種法律產生力量之謂。造力是一個普遍的名詞，是指一切事物所產生出來之力。例如熱由十加洛里至百加洛里所產生之功一般的意義。若是我將中國的經濟加以一瞥的考察，則經濟無力，由此便可成種種相同的語句之結構。如政治無力，軍備無力，財政無力，民衆無力，總而言之，國家無力。如果國家有力，則中國與任何國抗戰，至少有一個相當的力量之估計，我們便有一個勝利之先在的把握。若是根本無力，便談不到抗。所謂抗，亦不過是挺而走險而已。要使一個國家產生力量，莫如使政治走上軌道，質言之，莫如使政府有一種偉大的力。政府有力，可以創造軍備，可以創造財政，可以創造經濟，可以創造法律，可以創造文化，可以創造教育。凡此，皆由政府之力以創造之。但政府之力，亦可以由教育文化以產生之，這就構成了一個循環論。在某一個片斷的時間內，我們大家都只感覺到政府有力，一切他種國力，自可產生，將循環論作一刀兩斷的砍法，從政治上來砍斷循環論，不是不可能的。關於循環論上諸

種理論，此處不能詳明。原來國家事業之不能發達，是在政府無力，倘或政府有力，則我們敢說，一切事業俱將由此發達起來。我們爲欲產生各種力，則我們現時應以政治問題爲第三中心問題。我們重覆的說一句，抗日問題是我們的第一中心問題，造力是第二中心問題，政位是第三中心問題。我們有了政位，就不怕不能造力，我們能够造力，就不怕不能抗戰。假使沒有政位，則國家的力量無從產生，國家既無力，當然不能抗戰。因此中國目前的唯一問題，是一個內政問題。

四、因此我們的實踐，更容易得出一個共同的歸宿。按上述的意義言之，對於抗日實踐，必一變而爲造力實踐；由造力實踐；必又一變而爲政位實踐。政位實踐的意思是：我們要使中國的政治，成爲一個位，不要使牠成爲一盤散沙或柔弱無力的位。我們要使一盤散沙的個體成爲一個整體的政治結構。倘我們實踐的中心，從此處作起，則我們都應該有一種政治的自覺。爲欲整個的解決中國問題，不能不使政治成爲不可分之單位。封建政治是一個位，專制政治是一個位，民主政治是一個

位，最怕的是一部份人走民主政治之路，而他部份人，却仍遺留在專制政治之範圍中，這就不能成爲位。因爲既不能形成專制政治，又不能形成民主政治。今日有民主政治之意識形態者，不過數百人而已，數千人而已，而有專制政治之意識形態者，我們敢說，幾乎是整個的四萬萬人。此處讀者必須注意，我們不是指統治者而言，乃是指一切中國人民，都不知一票選舉權之運用；故人民在專制意識形態中，而統治者則大多知民主之所以爲民主。中國人民的政治意識與行動，當然是在專制政治之意識形態之範圍內，不是在民主政治之意識形態之範圍內。人民所欲者，士大夫不欲；士大夫所欲者，人民不欲。中國的政位，根本不能成立，夫豈無因？這不能怪任何人，這是數十年前，我們不知完成民主的最初條件，卽來實行民主所形成的實際現象。這種實際現象，我們把它照在紙上，就是民國二十餘年來的歷史。故近代的中國，不能說有政位。因爲無政位，所以多少外國人才能用侮辱的言詞估定中國是一個尙未走入近代化的國家。這話我們若不爲感情所蒙蔽，必不致否認。

五、抗戰是我們人人所認為毫無疑問者，這不叫做問題；所成爲問題者，只是在我們用甚麼方法來抗戰。要國家產生力量，這也是我們人人所企望的一個目的，亦不算是一個可慮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在我們的政位究竟如何形成。一個政治的單位至少必要有一個政府。不論政府是現在的政府過去政府，但其本身必不能有矛盾。苟有矛盾，則如此政位不能成立。縱然成立，也只是柔弱無力。我們現在要看中國的政治是何種政位，就要看中國人民的政治意識形態已走入何種可能的政位以爲斷。這就是說，按政府以投人，或依人以造政府，是兩個不移的定律。民主政治是按政府以投人：這就是說，有這麼一個政府，我們大家去選出種種人才以充實政府中之人的需要。此如英法德美現在之政治，多半是按政府以投人。至歷史上之政治則反之，必須經過凱撒式之鬥爭，在互相撕殺之後，剩下一個最末的凱撒，由此最後的凱撒來造政府，便叫做依人型的政府。人造政府是一個半文化民族政治行爲。按政治形式以投人，則是一個文化民族之政治行爲。我們試看中國二十年來

之政治局面，從事實立論，是按政府以投人，還是人造政府？讀者試閉目深思，立刻會生出一個答案，那便是人造政府而不是按政府以投人。這亦即是說，中國人民尚沒有一種能力可以達到按政府以投人之政治意識與實踐；而中國又需要一種政府，則不能不走人造政府之一條路。明白這個理論，則我們便可以覺悟到按政府以投人是一句高調的話。即是說，民主政治是一句高調的話，人造政府則是一個事實之寫照。質言之，我們現在的政治行爲，還祇是在史線政治中。於是我們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就不難從上面的兩個結論來找出一個最後的結論，作爲我們政治實踐的定律。中國出路的中心問題，便即在此，我將在第三章中詳闡之。

### 第三目 過關論

一、人類的的生活是各方面的，每一方面之生活的應付皆有其不同之法。就社會的結構言，有多少不同的方法擺在我們的眼前，比如政治是一個法，經濟道德法律都是一個法，任何法皆能發生一部份效力，又皆有完善之法與不完善之法。比如君

憲，本爲一完善之法，但以民主政治之發現，則此種法變成一種退步的法。此種比較，乃是用此名詞以與民治相對立者。故一個社會中之法，其門甚多，門門完善，便是美滿的社會。在現在社會中，每一門都要用現代的法。在轉變的時期中，不能將舊的法立刻變成新的法，就往往呈現一個不安的狀態。故中國的政治，經濟，道德，宗教，教育，內政，外交，不論從任何方面說，都呈出一個病理狀態，幾乎沒有一門是完善的。我們生在這樣完善的潮流中——恰值二十世紀的機械文明發達的國際潮流中，倘不努力除去各種不同的病理狀態，我們將不能生存。

二、門門生病，故門門需要治標。就是說：我們不曾以爲這門好那門不好，就會使我們全體生理得以發育完善。我在前面已經研究：抗日問題乃是一個內部政治問題；各部門病理的診斷與發達的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於是在諸種問題之間，就現在列強論，我們便可以將牠歸納之爲一個問題。那一個問題，便是政治問題，如何使我們政治問題具有力量；換言之，如何使中國人個個納於政治中，除去他們的



矛盾現象。就是說：如果整理內部，中國各項事業就會發達；縱害着什麼嚴重的病，亦可漸漸醫治。至於對日而論，我們打勝仗，需要有打勝仗的法；那一個法不祇是堅甲利兵，乃是在我們有一個健全的政治。因為堅甲利兵若由自己製造，就來不及。就因為幫助中國的各盟國，已有現成的堅甲利兵，祇要我們有利用堅甲利兵的政治，那我們用購買的方法也就不怕無堅甲利兵。假使我們沒有一個堅固的政府用堅甲利兵，也祇會讓成自殺之禍。就這一點看，中國對日戰爭，要求勝，必不能靠唯武器論，要靠進一步的唯政治論。這意義是：政治好自然有好的武器；沒有好的政治而有很好的武器，也沒有用法。故武器是皮相之談，唯政治論是針針見血。若是我們對於日本人打了一個敗仗，乃至政府被日本推翻，自然我們不能說：我們以後不要生活，就縱然亡國，我們也要過一種亡國的生活。我們安於過亡國的生活，那當然是沒有問題；我們若不安於此，則仍然是唯政治論。這意義就是說：在亡國之後，一切人的心理，都趨於機械政府之創造；乃是信仰我們的領袖是今日上帝，

大家都爲他所領導，使行動趨於一致。則我便如此設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們有一個統一的現成領袖，就不難結成一個復興的力量。故在多少問題都需要治標意義中，仍然要顧到自身的結合；在那個結合中有一個關鍵，過此關鍵一切都沒有辦法；不過此關鍵，一切沒有辦法；此關爲何，便是唯政治論。根據上述的意義，我們將它總括下來，便得到兩個概念：第一我們不論是打勝仗打敗仗，始終是唯政治論；第二今日任何事業的發達，需要過唯政治論的關鍵。於是政治便是我們的目前需要解決的唯一問題。我們要研究此問題之唯一方法，便稱之曰唯一的出路。如果我們要求永恆的辦法，就不能不注意到人類的點子。倘使每個人的理性智慧達到一定的階段，則人類一致的行動，也不算是一件難事。愈是古代人類，愈不足言此；愈是近代人類，愈是逼近如此目標。此所以歐洲近百年的政治我們不能發現他們的瓜分割據的情形，也就是他們點子的質，都在理性的格子中與理性相融合，而生出一種不可思議的進化，故治本的問題就是文化問題。

三、總括的說，中國的同題，只有兩個：一個是目前的關，一個是未來的關。目前的關是政治的關；未來的關，乃是文化的關。實際上，目前的問題，何嘗不是文化的關；不過我們在短期間內不能提倡一種文化，還是過目前的政治關，比較有辦法。我們明知這也是勉強的辦法，然而這一辦法却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故我們過目前的關，從政治上下手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因此我們加上一個未來的關，過了未來的關，才是真正出了關。故我們的中心問題，就是這兩個關。倘我們是以目前的關為重要，則以羣力造政力，便是治標中的治本。

#### 第四目 本章結論

- 一、抗戰是目前的事實，誰都無疑問，故無所謂問題。
- 二、如何打勝仗，此所謂如何，是在我們實踐的方法。
- 三、假如無中央政府，是否可以抗戰？假如中央政府無力，是否可以抗戰？
- 四、國內一切經濟法律社會道德教育各種事項，在在需合理化的整理，方可診

治他們自身所表現的病。

五、整理者不是有力是否可推之使動？

六、上五條的綜合結論，便是要抗戰，須得有偉力的中央政府，要推進內政，更須得有偉力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之形成及其力量是一個內外的關。過了此重關，可以抗外，可以治內。否則既不能抗外，亦不能治內。

七、目前中國的問題雖多，但皆不過此關之附庸。中國人能否自救，就看中國人能否一致的是否來過此關。

八、假如十年前國內的各黨各派，不因私利的衝突，而發生猛烈的戰鬥，則今日之力量如何；假如五年前能如此，又如何？

九、直到此次抗戰之前夜，多少黨派才因抗戰之故而和平團結，大家是否有美人遲暮之感？既能有今日的和平團結，何以不能在十年前團結？

十、因此我們就達到一個嚴重的問題上。即是：中央政府的形成，究竟需何種

政治形式。你用甲法，我用乙法，就產生不斷的政治矛盾。然就著者言之，則認為中國今日的政治的糾紛與中央之無力，乃是「史綫」政治支配着，今日實際政治不一致，而我們大家皆無力反抗，亦是因為史綫政治之本身所產生。

十一、我們對於一個問題，多半有兩種看法，一曰治標，一曰治本。治標的意見是在問目前怎樣辦；治本的意見是在問根本上怎樣辦，如何得一勞永逸，以後再不發生問題。世人的習慣，恆注意治標而忽視治本。關於治本的問題不獨不願去注意，亦且不暇去注意。目前不得過去，誰還有工夫注意到將來？這種急性的意見，不知害了多少人，亦不知害了多少事。

十二、治標問題與治本問題之解決留到第三章討論。在此章則僅指出治標的唯一問題是一個政力或政位的創造。因為治標問題中，亦有多項問題，看去似乎是并立的，實際上只有一個關，一個唯一的關通過那一個唯一的關，便是治標中的治本。同時我們仍要去尋實踐治本中之治標，此理將詳之第三章中。

## 第二章 正誤之部

### 第一節 概念正誤說略

#### 第一目 爲什麼要正誤？

凡社會科學之一切概念，差不多都是由西洋輸入進來。社會科學在西洋的地位，不能與自然科學齊比。他發展的歷史不過百餘年，且有多少門類還不過二三十年。社會科學中某些部門，至今尙未成立爲學。故凡社會科學一部分名詞或概念，大都沒有有一個固定的解釋。甲乙丙丁，A B C D之諸研究者，在其研究的路程中，無不各有其解釋。因此在此科中，一切的爭辯，有時固是針鋒相對，有時却是文不對題。其所以文不對題之故，往往祇是由於多少概念，在最初的解釋上各有不同的闡述。同時有多少名詞，用之於西洋十分確切；而用之於中國，則適得其反。以民治主義一名詞而論，在西洋的社會已經成立，而在中國的社會，則尙在萌芽中。這就

是說：民主主義之名詞在中國社會雖然普遍，然而中國之政治，却不是民主政治。在中國之所謂民主政治，乃是一個名詞與一個事實上生出的一種矛盾的對立；名詞不合於事實，事實不合於名詞。又譬如說：民衆運動，在西洋是一件日常事件，而在中國則僅僅是一種需要。澈底的說：西洋已經有民衆運動，而中國則無民衆運動；有之，則亦只是知識者的口號，與民衆運動的事實不相干。又譬如近代的所謂國際陣綫，在一般人的目光中，認爲是法西斯主義陣綫與民主主義陣綫的對立；或認爲是共產主義陣綫與資本主義陣綫的對立。這些名詞在西洋雖如此的採用，然而在骨子裏面，國際相對立的陣綫，是不是如此，又是另一問題。關於這些概念，我們必須將他尋出一個正確的解釋，不是歧義的解釋。否則我們在多少社會問題的討論上面，都會發生文不對題之論。不獨不能從討論裏面，得出一個行爲的指南，亦將使我們從如此的討論裏面，感到出路的煩悶。這就是說：從種種錯誤的概念上，來指揮一種行動，祇能使我們發生一種茫無所從的事實。絕不能使我們有一個明白

白的概念，以爲失敗是當然的失敗，成功是當然的成功，成功與失敗，都是在事情的預料中。所以我們不將多少錯誤的概念更正，而要來尋找出中國唯一之出路，則是一件不可能之事。本著是以中國唯一的出路爲討論的前提，所以我們必須將我們日常流行的概念之最大錯誤的部分，加以改正，然後再更進一步來討論我們的唯一之出路。

## 第二目 論中國人的多少近代概念

一、近代概念多半是由外國輸進來的，而外國成立的種種概念，亦有已經得正確之解釋者，亦有尙未得正確之解釋者。尙未得正確之解釋的概念，輸到中國來，則中國人也就好像宋明儒朱程王陸一般，雇用自己的概念，去著書立說，於是各有各的解釋，而每個人的解釋，都不是正確的。外國固有的概念，已經得有正確之解釋者，輸到中國來，因爲中國人學習之不精，亦往往反將他弄錯誤了。因此著者將另著一書，名曰流行概念正誤。著者在此處所以提出者，是因爲我們的行爲，往往



爲錯誤的概念所誤。

二、卽以我們現在的政治來說，我們就有多少不同的名詞，而只有一個意義。

例如全民政治，民主政治，人民陣線，許多名詞實際上只是相同或假借。且這也祇是書本上的話，不能現於中國的事實。我也不是說，不能現於中國未來的事實，乃是說不能現於中國現在的事實。因爲要實行這個名詞，必須要我們過一個關，這個關，卽是人民政治的自覺。並不是要四萬萬五千萬點子均有政治的自覺；但四百萬甚至四十萬點子的政治自覺，是一個不可少的量。今中國人對於種種名詞的解釋不錯誤者，至多不過數萬人；嚴格的說，不過數百人數十人乃至數人而已。我們對於名詞尙且不能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又怎樣能談到實際的實行，這就叫做受了理想名詞的欺騙。這些理想名詞，不知給了我們多少的痛苦，譬如民國二十年來的痛苦卽是一例，在從前，我們只受一個皇帝的支配，而到民國七八年來，人民便有層層的主子：排長是他們的主子，連長是他們的主子，營長是他們的主子，乃至土匪也是

他們的主子。這叫做民主政治，豈不是笑話！所以構成如此的時局，也是由於人民自身的政治自覺沒有發生。英國人有了一個立憲的皇帝，我們並不能批評英國人的政治是倒退的呀！反之，中國人打去了皇帝，誰又能批判中國人的政治行為與政治意識是進步的呢？這好像是反動的話，然而謂其無理，則吾不信。所以我在此處爲要說明中國唯一的出路起見，不能不將近代流行的錯誤概念，稍加批判；而這批判，著者也是負絕對責任的，就是槍口對着我，我還是要如此說。

## 第二節 國際的對立陣綫

### 第一目 法西斯主義陣綫與民主主義陣綫之對立

一、如果我們將現代國際上幾個國家之所以結合與所以分立，從其國家的政體上來分類，定出法西斯主義陣綫與民主主義陣綫，大體上是沒有十分錯誤的；就因這是表面的貌似真理；於是這名詞就變成我們的口頭禪，以爲國際陣綫之對立，僅是這麼一回事。德國是實行法西斯主義，意國也是實行法西斯主義，日本是軍部專

政，日德義三個國家之所以結合，大抵是因為他們政治的體系是一個法西斯的體系；於是我們便以為這是法西斯的國際陣綫；另一方面，則是英法美蘇俄等國的聯合。英法美俄四個國家，大體上是民主陣綫；就因這四個國家的政體，都是民主主義；雖然蘇俄是不是民主主義，尙待討論，然而在大致上可以如此說。法西斯的國際陣綫，在現世界中，是一個侵略的陣綫。這就是說：他們要從擴大他們的國土，來侵略世界的殖民地；而世界的殖民地，又為英法所瓜分，於是他們便向英法的陣綫中衝進去。這衝進去裏面，便充分的含着侵略的意味。而在英法諸國，雖然世界諸弱國不見得都是地們的殖民地，然而他們因為時代的優先權，在歷史上佔了前着，他們所得的，已屬甚多，的確使德義日三國眼紅。故為英法目前的國際政策計，那就只有自衛，用不着再去實行某一種有力的侵略，實際上也就沒有餘剩的地皮給他侵略；因此英法等國結合起來，為他們自身的利益，作一種自衛的保障計，不得不與德意等國，採取一個對立的姿態。這世界的兩個聯盟：一是進取的侵略的，一

是自衛的退縮的。世人將這兩個聯盟，加上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兩個符號，以便於我們的討論。

二、不過我們須更進一步的考察，這兩個名詞的加上，雖是便於討論，却含有道德的意義。凡是法西斯的國家，便是侵略的。凡侵略的在道德上便站不住，我們根據道德的意義，就必須給侵略的國家一種道德的攻擊，如所謂野蠻混蛋諸名詞，無不可以加上。因為這個名詞的加上，更可以鞏固這個陣線心理上的統一，實際上這兩個名詞是假的，虛偽的。這兩個名詞只能使其發生一種鞏固和平的作用，為這種作用的鞏固，而產生這個名詞，凡研究真理的人，必須要認識清楚，這不是為真理而造名詞，乃是為作用而造名詞。

三、法西斯是一種政治的體裁，民主也是一種政治的體裁。實際上法西斯就是民主主義的一種，我們不必將德意日三個國家一一的加以討論，我們只要取德國作一個例子，即足了解。因為道地的法西斯國家，不是德意志，便是意大利，我們將

日本加上去，還是一個勉強的湊合。我們知道近幾年來，德國的政治日趨鞏固，內部事業的發展，從國社黨的報告，也非常的可驚，德國每年的人口，可以增加百二十七萬，這難道不是可驚的數目？其他生產方面，雖然我們不盡信他們的報告，然而假使沒有驚人的進步，德國也不能這麼猖獗的。我們知道德國是近代文化最高的國家，人民知識的水準，雖不比英法諸國家高，但也不會比英法諸國家低。我們一方面說德國人的知識高，而我們又對於法西斯三個字發生神祕的懷疑，以為主張法西斯，其思想必是落伍的退步的。這便是錯誤，自悖於真理。須知道，德國實行法西斯一點也不神祕，並不是他們政治上的退步，反之也可以說是政治上的進步。假若不是進步，他們便不能在國際上有這樣高的地位。我們應該如此設想，以希特勒論，沒有一支槍，沒有一文錢，然而今日做到德國有力的元首。他奪取政權的方法，是利用千萬選民直接選舉的票，並不是走的凱撒式的路線。我們能夠說德國的政治，還是歷史路線的政治麼？這顯然是我們的錯誤。故法西斯主義，實是民主主義

的一種，不算是一種退步的主義，著者除另著專書以闡述外，將在下節中專論，用以解國人對於法西斯主義之感。

四、一提到法西斯，我們就討厭，這是我們心理上的一種偏見，如此的偏見，是由於兩個概念所致：我們是中國國民，中國國家要維持獨立，當然希望國際的現勢只是保持現勢。而德國為其自身計，必須衝破國際的現勢狀態。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德國不惜幫助日本，使他們來做推翻國際現況的一種實際工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便反對法西斯，以為法西斯是侵略的，這個概念是錯誤的。須知道，德國如果是一個民主國家，其政治的組織如同英法一般，德國仍然是要侵略。我們也應該說一句公平話，多少殖民地都是屬於英法的，德國的文化又不下於英法，人口與土地地矛盾問題，都比英法來得深刻，故德國必須向外發展，使他的殖民地亦能與英法平等，所以德國在帝國的時代，他便是向外侵略的。假使他今日採取的是內閣制總統制，而不是法西斯制，他還是要向外侵略的，他的侵略，不關於法西斯不法西

斯，法西斯只不過是他的一種政體；採用此種政體。只不過增強他國家的力量。我們應該充分的了解這一點，否則，我們只是將德國人的政治行爲，視爲一種退步的，落伍的。那便是我們自陷於神祕的疑謎中。還有第二種概念，我們其所以對於法西斯討厭，就因爲法西斯的政治，類似專制的政治。讀者在此處須認明我們祇是說的類似。所以用這形容詞，乃是說明他與專制有別，有絕對的分別。這理由我們將在下面說明之。總之我們在此處說明者，是侵畧的陣線，不是什麼法西斯陣線與民治陣線。又何況蘇俄加入英法的集團中，而蘇俄又不是民治主義。與其說是民治主義，不如說是類似法西斯主義。這就是說他的獨裁依然是一樣，並不是內閣制或總統制那樣的民治制。我們需要把這種錯誤去掉，我們才能更進一步認識真正的國際陣線是什麼。我們需要明白：法西斯是一種政體，是民治主義的一種。他自身並不含有什麼侵畧的意味，他所以有侵畧的意味，乃是恰好此種主義實行在意大利或德意志使之然。假使英法實行法西斯主義，而德意實行民治主義，德意爲衝破現在國

際的情勢，則法西斯的意義，必馬上有一種變化。這種變化是法西斯主義是和平的，而民主主義是侵略的。

## 第二目 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國際陣綫

一、這個陣綫現在說的人很少，因為顯然的與事實相衝突，但不能說這名詞不存在。我們以為只有蘇俄就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其他多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我們同情共產主義，必須加入蘇俄的陣綫來推翻一切的國家，因此進入大同，我們大家和和好好的在世界上活着，再不做資本主義的芻狗。我們在此處不是批判一種主義的真偽；所以此種見解，我們不多加批判，但就今日有兩個國際陣綫而言之，則為顯然的不合。

二、英法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而英法可以與蘇俄聯合，就可想見：資本主義的國家與共產主義的國家，仍然是聯合在一起，並不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相反，而發生不能結合的情況。因此共產主義的陣綫這個名詞，在事實上用得十分符合



。這個事實，是指現在的國際陣綫的事實，不是指我們將來可以造成的事實。因為這是一個顯然的錯誤，所以也就沒有多少人來打這個口號，以為共產主義的陣綫與資本主義的陣綫是對立的陣綫。故我們也不必多加討論。

### 第三目 今日的國際究竟是什麼陣綫？

一、今日的國際陣綫，是侵略者與自衛者的陣綫。而自衛者的陣綫裏面，我們又要分開：一是弱者的自衛，一是既得權利者的自衛，既得權利者與弱者可以結合起來，以與現勢的侵略者相對抗。因為現勢侵略者，必須衝過兩個事實：一個事實是要鯨吞弱者，弱者不甘類受他的鯨吞，所以要自衛；一個事實是要毀滅既得權利者，將既得權利者之權利轉移之，而移於現勢侵略者之手中；因之既得權利者也不甘心，他們必須聯合起來，對於現勢侵略者一個最大的打擊。中國是一個弱者，而英法等國是既得權利者。所以中國與英法等國結合起來，是一個自然的趨勢。

二、至於希特勒口口聲聲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也不是一句真話，德國對於俄

國，有一種至大的侮辱性，正如日本對中國一樣。德國之想鯨吞俄國，正如日本之想鯨吞中國。德國人對於俄國的烏克蘭，垂涎三丈，他只想得烏克蘭之麥子，來解決德國過剩的數千萬人口之糧食問題。德法之戰，彼此之間並沒有殖民地的野心。因為他們的文化程度，均已達到同一高度，彼此之間，殖民地的野心，是不容易生出來的，故德國不能將法國變成殖民地，法國也不能將德國變成殖民地，不僅事實沒有，即概念也不能生出來。但德國對俄國則不同，是有一個殖民地的野心在內的。假使俄國的文化程度，如同法國人一般高，那我們敢說，德國人便不敢如此。也許現在的國際情勢，因為俄國人的文化程度高，而有所改變。明白這個道理，我們便可以知道，現在的國際陣綫，只有自衛的與侵畧的兩個陣綫，不論德國與日本所實行的是那一種政治體系，但在現勢的國際情況下，他們只是侵畧的；不論蘇俄與英法採取的是什麼不同的政治，但他們只是自衛的。

三、在這個自衛的意義裏面，我們又不可有什麼正義的概念在內。固然弱者保

護自己是正義的，既得權利者的保護自己，就不能說一定是正義的。英法是一百年前的強盜，現在的殖民地是他們的贓物，難道百年前搶了贓物的強盜，百年後就批判他們是正義者？這豈不是一句笑話！因此之故，我們也不要道德的概念，來觀察國際的糾紛，假若我們如此，也不過只是想達到某種目的的作用和憑藉，並不是從真理上來成立口號。讀者在此處須要注意，著者不是為德意諸國辯護，著者祇是要把道德的概念，驅逐出國際關係之外。從這個裏面，我們儘管從真理上來認識國際的情況。真就是真的，假就是假的。我們也儘管從作用上來指着假的硬說是真的，瞪着眼睛撒謊，有時固可以達到某種目的，也有時不能達到某種目的。我們必須從真理上來成立我們的概念，否則便叫做自欺欺人。在這裏，我們重複的一句說，國際陣綫不是什麼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對立陣綫，也不是什麼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的陣綫，乃是侵略者自衛者的對立陣綫，而這個侵略者與自衛者的兩個名詞，又不必加以道德上的批判。

## 第三節 論士大夫候補階級運動與民衆運動

### 第一目 何謂士大夫候補階級運動

一、士大夫一名詞，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名詞。士大夫的意義，在過去是說做官的便是士大夫；我們若將這個名詞用在現在，就須把他作爲知識階級的解釋；即是說：今日的士大夫，乃是知識階級。加重一點，亦即說：實際做官者，是真的士大夫，現世士大夫；未作官者，則是候補士大夫。

二、一切的國家意識，自然祇能從讀書中得來，因爲讀書可以擴大他的概念，知道國之所以爲國；同時知道近代國家之滅亡，卽無異於自己的滅亡。所以士大夫階級，除少數人爲着某種力量所牽制，在行動上不發生愛國的事實，而大部則都是愛國的。故學生我們不能視之爲民衆；雖然所有學生都是來自鄉間，因爲他們讀了書，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另轉到一個階層；這階層便是士大夫階層。故凡中學以

上的學生，著者都稱曰候補士大夫。凡現在社會中之具有某種地位，不論其地位或高或低，均是現世士大夫。如學生畢了業，找不着事，即謂之失業；要不失業，則必是一個官，不論是大官或小官，小官也有三十元或二十元的生活費，大官則四百元五百元不等，若是連三十元二十元也沒有，他們便情願失業，絕不會像農夫一般，工人一般，入工廠，下農場，去做那些苦工。故他們有時連一文也沒有，有時因為得到某種機遇，四百元五百元一月的薪金，都不認為是一種幸運的事。如此生活變遷的激烈，如此地位的浮沈，難道我要將他納之於民衆階級？這顯然是一個大錯。所以我們將學生階級，另外加上一個名稱，叫做士大夫候補階級。如前清所謂候補道，候補知事一般是在統治階級之內，而不在統治階級之外。

三、另有一種極大的錯誤，那便是認為一切在野者，都是民衆。譬如從前是部長，現在不做部長，故現在在野；因為在野，所以也是人民之一份子，因此也稱曰民衆。其實這只能稱曰士大夫超越階級，他們並沒有插在民衆之內，他們在社會上

，顯然有一種潛伏的勢力。我們時常看到報紙上的文章，有什麼在野之聲，有什麼我就是民衆的一份子等話。這都不過是借着民衆一名詞做幌子，以作爲重上政治舞台之機會的憑藉。我們要把這種信念根本除去，因此我們將士大夫階級，可以分爲四種：一曰士大夫現世階級；一曰士大夫候補階級，一曰士大夫超越階級；一曰士大夫牢騷階級。此處所指牢騷階級，是指一般有才能者，不能盤據要津，因而抱着懷才不遇的感想。雖然自己在這裏作官，而不是大官，因爲不是大官，所以在這裏發牢騷。這些牢騷，或者是另有作用，或者是無作用，著者通名之曰士大夫牢騷階級。

四、統治中國者，就是這四個階級的人。而這四個階級的人，各有不同的想像與目的；因此各有各的幹法，或想獲得現世士大夫地位，或想達到某種目的，因此發生某種運動，或遊街，或喊口號。例如學生運動，絕不能叫做民衆運動，因爲民衆自身沒有動；這祇能叫做士大夫候補階級運動。於是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所有

中國各處各都市，發生的遊街運動，大抵都是如此的候補階級運動。每一種運動，都是另有目的。我們在這裏，要下一個嚴格的批判：凡此運動，都是士大夫運動，與民衆運動，絕不相干；質言之，絕對不是民衆運動。儘管我們的口號是民衆運動，但在真理的分析上不是民衆運動。

## 第二目 論民衆運動

一、民衆運動，是以人民本身爲基本的。我們需要了解，什麼叫做民衆？如果我們深刻的解釋：凡人根本不能入於統治階級的範圍，例如一般村農與工人商人等，那才叫做民衆。他們的生活的變化，不是十分大的；有之，也不過是在私有經濟之下，有錢無錢的變化，並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變化。我們試將鄉村中的農民加以分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每天作工，每月作工，每年作工，每小時作工；幼時作工，壯時工作，老年作工，直到他們沒有精力之時止。他們的生活，好像機械似的。靠着過去的美德，所謂勤，所謂儉，來描寫天不負苦心人一句俗話。

這就是說：不論他們如何勤，如何儉，他們的生活，必無最大之變化。餓死之虞，那倒也不會的。我們固不能說：一個當兵的人，不能爬上政治舞台去當主席，然而這樣事情，現在却很少，不能看作普遍的現象。將中國做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計算，若其中一百萬人是統治階級，則還有四萬萬四千九百萬民衆。故中國雖有民衆，却無所謂民衆運動，請深言之。

二、還是一種運動，必是由於自己裏面發生出一種力量，發生一種自主的行動。民衆運動，是要由人民自身發生自主的行動，那才算是民衆運動。學生運動是學生發生自主的行動，故只能算是學生運動，而不能算是民衆運動。十年前，著者在北平，到一個小舖子裏面，買一筒紙煙，當我正與掌櫃者舉行交易之時，却有一般學生，從天安門那邊來，在街上作一種遊行運動。手中拿着白旗子，那旗子上寫些什麼字，雖沒有看得十分明白；然而我敢斷定，這必是因爲某一種作用，而引起的一種運動。當時掌櫃者向我如此說：「先生！你瞧！他們又拿着什麼勞什子在街上



遊，這一般人吃飽飯，沒有事做，只曉得遊街喊口號，可惜父母的血汗錢。中國國家鬧得如此的紛亂，就是這般人烏七八糟所造出來的。」說話之時，他顯然是十分不平的。若不是我讓得快，他的口沫便洒在我的臉上。我們應該如此設想，學生運動在事實上，並不是爲一般人民所要求的，所需要的。因爲一般人民，根本不明白什麼叫做國，不明白什麼叫做社會進化；凡一切生活的行爲，都沒有受過初級的訓練。學生運動既是爲人民所咀呪，我們如果將學生運動，看作是民衆運動，那我們實沒有方法來說明這個掌櫃所說的話。

三、我們已經知道現在的戰爭，是全民的戰爭，是一個全民族的抗戰運動。但百分之九十九的點子，還沒有近代的國家意識，社會意識。所以我們現在便訓練多少學生，深入鄉村，去宣傳他們，叫他們愛國，叫他們當兵。他們說：「我們不知道出了多少稅，我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而你們反而叫我們去當兵，你們自己何不去當兵？」這些文不對題的話，我們處處可以聽到。老實說：民衆運動用什麼方法

才可以造得起來，只有抬城隍菩薩遊街，進才是真正的民衆運動，學生演說；不獨造不起民衆運動，却反只有將他們的現實生活擾亂。同時我們應該知道：廣大的土地，處處有民衆，而演說之處，只不過在都市的地方，至多也不過在村鎮或鄉鎮，絕沒有方法可以深入農村。所以我們敢說：中國是沒有民衆運動，同時中國的民衆運動是造不起來的。造起來的民衆運動，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意義，如抬城隍菩薩遊街的民衆運動，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民衆運動。根據我們所持的意義，來觀察民衆運動，我們敢說：中國是沒有民衆運動的；同時可說是造不起來的。如果要造，那是需要很長的時間，譬如說：我們用一種普遍的教育運動，使他們先有種種民族國家諸意識之後，夫然後可以造起來。那時也不要我們代替來造；他們明白他們與國家之關係的深切，他們必不會視國家之危亡漠不相關。

四、因此我們更進一步來說明，共產主義者的說法，是全盤錯誤的。他們想把人民納之於政治行動中；以爲這種人民的組合，那便是真的民意的表示。我們敢說

：一點也不是。政治上的一票選舉權，他們尚不爭執，那裏還談得到什麼深的意義。幾個人結合起來，舉行一次階級鬥爭，其結果也只是造成一次紛亂而已，如李自成式的流寇是。我們只是說，人民沒有種種共產的意識，所以生出糾紛來；我們並不是說，共產理想是不對的。我們敢說：共產理想是早存在於二千年前哲學家的腦子中，是一種最高無上的理想。我們只是說：人民沒有高深的思想，他們便不能實行如此的理想；實行起來，便會走樣；走起樣來，就會有痛苦，這個痛苦，是因為要實行如此理想而產生出來的。是因為要實行如此理想，又不按照實行理想的步驟而產生出來的。所以共產主義裏面所說的民衆運動，並不是民衆運動。我們只能說：共產主義者，看到貧富階級的不平衡，富者欺侮貧者，他用他的理想，打一個抱不平。說他是一個俠客，那倒是可以的；說他有某種方法，能使我們地獄式的人間，變成天國之樂園，那便是一句騙人的話。這一段意思的批判，也是由於中國沒有民衆運動的產生的。明乎此理，我們便知在今日抗戰的途中，想要利用民衆的力量

產生一個絕對的方法，那是我們的奢望；這實是一件令人傷心之事。

#### 第四節 論多頭政治與民主政治

##### 第一目 多頭政治說畧

一、多頭政治與一頭政治，是一個不同的名詞，代表兩種意義。一個國家內，其人民不論或多或少，即不論一百萬，或一千萬，然而他只有一個政府，不能有兩個政府；正如同一個人的身體一般，不論其體量如何重，結構如何大，總只能有一個頭腦，不能有兩個頭腦。古代希臘的城邦政治，是有多數政府，因此我們不能將希臘作一個國家看。因為地方太小，同時他的文化十分發達，所以我們往往將希臘一個名詞作一個國家看，乃是為研究之便利起見，實際上希臘不是一個國家。假使世界大同的話，將此地球表面上所有的人類作一個國家看，那我們只需要一個政府。不過這是一個希望，如此的希望，那天可以辦到？現在難知；就算辦到，是否對

於這樣廣大的區域與不同的人種，可以發生統一的指揮？亦屬疑問。總而言之，在國界未除破以前，全世界的人是各自爲集團，從地理上畫出一定的圈，此圈卽名之曰國家。在如此國家內，只能有一個政府出現。假使一個國家有兩個政府，或三四個政府並行，則此國家不成其爲國家。我們對於政府之數目論：有兩個政府，便可以名之曰：兩個國家；三個政府四個政府，便可名之曰，三個國家四個國家。在某一時代，國內發生多少紛亂，此黨構成政府，彼黨亦構成政府，則如此國內的政治就叫做沒有走上軌道；不成其爲政府，不成其爲國家。而其人民亦必無某種政治行爲與政治意識；有之，亦不過是一種凌亂的，粗淺的，政治行爲與政治意識而已。

二、現在的問題是：「政府只是一個，在政府裏面的統治者，究竟是一個還是多個？」這就走入政治本身裏面。我所指的專制政治，卽是一個政治，只有皇帝爲大。而在專制時代內，往往皇帝的製造不能成功，卽是某一個國家內有多少領袖，每個領袖擁有一部份力量，每個人都爲自主的統治，於是他們聯合起來，以開會議的

形式來統治之，這便叫做多頭政治。多頭即是兩頭以上，其數目可以多至十個百個，最少不能下於二人。比如有三個軍人：第一個有五萬軍隊，第二個有八萬軍隊，第三個有十萬軍隊，彼此不互相統屬，彼此又不是劃地爲治；或縱是劃地爲治，而仍然有一個聯合中心，在這個聯合中心裏面，有幾個頭，名曰多頭政治。

三、多頭政治爲禍爲福，我們不能不加以考察。在一姓天下的時代，我們時常發現有一百年或兩百年的安寧；即是一姓負天下的專任。當時的國家，都聯成一氣，國家一敗，則此姓必敗，故帝王以天下爲家。雖就民主政治的眼光看來，不是一種進步的政治；但亦不能說：如此的政治是一種原始的政治，這就是說：一姓的政治，比較封建政治進步的多。在多頭政治裏面，百姓受着兩種災難；第一，專制的災難；第二，此多頭政治裏面，因意見之不一致，而發生不可思議之紛亂。甲打乙，乙打甲，與人民不相干；不過只是甲乙勢力之伸張。故多頭政治，決不能得到十年二十年的安寧；羅馬有前三雄與後三雄之多頭政治，前三雄有激烈之戰爭，後三

雄亦有激烈之鬥爭。在此專制政治之下，雖說人民有某一種困苦，然而必不因黨派之爭執，而發生一種無謂的犧牲。就歷史的政治論，多頭政治時代，是不能久長的。我們不能說：沒有發現多頭政治；但我們應該說：多頭政治時代，只是暫而不久。而王朝政治時代，則歷朝發現，中國自秦始皇以來，二千餘年，十分之九的時代，是支配於王朝政治之下。可想見多頭政治之不如王朝政治。

## 第二目 民主政治不是多頭政治

一、關於民主政治的本身學理的一句話，即是主權在民，不論統治者，是堯是舜是桀是紂，是善是惡，然必皆由人民選舉出來。人民選舉的方式有多種。某種國家內，人民甚多，而各人之意志，皆不一致，必先由人民選舉代表，而如此所選舉出來的代表，亦不能只是一人。就各國的政治論，大多數代表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不論其數目之多少，然其選舉出來之代表，必在二人以上，故選舉意義內，多半與多頭相似。

二、不過民主的方式亦不一，有所謂總統制，內閣制，與瑞士的民主式的委員制。英法是內閣制，英國是總統制，瑞士是委員制。瑞士的委員制，政府的部長照例無權，人民將大權歸之於多數人。若英法的內閣制則不然，一部份大權，操之於多數人，如所謂議員者；一部份的小權，操之於少數人，如所謂閣員者；故閣員有閣員之權力，而議員有議員之權力；議員有倒閣之事，閣院有解散議院之事。若美國的總統制，則是將大權操之於一人；如所謂總統者；不過有時間之限制，例如四年一任。就上述各種民主看來，民主的方式，已經不只是一種；同時我們就各種利害與善惡，加以考察，亦有諸種不同的批判。中國有句俗話：有利必有弊；甲有利，甲有弊，乙有利，乙有弊；不是甲的制度是全善的，不是乙的制度是全惡的。故就民主制度的形式而言，有多少不同的形式；但其中有一個過關的地方，即是民選。不論將權付之於多數人，不論將權付之於少數人或一人；然而主權總是在民。多頭政治只是各黨派的領袖結合，而各黨派又不是由人民選舉承認其為代表，故不能



叫做民主。

三、民主政治與多頭政治，決不是一樣，多頭政治，是說主權在多頭。所以我們便造成民主主義與多頭主義兩個名詞。多頭政治雖說不十分順口，然而它有一個最深的涵義，即是多少勢力派的所有領袖互相結合起來，構成一個機關，主權還是在這些多頭，他們不經過民主的形式；即是說：不經過選舉的形式。我們不能說：多頭即是民主，他不過是一種地位的變更；因為在多頭中，彼此是勢均力敵，打來打去，還只是一個多頭。例如幾年前四川的軍閥，彼此之間，誰也不能壓迫誰，其結果就變成一個多頭政治；這是在歷史的政治裏面，一個極壞的政治。王朝政治所以不能造成，也是因為多頭政治之故。多頭政治之造成，比王朝政治，還多一種壞處，那便是多頭政治自身的爭執；甲打乙，乙打甲，打來打去，與一般A B C D的民衆不相干。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主政治裏面選舉的議員，雖說是從百人千人中選舉出來的代表，然而這權還是操之於民，所以叫做民主；因為這代表，

只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可以無條件的撤回。多頭政治決不是民主，多頭政治是專制政治裏面的一個型。一頭專制，多頭專制，皆為專制，多頭專制的危險比較來得多，有時國家就因此而消滅；因為多頭政治可以生出為一頭政治不必有之紛糾。

### 第三目 論中國現在所主張的民主政治是一個多頭政治

一、今日中國人所宣傳的民主政治，大體上是一個多頭政治；澈底的說：是一個絕對的多頭政治。也許這句話是違反衆人意志的；因為民主政治在今日中國變成了一個口號，誰都不能反對這口號，反對這口號，一般人就說他的思想落伍。這是因為中國近年來，有一個軍事上實際的統一，漸漸的因此統一，使國家具了一種規模，大家想在政治裏面去尋出一個政治地位；於是大家都如此想：民主政治這一個口號，是比較合於大家從事於政治運動的一個憑藉，因此都來說民主政治。

二、民主政治是要由人民選舉代表，再由代表組合政府才可以叫做民主，而今日中國的政黨，是由少數人結合而成的小組小黨，小組裏面有組長，小黨裏面有黨

魁。如此的組長與黨魁，只是由於小組小黨產生出來，而如此小組小黨的政策，不論其公佈不公佈，反正沒有得人民的同意。這或者是因為中國有一個先天的病：即因為人民沒有選擇和批判的能力，不知選舉手續。因此對於各黨各派所執之政策，人民不知所謂選舉。不能說：某黨某派的政策是人民所需要的政策，只能說是：這是冒充人民的代表。人民未嘗選舉，而某黨某派自名為民主的代表，是之謂冒充。假使把這句話的語氣減輕一點，我們也只能說：這樣的政治，只不過是外國書本上的代表。因此我們問他們為甚麼主張民主政治？他說：民主政治是一個進步的政治；我又問他們：何以是進步的政治？他們說：外國書本是這樣說的。所以各黨各派主張民主者，與其說他們是今日中國人民的代表，不如說，是西洋書本的代表；必要說是人民的代表，也只能說是冒充人民的代表。

三、如果說：在某種政府之下，沒有一個好的政策，所用的人不是具有才幹的人；這樣的政府，為人民所不需要，我們必須推翻這樣的政府；我們必需要造成一

個合於民治的政府。如何才推翻，如何才創造，誰來做主動者：各黨各派便充實之。根據這個意義，這也只可說：各黨各派爲人民打一個抱不平。爲人民打抱不平，可稱是一個十足的俠客，但我們不能說是人民的代表。假如政府下令：需要全體人民選舉，而人民不知所擇，這也不能有合理的選舉；有之，就必鬧出十足笑話。於是種種賄選和棄權，自然變成普遍的現象。這是中國人民一件可悲哀的事，這也是中國普遍教育運動，數十年來失敗之事。所以各黨各派所舉張的民主政治，與其說他們是代表人民來如是主張；不如說，他們是爲人民打抱不平。

四、現在有一種呼聲，叫做人民陣綫，這個名詞在外國是新生出來的，中國馬上翻譯出來，變成中國某一黨的口號，大家主張人民陣綫。按照這個名詞的內容來說，當然是人民個個來參加政治。我們又需要明白：恐怕今日中國談政治者，沒有不需要人民參加政治。人民陣綫與民主政治的陣綫是一個意義，兩個口號；甚至由此生出三個口號。我們將全民政治，人民陣綫，種種語言融合而一之，就只是一個

民主政治的意義。法國所謂民主陣綫，也是就已有的議員各黨各派，加以統一，聯合成一條陣綫；這是因為他們在外交上受着壓迫，不再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內，各有意見，製造紛亂。而中國所謂人民陣綫的意義裏面，多半是含有政治經濟革命的意義在內。我們不是說：中國政治不必改革；我們乃是說：中國純粹的民主政治不能實現，又何能將中國五千年歷史政治，納之於我們的理想計劃經濟之內。此是否為人民所要求，誰都不能有一個答案；因為誰都不是代表，誰都不是被選舉的代表，試執一村夫而問之，彼亦莫知所措。

五、民主政治是我們要求的，民主政治是我們的政治行動的趨向的目標。那一天才能成功，則尚在我們教育的努力。那一天我們的人民程度提高如英國一般，而我們的民主政治必就在那一天實現。我所否認的：人民尚沒有選舉的常識，也沒有選舉的要求，而我們天天在求民主政治的實現，則我們必實際的發現一個非驢非馬的政治。由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五年，那一天不是實現民主政治？在那一天我們有真

正的民主政治的組織？所以我們縱承認民主政治是一個進步的政治，然有其實現的條件。我們要利用教育來漸漸的實現民主；而現在主張立刻實現民主政治，則實際上就是一個多頭政治，決不是民主政治。今日中國之各黨各派之組織，都是由於一般士大夫階級裏面的個體彼此互相結合；或是感情的結合，或是利害的結合；不論其因某種原因來結合，然而這種結合在中國總是叫做政黨。我在此要將黨的意義嚴格的限制一下：專是少數人組織的黨，不叫做政黨；要經過人民的選舉，被舉爲人民代表，然後才叫做政黨。若是私人的黨，則這種黨叫做私黨，而不能叫做公黨，質言之，不能叫做政黨。我敢說：今日中國沒有一個政黨；無論任何黨的黨員數目的多少，皆爲私黨。這不是不合理的解釋。這許多私黨有利于國者，亦有無利于國者。無力的私黨，自然不能有什麼大的影響，有力的私黨，動輒可以發現一些無謂的爭鬥。假使現在中華民國的政府公開黨禁，由各黨各派的領袖互相結合起來，則這樣的政治我將名之曰：多頭政治，却不能叫做民主政治。以這樣的私黨，不論是

黨魁或黨員，皆屬於士大夫候補階級；然而都不是人民階級，也不是由人民選舉的代表階級，毫無疑義。因此我們又說：這樣的私黨，既不是人民階級，又不是代表階級，則如此政治，便謂之多頭政治。

六、著者在此處標出多頭政治私黨政治等，不含有任何侮辱的意味，因為中國人的本身不能產生公黨，因而不能有機會來做代表。從這個意義上來立論，就充分不含有侮辱意味的批判。同時著者說明：假使各種私黨組織起來，也只是一個多頭政治，決不是民主政治。是非不可不分，真理不可不明；假使多頭政治可以產生完善的善的力量，也未始不是一個良善的政治。假使多頭政治是一個良善的政治，我們仍然不應該張冠李戴，以為多頭政治即是民主政治。我斬釘截鐵的說一句：假使各黨各派聯合起來組織一個政府，雖然各黨各派打的口號是民主政治，實際上是一個多頭政治。

## 第五節 共產主義是一個有投納體的政治主義

## 第一目 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上的種種錯誤

一、一般人說：共產主義是一個經濟上制度的主義。即是說：經濟上有多少制度如私有制度，公有制度；共產主義是要把公有制度代替私有制度。實際上：這種制度本身是良善的，而人類制度進化的方向，站在經濟上說：也是朝着這樣的方向。私有制度所產生的私人恩仇及生產與消費的種種浪費不知若干。公有制度不獨可以免除私有制度裏面的弊病，而且使人類的生活合理化，每個人都會去爲着一點經濟的生活來犧牲他的全部生命，所以共產主義是良善的。我們在原理上應該絕對贊成，不僅是應該，且是人類心理共同要求趨向的方向。

二、不過就現在共產主義的理論說：它已經走入迷途，它不像自然科學一樣，把神秘的事實，屏棄於不可理解境地之外。它利用什麼唯物論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來作共產主義的理論之成立的基礎。實際的說：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唯物論，都不過是玄學中之一部份；其不可理解的地方，有時且超過如所謂神仙家所說的



理論。我們已經知道物理學家不用唯物論做基礎，爲什麼經濟學家要用唯物論做基礎？縱然經濟就是物，也不防來一個唯經濟論，何況物理學家所研究的是物，不用什麼唯物論。須知經濟不是物，假如是物，則自有物質以來便有經濟，然而這句話是顯然不通的。經濟是一件事，或一串事；而這一串事，只裝置之於人與人之間。許多人思想力薄弱，往往變成一個鄉下的婦人，以爲不加以神祕不可理解的東西在內，便不足以認爲某種主義是高深的學說。於是就將人類自身造出的事件與唯物論作爲醬醋的看法，烹在一起，使我們辨不出鹹的味道與酸的味道來；質言之，就共產主義的制度之理論說，是對的，就其理論的基礎說，是虛偽的，神祕的，荒謬的，不可理解的。

## 第二目 共產主義是一個投納體的政治主義

一、新經濟學家有一句不通的話，我在此處不能不糾正他。他說未來的世界，沒有政治，只有經濟。他把政治作爲強權的解釋：以爲政治者強權也。這顯然只是

就政治作用上說，不是解釋政治的本身。這就是說：他只看見政治的用，並沒有看見政治的體，又何況政治不是一種單純的惡。假如政治的用，沒有善的意義在內，那自有文化以來，便無政治。我在這理得到一個結論，與一般經濟學家相反：未來的世界只有政治而無經濟，請深言之。

二、經濟一名詞在私有制度之內，尙容易看出他本身的現象。我作我的工，我吃我的飯，以我所有易彼所有，凡此種種，是私人的經濟行爲；而這種經濟行爲，不是道德行爲，法律行爲，政治行爲。我們可以將政治行爲，道德行爲，法律行爲，附在經濟行爲上。比如說：見利思義，這便是把道德行爲附在經濟行爲上。經濟行爲是一個幹，而如此道德行爲，政治行爲，是後加上去的。我們不能說：在政府裏面的公務人員，他純粹是一種經濟行爲。也許可以說：在私有經濟制度之下，他將利用政治行爲以達到經濟行爲。實際上有人做了部長，他還想做總統，論到他的經濟生活，也許部長高過於總統。何以做了部長，還想做總統？那純粹是一種權力

慾望。凡政府的公務人員，政府叫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做出的成績，也須交於政府，政府所報酬他們的是一種俸祿，與一種名位。在這個意義裏面：一般做政治運動者，沒有純粹的政治行爲，却是將經濟行爲納於政治行爲中，不是政治行爲包括在經濟行爲裏面。假使我們將私有制度推翻，一個國家內之人民都在政府支配之下，政府叫他們幹什麼，他們就幹什麼，他們做出來的成績也得完全交予政府，政府給予他們多少俸祿，他們才能得多少俸祿，一個人經濟行爲按照如此意識而實現之，這就叫做政治行爲。在這個政治行爲裏面，幾乎經濟行爲全被消滅，只剩下一個政治的意義。故共產主義的企圖，是將私有的經濟行爲投之於政治行爲中。使私有的經濟行爲變成普遍政治行爲。於是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共產主義裏面，就只看見政治，而不看見經濟，要說是看見經濟，那只是納入政治裏面的經濟，已與政治結合爲一。因此凡無政治意識的國民，不能實行共產主義。東西幾千年的歷史，都不能實行共產主義，夫豈無故？中國歷史上有一部份帝王，想實行共產主義，然

皆失敗。可想見若是人民沒有政治意識，不從事於自立的選舉的政治，則共產主義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縱要實現也不能徹底。比如蘇俄就是一個例，它爲什麼要實行新經濟政策，反由共產主義退化到類似的資本主義？這也不能去責罵蘇俄的政治領袖。在人民的政治意識尙未提高時，誰被誰操縱，誰操縱誰，成爲普遍的事實，自然不能絕對的實行共產主義；就因爲共產主義的本身是一種有內容的政治主義，不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主義。比如說：民主政治是一個純粹的政治主義，而共產主義則是將經濟投之於政治裏面，就叫做有條件的政治主義。由此我們便可以明白：純粹的政治主義，與有條件的政治主義，是兩個意義的名稱。民主主義是純粹的政治主義，共產主義是有內容或有條件的，或投納體的政治主義。

### 第三目 中國可否實行共產主義？

一、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有一部人以爲我們要實行共產，才可以達到中國問題之解決，於是構成實際的軍事行動。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黨仍然堅持他們的主張

，所以仍然造成一個內亂的局面。直到近年以來，共產黨放棄他們的主張，在一個統一局面之下，就形成今日中國抗日的集團，這是天降福於中國，我們應該謝謝天。同時我向共產主義者致敬。

二、但今尚有多少人，以為中國內部政治實際改革，必須在經濟制度上，這雖是一些私人的意見，然而這意見很不合理，足可為禍於將來，我不能不撥正之。我們既明白共產主義是一種有內容的政治主義，則應該知道，有內容的政治主義與純粹的政治主義，有難有易。純粹的政治主義辦得到，不見得有內容的政治主義辦得到，何況純粹的政治主義尙辦不到。封建政治，專制政治，民主政治，都是純粹政治的形式，幾千年來人類政治的生活，都是從事於純粹政治問題之改革。由家長政治進化至酋長政治，由酋長政治進化至於封建政治，由封建政治進化至於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這都是在純粹的政治路綫上走。歐洲民族，因為文化的發建和教育的進步，純粹的政治上的問題的解決，即告段落；然而他們尙沒有將投納體的政治形

式，與所謂共產主義，加以實現。這就是他們的國家，還沒有進化到那個地步。姑不論其原因是如何；然而他們若實行共產主義，只是如反掌之勢。假如我們這樣說：世界上無殖民地之爭奪，他們的共產主義早已實行。而在法蘭西工團主義者，曾看到這個意義；却努力從事於教育運動的實現。他們以為教育程度提到最高時，一切社會制度之合理改革，轉瞬之間，就可成功。即是說：易現出有投納體的政治主義。

三、中國是一個什麼國家？純粹的政治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這就是說：由專制政治到民主政治，還沒有走到。假使我們要來實行共產主義，是不管將兩種困難加在中國人民的身上：第一：人民不知道選舉，純粹的政治尙沒有解決；第二：我們又將幾千年來的經濟習慣制度，插到政治裏面去；假如政治發生了問題，我們的日常生活，都要發生問題，又要請美國人英國人用人道主義的概念，捐錢來拯災，這是一個何等悲慘之事。共產主義是一個有內容的政治行為，中國人民就對無內容

的政治行爲，尙且不能達到解決之境，怎樣能將一個有內容的政治行爲，加在中國人民的身上？比如繪畫一般，我們的初稿還沒打好，就要去加上顏色，這也未免性急了。性急固不要緊，因爲性急而使我們亂到不可思議，吃到不少的虧，那我們真不值得！如果我們是這樣好高騖遠的話，將爲我們的內心所指責。假使三十年前的立憲成功，中國今日也不至吃日本的虧。三十年來沒有內亂，跟着世界進化，不能引起日本人吞滅中國的野心。當然，民憲政治之價值，高於君憲政治。若是民主談不到，那不過是將我們的政局造成漢末唐末明末之各種瓜分割據的情況，比較王朝時代還不如。我們又何必自欺欺人，要採取一個較高的政治形式，夫然後我們的民族才能算一個進步的民族。這段意思，著者對於民治主義的最初應用，尙有徵詞，何況是一個有內容的有條件的政治形式？眼高手低是中國人一句俗話，眼高而手低，不容易有最貴重的出品。中國的學生界和思想界，就犯着眼高手低的弊病。我們所看見的民主政治，何嘗不是書本上的美滿的圖畫；實行起來，又何嘗不是一部周

末漢末唐末的紛亂圖畫的續演？因此，我們嚴格的研究下列的主張：第一共產主義是一種有內容有條件的政治形式；第二：民治主義沒有相當成功之時，共產主義，絕不能實現；第三：在國際侵略情形之下，只有造成國內的團結，不能引起階級鬥爭的仇恨；第四：在共產主義者多數努力之下，未始不可將中國經濟制度加以變更，然而只能變成蘇俄一般，在大戰告終之期，還要世界人去拯災；第五：我們知道共產主義是一個高貴的理想。我們要認識：共產主義是一種政治的行爲，而不是一種經濟的行爲；共產主義不是純粹經濟的主義，而是一種有投納體的政治主義；再進一步言：共產主義是將經濟納之於政治之中，先要解決純粹的政治問題，然後才能談到此事。

## 第六節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民治主義

### 第一目 誤解說略

一、法西斯主義爲世人所咀咒的一種政治上的主義。多少人以爲相信此主義即



是落伍，亦有人以爲信此主義者只不過是一種橫蠻的強盜野獸，幾乎不算是人類。澈底的說：法西斯主義，是民主主義的反面，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絕不相容，有此無彼，有彼無此。不是相當的相反，而是絕對的相反，這是世人一般看法。由上述的理由，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結論：法西斯主義，在道德上是野獸性的主義；第二結論：法西斯主義是與民主主義極端相反的一種主義。我們愛好民主主義，我們就得反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如果是人道，則法西斯主義，便是獸道。同時，就共產主義者的看法，以爲法西斯主義是一種資本主義之保護主義。法西斯主義，是絕對保護資本主義者；故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反。凡共產主義者必反法西斯主義，就是因爲共產主義，要推翻資本主義。於是，我們又得出第三結論：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保護主義。

二、其實這些解說，錯誤到不可言說，我們不可不有以糾正之。從道德上來批評政治的主義，不是純粹政治學，乃是道德的政治學，或是政治道德學。五千年來

中國的政治，是一串事實，而五千年來學者對於一切的政治實踐者的批判，咸以道德爲其規矩準繩。譬如說：某也有德，某也無德，某也堯舜，某也桀紂，某也忠，某也好，凡此種種，無不是一個道德看法。進化到今天，我們再不應有以善批真的錯誤。因爲政治實踐與道德實踐，毫不相干，我們要將政治實踐與道德實踐絕對分離。在專制時代內，當然我們還離不了將道德實踐，納之於政治實踐中，或是將政治實踐，納之於道德實踐中。若我們就政治而言政治，我們就要充分的去除道德意味，去研究某種政體之所以形成，及我們形成如此政體之一種行動。所以著者根據此意義，就根本的反對什麼叫做人道主義，因爲這是充分的含着道德意味。我們不是反對道德，乃是要將道德實踐從政治實踐裏面，分開出來；甲爲甲，乙爲乙，彼此不相干，夫然後才能够覓出政治實踐之真面目。如果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惡獸主義，那我們只是以道德的頭腦，來批判政治主義，這是以善來說真，而不是研究真之所以爲真。

三、我們已經明白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惡獸，是由道德概念上所產生出來的一種絕對的錯誤概念，我們應該去除了。同時，我們在此處要撥正一個概念，要撥正一個另外的概念，那便是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之保護主義，來維持私有制度。實際上維持私有制度者，不只是法西斯主義。若是我們進一步考察，共產主義之中心理論，是在一切大企業收歸國有，根本以國家力量來發揮之，分配之。若以此義觀察所謂法西斯主義之經濟政策，則往往有相同之點。法西斯主義在使國家權力提高，達於極點，凡於國家權利有害之大企業如私有制度，亦將漸漸的集中，由國家管理。這個傾向，我們在別個國家看得出來。雖然他不是用共產主義的方法，然而他所實行的種種政策，在一定的時期內，大企業之歸於國營，則是毫無問題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政策，大有相同之點。我們不能說：法西斯主義是一個純粹的私有制度的保護主義。

四、上面所述的兩個理由，只是說法西斯主義所生出來的作用，一是在道德上

的作用，一是經濟上的作用。在道德上的作用，所以看出他是一個野獸主義，乃是因爲他顯明的表示着一種侵略的姿態；並不是國家內的人民，國家內之點子與點子之間有侵略的行爲，乃是利用此國之國力對於彼國有侵略的行爲。於是我們可以這樣說：法西斯主義用之於內是王道，用之於外是霸道。實際上，國際間在任何歷史上就未停止過戰爭，戰爭的意義，乃是象徵着霸道。古時無所謂法西斯一名詞，而古時的國際戰爭的次數比較今日多，我們就沒有法子解釋，難道三十年前的國際戰爭，就不是法西斯？可想見法西斯主義與侵略主義，不能作二而一的解釋。即是說：法西斯主義，可以是侵略主義，而侵略主義，不見得即是法西斯主義。任何王者，不見得他沒有侵略行爲，然而我們不能說，王道含有法西斯主義的意味。所以用道德的概念來觀察法西斯主義是一個極端的錯誤。同時，以爲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保護主義，亦是一種錯誤。這兩個概念，我們必須要去掉，夫然後才能使我們認識法西斯之所以爲法西斯。德國人難道是野蠻民族？我們却又解釋，這個國家

的文化高於蘇俄，就是說：德國人與意國人只有比蘇俄的人民來得文明。然而一般論調以爲蘇俄是文明人，德意民族是野蠻人，這豈不是一個疑謎？著者不是替德意的國際侵略行爲，來作辯護，著者只是把道德分開，不必將法西斯主義作一個無理性的看法。我們還要留神舉世之人皆咀咒法西斯，而德國人與意大利人皆擁護法西斯，在這裏面，看見擁護與咀咒的情狀。謂其爲絕對的惡，何以德意人民擁護之，否則只能證明希特勒是上帝的代表，才能解釋何以能變成德國的元首之疑謎。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具有何等理性的成分呀！他們理性的發展，雖不說在英法之上，但必不在其下，怎能讓一個人來提倡一個中國人所想像的至可咒咀之主義，而發生執政的效力！

## 第二目 法西斯主義是民主主義之一種

一、這一個標題，很爲一般人所奇怪的，若不仔細將本文加以研究，則未有不目著者標出此題，含有荒唐意味，著者敢在此處大膽的說，誰都沒有這能力說著者

含有荒唐意味，誰說就是誰自己糊塗。著者的言說，是何等的明瞭，故在舉世咀咒之下，敢來作真理之嘗試。如果我們一方面認為德國人在文化上是進步的，他方面認為他的政治生活是退化的，我們自己不會認為這是一個神秘的說法嗎？再也不將此問題作一個深刻的考慮嗎？老實說：他們的政治生活，是絕對進步的，正與世人的意見相反。

二、希特勒是怎樣做的元首？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人，發揮一種政策，許多人相信了，他就組織了一個黨，由黨派人到四處發揮他的意思，得到成千成萬的人民的信仰。他無一兵無一錢，憑着他的理性發揮，得到千萬以上人的信仰，以一千萬以上的選舉票，來把握德國的實際政權，這不叫做民主主義，還叫做什麼主義？他所以得到如此主權，是純粹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用兵對兵將對將的方法。如果說：希特勒是明太祖漢高祖，那是侮辱了德國民族；德國人是具有何等的知識，他們還容許這樣不合理的行為嗎？所謂民治者，即是主權在民；所謂主權在民者，乃是

行政首領爲人民的代表，以選舉姿式出之。就莫索里尼論，雖然首先用兵打入羅馬，然而也需要得到一般的選舉票，夫然後能把持其政權。莫索里尼不是用一個凱撒的方法來握意大利的政權，是純粹用近代式的方法，成爲意國的首領。由此可知莫索里尼與希特勒不是什麼漢高祖，明太祖，凱撒，拿破崙，他們是由民衆選出來的民主首領。這並不是說他們的先天智慧高，乃是時代上點子有進化，人民都不能如原始的一般無政治自覺與不負責的實踐。

三、於是有多少人說：他們所以握到政權，均爲賄選，這是一句何等自欺欺人的侮辱的話。試問一個直接選舉，在人民的知識程度都達到近代水準之時，數目在千萬以上，賄選如何成？賄選有賄選的憑藉，間接選舉，可以賄選，直接選舉，則根本沒有賄選的憑藉，千萬人以上安得一一而賄賂之？如果德國人的知識，如同豬一般，那可任我們侮辱他；倘批判此主義爲思想落伍，則我們學者尙在他們知識之下；則他們將報之以微笑：蠢哉，爾等何能批判我們！爾等之知識何其薄弱！見解

何其狹小！我們敢說一句，別說是德國和意國，無從賄選；美國和英法諸國，皆無從賄選。說他賄選，皆是道聽途說，這種人沒有判斷理性，只是一個愚笨的批判者。我們不能以為中國有賄選的事實，而以為先進民族亦有。以無知的思維推度有知的實踐，必不能有真理的價值。總之希特勒與莫索里尼之握有主權，絕不是因賄選而成。

四、著者將另有一種著作，題名論法西斯主義，透徹的說明法西斯主義是什麼。著者不是在提倡法西斯主義，著者只是在指明真之所以為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非真概念，必須一筆打倒，才能使我們在錯誤世界中，自拔出來。一個國家用民主政體，可以有種種不同方式，即是說：有甲式，有乙式，有丙式，有丁式。甲式乙式丙式丁式等，不過是民主體之分類，而不能與民主體相對待而立。法西斯主義，既不能由凱撒式的方法來握得政權，只能由直接的選舉，來表現一個國家的意志的一致，這是一個充分的民治，沒有半點非民治的意義存在。由此我們便可以看



出：凡不是經過選舉的方式而成的一人獨裁，那是假的法西斯主義，只能說是類似的法西斯主義，而不是純粹的法西斯主義。我們又要明白，此既非彼，何能說此就是彼？用漢高明太的方式，來取得政權，只是一個歷史路綫的政治，不是一個近代路綫的政治。不獨不是民主主義，亦且不是法西斯主義。如果我們明白這一點，則知道法西斯主義只是一個政體，他本身不含有道德意味，他本身自成一個體系。他本身的體，就其本國的人民論，自可以獲得福利；假定得不到福利，爲什麼可以實行此主義？這就是著者的「獨裁民主論」的解釋。

### 第三目 中國是不是有法西斯主義

一、法西斯主義一個名詞，在中國政治上，幾乎成爲一個流行名稱，以爲中國政治裏面，有一種法西斯主義存在；這是極端的錯誤。姑不論中國政治者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企圖，來模倣如此主義。卽算模倣，在中國並不能成功。這個原故，不難說明，就因爲中國尙沒有完成民治條件；就因爲中國的人民，只知道所謂舉，不

知道所謂選。單純有一種意志，而無理智，則如此的意志，就不算理性中的意志。因爲他可以隨着人家操縱，東則東之，西則西之，南則南之，北則北之；上則上之，下則下之；唯唯否否，是是非非，黑黑白白，自己根本就沒有一個先決的意志在內，故不能叫做選。假使有如此一個國家領袖棄了權，叫人民選舉，則其結果，只是黑漆一團。故在中國的人民的知識條件上，根本不能有所謂民主主義，及法西斯主義。在教育普及之後，自能談民主，而在教育未普及之前，却不能如此說。

二、所以中國的民主，只能辦間接選舉。所謂間接選舉，是由人民選舉一般代表，再由代表去選舉代表，又由代表之代表選舉代表，層層節節的選出來。若人民選舉代表，因爲人民沒有自身的意志，有意志也不是一種理性意志，有時選，有時棄權，就是選，也說不出一個理由來。我們把這一層叫做A層。這個A層，不能成立。由代表選舉代表，叫做B層。由代表之代表再選舉代表，叫做C層。C層的賄選來得易，B層的賄選來得較難，A層就根本不能賄選。中國建築在這ABC諸層

之寶塔上，於是一方面成功了賄選，他方面却又是無所謂選；試問這樣的結果，叫做民主主義，還是叫做多頭政治？我們徹底的說：只是多頭政治，絕不是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建築在直接選舉的意義上，中國人辦不到，至少現在的中國人辦不到。我們應該說：法西斯主義，縱是一個善的名稱，我們也不應該說中國人能辦得到法西斯主義；因為這不是中國統治者有才與無才的問題，這純粹是受着這一個政體本身上的限制；那便是A層的直接選舉的條件辦不到，任何法西斯主義，是不能成功的。

三、因此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看法，純粹是一個歷史的路綫。只有少數人在都市上，讀着西洋書本，來做西洋書本的代表，或是做盧梭的代表，大聲疾呼，我們必要實行民主主義。但我們應明白這般人所說的：不是中國人民的代表，是盧梭等的代表。而我們錯了觀點，以為言民主主義者是中國人，說的是中國話，當然是中國人民的代表；那裏知道他們是盧梭等的代表。中國人民實不需要我們的代言者，

說盧梭的話。故我們主張民治主義，謂主張者是代表盧梭的意志則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志則大不可；代表盧梭來替中國人打抱不平則可，謂他們即是人民的化身則不可。中國根本沒有民主政治的事實，何來的法西斯主義？所以中國政治，只是一個歷史的路綫的伸長，而如此的歷史路綫，不能由統治者用某種力量自拔出來，即刻造成現代的政治局面。不信且看二十年來的中國局面，內亂蠶起，和漢末唐末明末羣雄割據之情態，又有何異？

## 第七節 國力的產生乃政力的推動

### 第一目 國力與政力的解釋

一、國力與政力兩個名詞：國力是代表國家的力量，政力是代表政府的力量，亦即是政治的力量。許多人以為政府就是國家，國家就是政府，這是一種嚴格的錯誤。國家是國家，政府是政府，國家不能代表政府，政府不能代表國家，這是兩個體，不是一個體。須要一個國家有某種力量，必須有一種政力，沒有政力，國家的

力，斷不能表現；縱有表現，亦只是鬆懈的表現。

二、文化的力，經濟的力，法律的力，社會的力，宗教的力，政治的力及這一個國內所有的層圈所表現的力的組合，就叫做國力。政力者，只是指明政治的力。譬如說：中國打不勝日本，乃是日本的國力勝於中國。歐美諸強國所以為強國，就因為他們有一種充分的國力，而中國所以是弱國，乃以中國無國力故。

三、我們在此處須分別國力之發揮，不必一定與政力聯合在一起；沒有政力，不見得毫無國力。一八七〇年以前的德意志，是一個沒有統一的國家；就政治論，他還是一個封建意味，可以說：日耳曼民族就沒有表現過政力。但是因為他們的文  
化十分發達，因此在經濟上，法律上，道德上，宗教上都有種種力的表現。這就是說，一八七〇年以前的日耳曼民族沒有政力，却有國力，但因缺乏政力，所以他們不能與英法民族向世界各處爭取殖民地。不過他們的政力一經發揮，必立時變成強國。這就是說：他的國力，只損失一隅，而這一隅，就是所謂政力；政力既經補充

，則如此國家就要變成一個猛虎的姿態。故有多少國家，當其國家未統一之前，其文化發達，我們亦不可忽視。中國民族之所以歷次被匈奴鮮卑羯羌氏等異族所征服，而反可以滅亡他們，使中華民族偉大起來者，這就是國力戰勝他們的政力的註解與例子。

四、中國是何等可悲的國家，就今日的事實論，既無國力，又無政力。所謂無政力，是政治尙沒有成功一個體。所謂無國力，是國家內的各部門都發生病態。在這意義上，我們認爲是一件很苦的事。故當未與日本交戰之時，我們就有一個亡國的概念；那便是說：不戰也是亡，戰也是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一戰，此焦土政策所由來也。國力與政力因爲是兩件事，所以我們要來充實他們，就比較麻煩；就是說：我們須有兩種努力：一種努力是國力的充實；一種努力則是在政力的充實。而這兩個名詞幾乎又是循環的，或是因果的；比如說：沒有政力不能造國力。一般人的論點，都集中在這點上，於是凡爲中國人，都要求政力的問題的解決。卽是說

：政治問題不解決，則國力問題無從談起；比如說：經濟不能發達，文化不能提高，法律不能生效，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如果抽象的說起來，貧弱愚私四個字，沒有一個字可以把他斷開，這是一件何等可惱的事實。

## 第二目 中國人之注意點的錯誤

一、如果在長的時間內，沒有外國的壓迫，我們不必立時須要有一種國力的表現。現在日本壓迫得我們如此利害，世界風雲轉變得如此奇特和危險，我們必須有一種國力以應付之。假使沒有國力的話，就不能賴自力更生以救之，於是一般人就注意到國力問題。就目前論：大多數人就以為中國沒有堅甲利兵；實際上，堅甲利兵是經濟的一個部門，經濟不發達，堅甲利兵是無由充實。而經濟的發達，又在社會的安定，與國際的經濟侵略之割據，這又牽涉到政治問題上。循環論的解決法，本有多種法子。從甲點可以砍斷，從乙點可以砍斷，從丙點可以砍斷：只要是循環論上的點子都可以為砍斷的起點。目前我們要來解決循環論，則大都集中在政治上

。這就是說：中國政治有辦法：一切都有辦法，否則無辦法。因為從這裏解決，則問題解決快，若我們從教育問題解決，則時間須要長；這就是說：文化的提高，乃是百年事業，不能用此方法來應付目前的難局，所以大家集中於政治問題的解決的觀點，並不算是錯誤。但在此論中，有一個嚴重的錯誤在，那就是許多人以為國策的討論，即是政力的討論。比如：如何改良中國政治？如何改良中國軍隊？如何訓練民衆？如何製造槍砲？如何發行公債？如何發行救國公債？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凡此皆為分枝的國策與技術。而國策不是國力的表現；如此的國策，須要一種政力以推動之。我們不欲解決政治問題則已，如欲解決政治問題，絕不能只從國策上着手即算了事。

二、一般人以為政府所行的政策，有善與不善，甚且說：不善者多，善者少；或者說，甲不善，乙不善，丙不善，丁不善。或者說A稍善，B較善，C更好；因為如此的批判，便得出一個最大的結論：那便是政府所行的策畧，好的少，壞的多



。如是我們便要推翻政府，來建立一個較良的政府。這些觀念之所由來，都是由於國策上發生的。國策無所謂好壞；只要行得通，任何策都有結果。沒有結果的策略，至好之策略即爲至壞之策略。一般人的錯誤，就在把國策看成政體，以爲國策即政體，政體即國策。實際上，我們今日如果不欲解決這問題則已，如欲解決之，必需造成政力。造政力難，行政策易。有了力，不怕沒有策；有了力，夫然後可以推行策；沒有力，千策萬策，亦不能實行。所以我們對於策上，不必多加討論，我們應對於政府的力的構成，加以深切注意。即是說：我們的行爲應該純粹納之於政府的力的創造中。如何構成政府的力，今日尙沒有多少人來討論；縱要討論，也不能得出結論；縱有結論，又爲人事利害所牽制。比如說：擁護領袖是目前的一個政力的最好表現，因爲領袖有力，就可以推動一切，領袖能代表政力。而領袖不是一個上帝，不能有先在的力，我們信仰領袖爲上帝，則領袖就產生偉力。自抗戰發生以後，國內的團結，一天一天來得堅強，所以才產生這一點力量。德國人看到此種妙

處，所以他們人民對於政策，不多加討論，他們只求在一個力的形成，那一個力，便是由於迷信希特勒而產生的合力之整體。有些德國人在街上說：我不用希特勒一文錢，我也不是他的黨員，爲着要產生獨一政府的力，我們擁護希特勒；誰反對他，我罵誰，我打誰，打了之後，我還願意去吃官司。前幾年德國人民的巷戰，就充分表現出此類似瘋狂而是有絕對理性的成分的行爲。德國人是何等的高明呀！他們能够看到有力的政治，只在力的造成，而不在策的討論。

三、中國人則不同，不去從事力的造成，只從事於策的批判。某策不善，某策較善，某人不好，某人太好。如此種種，既不是根據理性來批判，只是根據善惡來批判。而善惡又是一個道德標準，在道德的標準上又雜着感情的偏私，如此如此，就形成思想界之龐雜情態，造不出一個唯一的政治行爲的中心。我們如此想，他們如彼想，如此如彼，就構成今日複雜的政局，政力怎麼能由此產生？政力既不能產生，又怎樣去在剎那間產生國力？如此錯誤的論說與觀點，我們不能不有以糾正之

。希望國人改去這一個錯誤，注重政力的產生，休談國力的培養；將我們的行動集中一點，就不怕我們不能變成老虎，變成上帝。

## 第八節 政治機構的革新是否即政力的增漲

### 第一目 陳公博先生及其他學者的見解

一、我們前已討論國力與政力的分別，同時且言政力只是國力中之一部份。而國力中之各部份，在某一緊急之時，需用政力之推動，才可以收到急效。至於政力與國策，那更不能相提並論。各種事業之發展，固無不有一種策，但國策是一種計畫，故不應視國策的討論，即為政力的形成。這一點明白之後，我們還有一個錯誤需要去掉，那便是政府機構的改良，即是政治有出路之結論。

二、我記得我會經讀過陳公博先生一書，書名我却忘記了，從頭至尾我都看過。書中的大意，是他幾年從政經驗的敘述，從他經驗上得到種種教訓，那便是行政

機構之不靈敏。因此，政治不能上軌道，這部份辦不好，那部份亦辦不好。不只是  
一部份的事，要將整個行政所包括之各部，從財政方面說應該有一個整個國策。我  
記得從前有一位朋友說過，實業部有一個什麼畜牧場，每月的經費不過二千餘元，  
則何足以談到畜牧之試驗。他的意思感覺行政機構之不靈敏，任何部份的事都不能  
有十分合理的發達；關於這一點，我對於陳先生深表同情，所不同者是另一點。就  
是說：政府機構上如果改革靈敏些，便是政治有清明之日。

三、今日一般人以為政府機構不良，即為政治清明之唯一障礙。抱此見解者不  
在少數。我不是說一切的機關，這裏設一個，那裏設一個，機關重重，却辦的一樣  
事；如此等類的機關，不應該並合起來。我不是說：各省之主席，不應該改為省長  
制；我更不是說：多少為行政院所理轄範圍內的事，不應該為軍事委員會所統屬，  
因為此為至愚之論，今請撥正之。

四、機構改革，只是政力之一助，第一，我們今天應該認識明白：今日中國的

政治，就政府說：是兩件事合攏起來的。一為政府的型，一為歷史路線的領袖；沒有領袖，就會沒有政府。這就是說：中國的政府不是按政府以投人，如西洋民主國家，人民選舉的辦法一樣。乃是依着領袖，今日中國政府，乃是依靠人以造政府。多少朋友對我說：「假如沒有蔣先生，便沒有南京政府。」那真是一句至理之話。我固不能說：蔣先生不是由於今日多少南京政府的職員助力而成，我們乃是說：沒有如此領袖，便不會運用不統一的人心，為某一事努力，因而造成我們領袖所代表的力量。這意思就是說：南京政府如沒有我們的領袖，便立時趨於崩潰。這崩潰裏面：或是各省宣佈獨立，或是各軍長互派代表使行委員制，或在某處擁護某一人，則這個政府就會變成福朗特夫的政府，或如從前北京政府，也許說：根本不能叫做政府。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的說，今日政治的力量即我們領袖的力量。我們領袖有力，政府亦有力。政府隨着領袖脚跟走，這並不是領袖挑着政府走；乃是政府離開了領袖的足，自己便不能存在。在一個歷史路線的政治中，處處是這個道理；否則

我們已造成英美德法的民主政體。我們不是不想，但是想不到，正如同小孩想吃糖，但知糖好吃，却不知如何造；知道造，却沒這個力量來造。比如說：人民棄一票選舉之權，我沒法子叫他們不棄，誰能辦得到，誰就是天神。

第二、照上面所說，我所以感謝我們的領袖，是因爲沒有他，就沒有政府。這不是我故意侮辱中國人，中國少數人儘管有智慧，不管他是世界第一流學者，可是他縱去投一票，只能代表一票，不能代表四萬萬五千萬點子的票。我假使如此說：中國人民有千萬人以上相信我們的領袖，或不相信而另外相信一個領袖，則如此領袖必得千萬人以上之合力。他得到如此合力，不是希特拉也是希特拉，不是摩索理尼也是摩索理尼：他可以製造風雲，他可以變化宇宙。有若干萬人相信甘地，甘地就有力量。但他照在相片上，顯係是一個可怕的獨一無二的弱者。明白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政府力量的產生，乃是領袖力量的表現。領袖有力量，政府亦有力量；領袖無力量，政府亦無力量。如果說政府有力量，領袖才有力量，則如此政府必是

國內人民心中之理性格子之產品；但今日之中國尙不能辦到。

第三、我們試從政府機構的改革一事來說：何以政府機構竟是無力的組織？那我們要說：這是領袖力量的薄弱，因為領袖無力如此改革。需知道一個政府結構中之各種點子所以站得住，都有他自己的一種力量支住在那裏。假使要改革機構的話，如此的力量就是一個障礙，人民都不能了解他。領袖了解他，要掃除之，就得發生政治上小變大變。如果我們以為政府的機構中有某種不善的結構，因而對於我們的領袖亦懷着不善的念頭，以為他不善，所以不去改革，那就發生一個可怕的誤會；這個誤會便是無知的誤會。一個病人擔不起一百斤的重擔，我們去咒咀這個病人，這不是無知的誤會還是什麼？我們只有憐恤這個病人或同情於這個病人，使他休養，恢復他的力量，等到他有力量時，那一百斤重擔，便擔起來毫不會力；既不損壞他的身體，而事情又可辦成。今日中國則不然，我們領袖所代表的合力，尙不如希特拉所代表的合力。假使我們以為我們的領袖不如希特拉之智慧，那又是一個何

等可恥的無知。我們的領袖何不幸生在中國？希特拉何幸生在德國？假使希特拉移到中國來，利用他那嘴在街頭巷口大胆的發表他有力的政見，一樣會無人信仰他；沒有人信仰他，他還造得成什麼合力。他造不成合力，還能有他這樣老虎一般的威風，動一下就能使世界變色？我相信讀者能有判斷，必能得出與著者一樣的結論。

第四、我們不能使政府的機構合理化，並不是我們沒有這種知識，因為合理化的組織只是技術。所以不能謂合理化的組織，是在認識的配合上；而各種認識的配合，有時是根據各種點子在歷史路線社會中的一種歷史力量。假使我們知道此理，則不難視 蔣先生真爲我們的唯一領袖；假使我們知道 蔣先生是唯一領袖時，則我們就應該使他變成今日之總統，總理國內之一切策略。假使說：今日我們在軍事上失敗，我們就以爲是領袖的失敗，就以爲是過去政治的失敗，就求他讓出政權來，每人分一部份，則這樣的政治機構，就不會有良好之一日。即是更不會有合理之一日。那便是政還政，軍還軍，政不能干涉軍，軍不能干涉政，變成兩個體系的存



在，就不是一個體系存在。一個國家只是一個體系，政府也只能是一個體。軍政分開，便是兩個體。兩個體裏面，必有矛盾；矛盾發生後，便是紛糾，紛糾到利害便是崩潰。無敵人侵畧時，到不要緊，倘在如此緊張局面之下，則我們就發生了大災大難。必構成兩種壓迫：一曰日本人的壓迫；一曰自身之兩個體系之矛盾的壓迫。陳公博先生從前以爲政治機構不靈敏，故發生多少困難，殊不知今日更將發生嚴重困難。乃是由於我們領袖力量之薄弱。我已說明領袖力量所以薄弱，只能證明中國人民無知。領袖不是上帝，領袖只是一個融化合力之代表，或是合力融化者。領袖力量愈趨薄弱，則政治機構愈不靈敏；縱然在性質上非常有理，但是死屍決不能走路，死屍何嘗沒有人的形式。根據這個理由，我反對：所謂政治機構的改革，即是現在的出路。若是改革形式，則力量倒因此形式的限制，有所分離，苟離力多於合力，也許整個的紛亂必因日本之侵畧力量減少而愈增加。所以不在危局期中暴露一種紛亂者，則亦是投鼠忌器的心理，任何人皆有這種理解。

## 第三章 出路之部

### 第一節 捉住三個有力的概念

#### 第一目 問題的中心即是治標中之治本與治本中的治標

一、我們的問題在那裏？誰都知道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怕亡國，亡了國，我們就要做亡國奴。四萬萬五千萬點子，都有救國的義務。所以救國不是問題，因為我們的行為毫無疑義，不能叫做問題。問者疑也，有疑之題，就叫做問題。我們的問題，是在於救國的方法。即是說：用那種方法才能救國。說到方法，不論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只有一個，那便是我們要造力。於是便由抗日的問題，又轉到造力的問題。如何造力？是不是一口氣可以將力造得出來？否則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造得出來？那個去造？從那裏造起？這些問題甚多，甲是如此說，乙是如此說，於

是便發出奇奇怪怪真偽偽的各種結論。

二、現在我們要將問題歸納起來；若不歸納，我們就不好如何做。我們的做法，祇能在一點上面，如果在兩點上面，我們的力就會分開。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有一個合力。現在我們要撥正兩個概念，此兩個概念的理論，已在前面說明之。第一，抗日不成問題。第二，造力不是問題。因為抗日與造力，人都不認為是問題，我們的問題，是在如何造力上。我們在第二章裏面，已經說明一切的策畧不能叫做力，亦不是造力的重心。誰不希望經濟發達？發財之事，誰不想做？政府沒有錢，難道政府不想發財？千做萬做，都不能發財，可想見從這個問題裏面，論來論去，都是空話。用各種方法，都發不了財，就是因為有一個嚴酷的條件在。而我們對於如此嚴酷條件的限制，不能超脫出來。則我們祇是空空的討論，將不容易見於事實，白費了我們的時間與精力，這才叫做冤枉。所以我們關於抗日問題，不必多加討論；關於所謂國策，亦不必多加討論。我們的問題，祇是在一點上，就是政府的力。

政府有力，什麼事情都辦得起來，否則針都拈不起。德國政府有力，所以他能驚動世界。中國政府無力，所以不獨不能抗日，亦將不能自存。早幾年，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出都門。那便是連針都拈不起，還談得什麼力！

三、本來抗戰循環論，是在任何點都能砍斷，假使中國文化程度很高，政府沒有力，我們也不要緊。未統一以前之德國，就是一個濃味的封建。然而不幸的很，中國民族文化的質與量，都在世界各文化民族之下，也許差一百年，也許差五百年。我們自己文化程度這般低下，我們只好互相埋怨。怨天尤人，不是好漢，要埋怨也只能埋怨我們的祖宗，即是說：咀咒德國人，咀咒日本人，不如咀咒我們自己的祖宗。誰叫我們不努力？難道上帝寫了一張佃約，說中國的疆土是被中國人永遠租下不成？須知這塊地皮，也祇是地球上的地皮，中國人租上五千年，日本人也可以租上五千年。要說這土地生來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那是不通之至。所以過去的士大夫，不去從事根本問題上下手，只恃正義以圖自存。遺留到我們現在，別說社會上

不能表現力，就是政治也受了牽連。這就是說：文化程度高者，其政治未有無力者。問題已經擺在我們的眼前，要從教育上文化上來砍斷，急性的人就會嫌遲。因為我們沒有那樣長的時間等我們的子孫來救國。所以問題集中在政治的力的造成一點上面。這就是說：中國的問題雖是整千整萬，但問題實在只是一個，那一個問題，只是政力而已，政力而已！故我們的行為只有集中在一點上：創造政力！創造政力！如果我們的政力造成，中國便有出路，政力不能造成，中國便無出路。這就是治標中的治本。因為我將中國的出路分為兩條：一是治標中的治本；一是治本中的治標。治標的治本是在政力的造成，治本的治標是在文化的提高。我們雙管齊下，不獨治標，而且治本。不獨治本，而且治標。所謂治標，必是治標中之治本。所謂治本，必是治本中的治標。或者一人同持兩種行為，或者分工合作，一部分持此，一部分持彼，皆無不可。總之所謂治標中的治本，是握住史綫政治論的關鍵；而治本中的治標，是握住國綫教育論的關鍵。故我們只有兩條出路，只有兩個實踐，其餘

一切，皆爲枝節之談，不必重視。

## 第二目 我們要去掉慈心的話

慈心的話，是婆婆媽媽的話，天地間就沒有慈心的人。那一個不吃牛肉，那一個不吃豬肉。生肺病的人，如何設法去殺肺蟲。就是和尚，他也要吃植物，難道肺蟲植物便沒有生命。我們不相信慈心的話，生物世界的生生滅滅，本來就是自然的現象，誰殺誰，誰被殺，都是爲着自身存在。多少弱者被強者殺了，並不見得強者有報應。弱者靈魂到上帝前面去呼冤，那也不過是說說而已，上帝才不理會這些事。上帝只是要造出一個美麗的世界，弱者對於美麗的世界有侮辱，殺弱者也許是上帝的初心。雖然著者不是上帝，不該代表上帝說這句話，但紅種人的絕滅，黑種人將近絕滅，又有何報應。白種人才不至於絕子滅孫。拿破崙時代，歐洲人不過二萬萬，現在則在五萬萬人以上。殺了弱者，他們的子孫反而繁盛，所以我們拿道德眼光去觀察國際，那只是書獃子的話。中國人作的文章，是給中國人看，中國人爲什

麼要喊起個個人都去罵敵人？報紙的目的，論文的目的，應該是在喊醒我們如何抗敵，不可祇是罵人。罵人的文章祇是給敵人看，但敵人並不讀我們的中文，這些論文就叫做白白的費紙。我們祇能自力更生，祇有自己的力才可以救國，誰幫助我們都是假的。愛吃羊肉的人，未有不見羊肉而流涎者。假使中國是一塊羊肉，日本人愛吃，英國人也愛吃；不過英國人在世界各處吃多了，想留下這塊羊肉，自己慢慢吃的。由於這意義，便發生英國人的正義。英國人說日本人侵略中國，說日本人是強暴野蠻的野獸，我們打他；這就叫做正義。我們再從正義上來演說這些理由，明理的人是不願意聽的。這祇不過是一擔廢話而已。所以我們要認清楚我們的問題，中國的唯一出路是自力，所謂自力者，是自己創造力量。

### 第三目 我們要去掉以中國人來替西洋人解決問題的愚妄心理

一、中國有兩種人，一是極舊者，一是極新者。極舊者有一種夢，極新者也有一種夢，反正都在做夢。我們必須喊醒夢，我們的行爲才能統一。極舊者的夢是在

大同主義，極新者的夢也是在大同主義。這兩種人，我們可以想像，如舊八股新八股一樣的鬧笑話。他們共同的錯誤，就是想以中國人來救世界人。我們知道，假如牛羊犬馬，看到人類廝殺不止，他便告訴人類：他要替人類解決廝殺問題，人類必對他說：笑話！你是牛羊犬馬，人類的事，你那能干涉得了！起碼人類便比你聰明。紅種人想企圖用他的方法來解決世界問題，我們也笑他如牛羊犬馬一般。而中國人來企圖解決世界問題，歐洲人豈有不笑話者？你們自己還是低能動物，列於文化之林，已經有誇大之性在；你們的農業工業還是原始狀態中，又怎麼能够格干涉現在世界文化已經達到某一階段的人類的廝殺事件？

二、舊者的意思，是含有慈悲的性質。世界總在廝殺，真是衆生蠢蠢，可憐可悲！我們要利用我們王道之說，公佈於世，去救歐洲人。所以他們說：「我們是佛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你們趕快去研究孔子學說與佛家學說。」那他們必會感激涕零；中國的確有法寶可以解決世界的廝殺。但若世界人如此反問我們：「如



何你們自己也在廝殺呀！既然孔說佛說不能把你們自己救出來，那又何能救世界呢？」這些話便使我們啞口無言，面紅耳赤。孔家佛家的學說，既然在中國不能靈，又安知在世界能靈？這樣可笑的錯誤概念，若不把他變更過來，祇能證明我們自己是低能動物。

三、極新者則以為世界人類在私有制度之中，遭受資本主義的壓迫；世界的人原無祖國，彼此在世界上好好的活下去，何必廝殺？使我們廝殺的是資本家，挑撥離間的是資本家，勒索榨取的是資本家。資本家是野獸，資本家是瘋狗。這樣一說，倒也動聽。然而這些話，祇能說在白種人的口中，不能說在黃種人的口中，尤其不能說在中國人的口中。須知歐洲人的生活，都在水平綫以上，每一工人的生活，不能在資本家之下，那一個工人不吃牛肉？那一個工人不穿嗶嘰衣，那一個工人不住洋房？在美國，那一個工人不坐汽車？難道資本家餐餐吃的是熊掌，所穿的嗶嘰比工人的好上萬倍？坐的不是汽車？住的不是洋房？我們敢說：西洋人的生活，

不論是資家本與勞動者，所過的都已經在水平綫以上。不過因為世界的不景氣，往往發生失業的問題。而他們也有種種法律保障，資本家與政府，都有接濟之法，在失業期內，他們仍然是吃牛肉，住洋房。若是他們看到中國的情形，四萬萬五千萬點子多半是一個月祇吃一次肉，穿的是大布，住的是茅房。小孩不念書，就去挑水砍柴，他們必說：「我們不與你們在一起。」設使聯合的話，他們便要分一半衣分一半牛肉給我們，那西洋人便是慈悲者，便是真正的釋伽牟尼。然而不然，世界上決沒有這樣的事，我們過好日子，必須要分一半給別人，使我們不過好日子，那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問題並不複雜，其理由亦甚簡單。我們從這裏面，便可以看出工人無祖國的錯誤。老實說：花一塊錢，買我這條命，誰都不願說這句話。如果是一個無知者，拿五塊錢也能買到命；這樣的例子，在上海便可以找得出來。但在歐洲則絕對找不出，他們都有知識，他們都珍視他們自己的生命。整千整萬的德國人與法國人到火綫上去死，說是資本家拿錢買他們去當兵，這是何等侮辱的話！他們却在

火綫中讀尼采的哲學，費希特的哲學，這些哲人告訴他們：「你死吧！爲着你的祖國而死吧！那是一件多麼榮耀的事！」凡人就是生活於誇大狂中，爲着誇大狂，可以犧牲性命。兩個人打一架，死了人打官司，處死刑，這是爲了什麼事情？大家說：爲着爭一口氣。德意的民族，是世界上唯一高等的民族；這是德國哲人教訓，意大利哲人的教訓。一個人做了宰相，還想做皇帝，不是宰相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乃一個權力之誇大。過去的中國皇帝，祇要安南皇帝，朝鮮皇帝進貢稱臣，就不去打他。或者打了他，祇要他進貢稱臣，也就算了。那還不是誇大狂的表現？我們說：人類的死亡，一定是爲着經濟，那便是我們的錯誤。固然爲經濟而死的是一部分人，但一部分人却是爲誇大狂而死。如德意高等民族，其人民之死亡的因素，即是由於誇大所致。所以提倡愛國主義，也不過是用以做提高民族誇大性的一個幌子；用這個幌子來充實誇大性，使一切士兵視死如歸而已。那能用錢來買人家的性命？有之，也不過下等民族所謂爲食亡者是矣。人爲財死，只能用到低等民族上面

，有誇大性的人，是看不起的。明白這個理由，我們又可以知道國際陣綫的成因，亦多半是在民族誇大狂的漩渦中。要用中國人的力量來救世界，說是中國共了產，可以做世界革命的起點，那豈不是一句夢話？如果否認誇大狂這個因素，我們就要發生下列的事實：某甲相信唯物史觀，我罵他：你糊塗！你混蛋！物怎麼是經濟？經濟我們不可翻譯曰物，你真是不通，你沒有腦筋！某甲必會打我一拳，何以故？他受不住如此的侮辱。我與某甲并無經濟關係，也不是某甲因為我的話就推翻了。他的理由，他祇是生活於誇大狂裏面，不甘受如此的侮辱而已。所以我們不要說：中國的共產革命，是世界革命的起點，這祇是至愚者所生出來的至愚之希望。

#### 第四目 總結

將上面三個概念總括起來，我們便可以得出下列之意義：第一，治本與治標是兩條路。治標中的治本與治本中的治標，是兩條唯一的出路。有治本之唯一的方法，有治標的唯一之方法。至於治本與治標之法，則在下面闡述之。第二，要去掉我

們的慈心。實際上，就是去掉我們虛偽的慈心。本來我們就不慈，我們有什麼慈心？世界上就沒有一個有慈心的人，一切人類的生活，都是在自己的生命之發展上。

第三，我們要去掉荒謬的概念，那便是以中國人來救世界人，不論是舊人的主張與新人的主張。去掉慈心，反轉來就是自己造力。不要待人家來救我們，也不要說我們去救人家。所以我們唯一的出路，第一個概念，從上面的意義說來，就是自己造力。第二個概念，從治本上去造力，與從治標上去造力。於是我們便要去尋治標的唯一出路，與治本的唯一出路究竟何在。我們捉住了這兩條路，我們便不放鬆，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向上進。

## 第二節 治標中之治本——史線政治論

### 第一目 政治是什麼？

一、政治是什麼？這一個問題是一個體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用的問題。中國的

學問，最歡喜講體用兩個字。實在這個體字，在中國也沒有確實的解釋。體就是單位的意義，譬如O與H化成水，O是一個單位，H是一個單位，水也是一個單位；O有O之體，H有H之體，水有水之體。O之體非H之體，H之體非O之體，O之體與H之體，亦非水之體；質言之，O有O之性質，H有H之性質，水有水之性質。O之性質，非H之性質，H之性質，非O之性質，O與H之性質，又非水之性質。儘管水之所以為水，是由O與H化合而成，然而水既另成一單位，則水另有他之性質。於是這個體字的解釋，是指某一種事物，具有一種性質與一種單位而言。若說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或說政治是一種壓迫的工具，這都是用的看法，而非體的看法。政治學研究到今天，政治到底是什麼，也沒有一個確實的答覆。我們在此短短的小冊中，雖然要研究史綫政治，然而「政治是什麼」一個問題，不是一部書恐不能得出解答；所以我們在此處不願意深論。與其論不澈底，不能免除讀着的疑難，不如使讀者去讀我的專著為對。

二、我們只要把政治作一個單位的看法，即算得了初步的解釋。家長政治，會長政治，封建政治，專制政治，民主政治，共產政治，法西斯政治，無不各有其單位。因為各有其單位，故各有其性質。所以每一個政治，都是一個事物，一個東西，一個整個的結構。固然可以如此說：民主政治是最高的進化的政治，專制政治是較民主政治退一步；但不能說不是較封建政治進一步。這就是說：政治裏面有多少單位，我們以甲乙丙丁代替之。甲是一個政治，乙是一個政治，丙是一個政治，丁是一個政治，儘管甲之政治低於乙之政治，乙之政治低於丙之政治，丙之政治低於丁之政治；但這個高低的論法，是因我們在政治生活上每一種體給予我們的福利的多寡而定。

三、論到一切事物的價值上，我便不能不在此處提出一個新創的名詞，那便是兩格價值論。即是說：一是體的價值；一是用的價值。體的價值與用的價值絕不相同，所以一個事物的本身具有兩格價值；或稱曰甲格價值與乙格價值。假使我們將

糧食分作稻粱菽麥黍稷的看法，假定我們認定稻之價值高於粱之價值，粱之價值高於菽之價值，菽之價值高於麥之價值，麥之價值高於黍之價值，黍之價值又高於稷之價值；但實際上各種糧食的本身，並沒有價值高低之分；而在用的時候，便不是如此，因為用是以事物之對象為重心。譬如對方是人，或者對方是狗是豬，有許多糧食不合於人之需要，便謂此糧食無價值；反之若合於人之需要，便謂此糧食有價值。可想見糧食的價值，是因用者的本身而定。合用者有價值，不合用者無價值。明白這個理由，就知道用的價值論，是我們用任何事物，作為我們的芻狗。並且我們要十分注意，假定我們只注重一格價值，那我們不是違背了體的真理，便是違背了用的真理。

四、譬如按照政治本身的進化而言。有所謂家長政治與所謂民主政治等。我們不能說家長政治沒有一個體。假若沒有一個體，則這個名詞不能成。也不能說民生政治沒有一個體，若沒有，則這個名詞也不能成。兩個體比較起來，是民主政治本



身的毛病少，而家長政治本身的毛病多。毛病少的體有價值，毛病多的體無價值。

於是會長政治高於家長政治，封建政治高於會長政治，專制政治高於封建政治，政治高於專制政治，這是就新事物的本身來批判他的價值。而他的價值的批判，是因他本身毛病的多寡以爲根據。這便是政治進化中，多少單位的本身價格的高下之一個自然等級之說明。若是我們把這五種政治的體擺在人類的後面，以A B C D E五種符號，來代替這五種政體，又將一定量的人種投下去，於是我們便發現種族之政治，有家長政治，會長政治，封建政治，專制政治，民主政治等。我們仔細觀察：便馬上發生一個奇怪的事實，此種族投之於E中不適宜。而投之於B中甚適宜；或投之於B中不適宜，而投之於E中甚適宜。因此我們就要了解到澳洲土人爲什麼不能實行民主政治或專制政治，乃是具有一個用的道理，即是具有一個用的價格；澳洲土人不具有實行民主政治的知識，所以他們實行起來，便會發生紊亂。這個紊亂，將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紊亂。假使他們只適宜於會長政治，就連封建政治，亦投

不下去；又何況是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呢？所以歐洲人縱要替天行道，幫助澳洲土人，將會長政治取消，而代之以民主政治，那只不過是一句話，事實上絕對不會有民主政治的實現。別說是澳洲民族，即以法蘭西民族而言，當一七八九年革命之時，有多少先覺者，要把盧梭的理論——即民主政治的理論，套在法蘭西人民的身上，同時要將專制政治取消；當時只不過發生一次暴動而已，實際上民主政治並沒有成功。拿破崙來了，路易十八來了，拿破崙第三來了，許多專制魔王來了；假使法蘭西人民，在後來不用教育的手段，使法蘭西點子變遷，則在十九世紀，法蘭西的民主政治，是否能夠實現，尚是一個問題。故在用的價值上，就要看用的主體，對於客觀要用的事實是否適合，一個小孩去挑一百斤的担子，當然是挑不起。於是便要使此小孩去增強他的力量，到他挑得起的時候，自然可以挑起。所以就構成一個體性價格與一個用性價格，用性價格是以事物之對方如所謂用者來確定的。體性價格，是以事物的本身所呈現出來之多少體，用他種方法來確定的。

五、假使我們只注意到體性價值，而不注意到用性價值；或只注意到用性價值，或以爲用性價值卽體性價值，那便是張冠李戴，那便是指黑爲白，那也悖於真理。人類的生活，必因這些認識的錯誤，自己受着多少痛苦而自己不知。假如無政府主義是最好的主義，我們要來實行，必定爲這事情而給予我們多少痛苦；在痛苦者，以爲這是天命；幼穉者，還認爲是應該。殊不知這個應該，有時也可以避免，天地間有多少人自己受了痛苦，還認爲是自己應該受的。若知道用另一種方法，不但受痛苦，而且還可以將我們的目的實現。這是因爲他們只注意到體性價值，或其最高形式，而不注意到用性價值。一般人以爲作工可以賺多少錢。而不注意到他病的身體不適合作工。挑一斤兩斤十斤百斤千斤是客觀數目字的價格，病人的身體，只適合挑一斤就只能挑一斤，只適合挑兩斤，就只能挑兩斤。絕不能挑百斤千斤。所以我們在此處提出兩格價值論，來作爲國人政治的改革的行爲之指南，思想之嚮

職。

## 第二目 史綫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區別

一、什麼叫做史綫政治？我們不能不在此處畧有說明。著者將家長政治會長政治封建政治專制政治都包括在歷史範圍之內，故史綫政治云者，是指此四種政治中，無論那一種，都叫做史綫政治。

二、史綫政治與民主政治，有一個絕大的區別，史綫政治的主權，是在於政治者，民主政治的主權則在人民。這就是說：在民主政治中，一切行政者，是由於人民選出來的代表。他辦出事來，若與人民的意見不合，則人民隨時有方法罷免之。即是人民要他做，他才能做；人民不要他做，就不能做。這就是說：選出的代表，誰來誰去，都與政治的本身不相干。而史綫政治的主權則在行政者，這就是因爲在歷史上的人民，只知道有一種政治的需要，但他們沒有方法來形成一個政體。而政體首先便要有政府，他們只知道要政府，而不知道形成政府。譬如小孩子要吃糖，因爲糖給與他的甜味，但他的製造法，是絕不知道。政府給予人民的好處甚多，消

滅土匪，安定社會，保障人民生命財產，這都是爲人民所要求的。人民既要政府，而人民又不能造出政府，就自然生出一個凱撒式的鬥爭來。封建政治以前的政治我們不說，我們現在單就專制政治論。在某一個王朝崩潰之時，在其國內，必有他人揭竿而起，有甲集團，有乙集團，有丙集團，有丁集團，而甲乙丙丁諸集團，又各有其領袖。一個集團的領袖，就可以代表那集團的意識。甲乙丙丁諸集團，各有各的意識，於是甲乙丙丁諸集團就變成凱撒式的鬥爭。在此鬥爭內，只有一個得勝，那便變成一個王朝。在一個王朝統治之下，也許有三百年兩百年不等。若甲乙丙丁諸集團之鬪爭不相上下，則便變成割據之勢。而在割據之處，仍然是有一個政府的人；那一個政府，便是領袖本身。這意思就是：有如是人，便有如是政府，沒有如是人，則沒有如是政府。皇帝的形式，我們稱曰專制政治的第一相；割據的形式，我們稱曰專制政治的第二相。簡稱之曰第一相與第二相。

三、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最大的區別，即在政府的造成與主權的所屬。民主政

治之政府的造成，是採用選舉的方法，其主權在人民；專制政治之政府的造成，是用凱撒式的方法，其主權在領袖。而這兩種形式的分別，十分嚴格。凱撒主義與民主主義，是由於此兩種政治形式所產生出來。某一種知識的人民，能適於民主主義；而某一種知識的人民，則只適於凱撒主義。即是說：知識高的人民能適於民主主義；而知識低的人民，則只能適於凱撒主義。故高的知識與低的知識，對於客觀事實的實用，有價值的分別。民主主義高於凱撒主義，這是一個體的價值論。而中國人民只適於凱撒主義，這又是一個用的價值論。而凱撒主義便是史綫政治之一種，亦是史綫政治最後的政治。我們說中國只能實現史綫政治云者，亦在用的價值論上立論；因為四萬萬五千萬點子之質尙未能入實現民主政治的階段內，故只適於凱撒主義；否則，就要將人民的識識提高，變遷四萬萬五千萬點子的知識的質，到人民有實行民主主義之能力時，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民主政治的實現。至於說到民主主義之體的質，分明較凱撒主義爲進步，倘明此「二格價值論」之學說，則必不會鬧出

民國二十餘年之悲慘局面，可以斷言。

### 第三目 對於中國紛亂政治的解釋

一、中國多少讀書人，是一些好高騖遠者，或是一些書獃子，注意到用的價格時，不注意到體的價格；注意到體的價格時，又不注意到用的價格。不能將此兩種作一個清晰的觀察，就絕不能將此兩種作一個適宜的配置。將近代幾部西洋書翻譯到中國來，幾個讀書者明白英雄主義是一個過去的主義，於是他們便高呼打倒英雄主義。實際上中國所有的人民，還只是在一個英雄主義的格子裏面，用口號去打倒他是沒有用法的。比如中國人的敬神，我們明知是一種迷信，但我們無方法可以消滅他；要消滅他，便只有提高人民的知識。萬年能提高人民的知識，萬年才能消滅迷信；馬上能提高人民的知識，馬上就能消滅迷信。若我們不從提高知識上着手，我們只去將廟中的木偶搗毀，這是毫無用處的。這就是說：我們費了許多的氣力去焚神毀廟，不但迷信不能廢除，且更加强他們的信仰。這只是徒勞無功，而且還要

因此發生亂子，這個亂子。將給予我們不可思議的痛苦。早十幾年，有長沙師範學生搗毀城隍廟之事，其結果倒死了幾個學生，而今日迷信仍然存在，那幾個學生豈不是白白的死掉？這也是他們罪有應得，何以故？以他們只明白用性價值論，而不明白體性價值論故。自己以為是有知識者，實際上是無知識者。他們之死，就死於用性價值論之理論之指定。

二、三十年前，革命的理論，盛極一時，這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必多談。但我們回想起來，猶覺慚愧。就因為雖然推翻了滿清，但我們沒有實行新教育，別說是四萬萬五千萬點子的腦子沒有變遷，就是一百萬一千萬也不能達到。須知道打倒一個王朝是甚容易的，揭竿而起，也可以亡秦。這就是說：一切的王朝是可以打倒的，假如打不倒，則幾千年來王朝的更換，就沒有方法可以解釋。所以說，不用革命，仍然可以將滿清推翻。假如太平天國自己的內部不發生亂子，則滿清或者早被推翻了。故打倒一個王朝不難，所難者是下列兩種：一是重新建設一個王朝，一



是創設民主政治。重新建設王朝的辦法，是歷史的辦法，去了唐朝，來了宋朝，去了宋朝，來了元朝，去了元朝，來了明朝，去了明朝，來了清朝。但要創造民主政體，那便是我們要跳出史綫政治的範圍。但是四萬萬五千萬點子，沒有一個人跳出來，我們便敢說：民主政體是沒有方法可以成功的。因為又是由於用性價值論的指定，四萬萬五千萬點子不够格來使用這個力量來造成這個體材。

三、當一個王朝推翻以後，另出一個王朝之時，中國必經過凱撒式的鬪爭。那一個凱撒式的鬪爭，在政治的意義上，毫無所得。張三李四王朝的轉換，無益於人民，反使人民在如此鬪爭之下，受着無謂的冤枉痛苦。張三李四或死或生，因為他們自己有所得有所失。而人民則無所得只有失，是謂之冤枉。民國革命以後，割據之局由此造成，而且這個割據之局，是一個永遠的割據之局。到今日還沒有真正進化到統一之局。何以故？以清朝推翻之故，一部士大夫因接受西洋的民主主義，不容許再有王朝的產生，王朝自然不能產生；同時四萬萬五千萬點子不能走入民主政

治之範圍內，故民主政治也不能產生。民主既不能產生，王朝又不能產生，那除瓜分割據之外，便看不出其他現象。於是民國廿餘年來之人民便受着無窮的痛苦，無謂的痛苦，冤枉的痛苦。士大夫階級頌揚革命，鄉下老百姓咀咒革命，這樣的矛盾現象，自有他的真因存於其中。我們敢說：如果不是國際的壓迫，中國斷不能團結起來造成一個政府。造成一個政府，若不是民主政府，便是王朝政府，二者只能得一，今二者皆不可得，那除瓜分割據，互相殘殺之外，有沒有別的政治現象？著者敢說一句：沒有！絕對沒有！如果天下有這樣的事，則我說的兩格價值論便一文不值。如果兩格價值論不成立，則中國政治內部的糾紛，從此以後，正不知多少。

四、假使我們明白這個兩格價值論，便知道我們要完成民主政治，必須具有先決條件，即點子的腦質提高，所有的士大夫來從事一個三十年的教育運動。那我們敢說：一千萬人或五千萬人的近代個體，中國已經產生出來。這就是說：有五千萬德國人或猶太人，何事不可辦，要強國，就強國；要革命，就革命；要什麼，就什

麼。國家的事，只要人有辦法，什麼都有辦法。若是人的知識，還是如豬一般，那什麼也沒有辦法，由此一個意義，我們就覺得民國初年之革命，乃是多餘一件事。我說這句話，人家說我有點反革命，以為我在這裏崇拜皇帝主義。如果我在中國真的受了如此的批判，我就願來生來世不做中國人。不過縱說也沒有辦法，皇帝被我們趕走了二十幾年，難道我們又去把皇帝尋回來。即算尋回來也沒有辦法，因為他縱能支配四萬萬點子，而不能支配幾萬士大夫。這樣一來，縱然把皇帝老子尋來，也沒有方法造成一個王朝政府。二十餘年的內亂，就是這樣的產生，二十餘年的內亂，也就根本沒有解決辦法。

五、假使不是因為日本壓迫過甚的話，我們說國內的團結能够成功，有識之士，皆將否認。即算今日團結，明日必破裂；明日團結，後日必破裂，這就是因為既非王朝政治，又非民主政治，根本上沒有政體，也沒有方法可以造出一個政體來。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功罪，要說功罪，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的功罪。我們假定這樣

設想，日本不壓迫我們，我們的領袖朝着政體的路綫上走，不惜用多少代價來消滅反叛，我們立時便會想到繼統問題上。我們的領袖，到底是爲生物本性所限制，壽命不會長到一百歲，兩百歲。死生不能預測，這一個繼統問題發生，就會將中國鬧得天翻地覆。民國十年的局面，重新像演戲一般，搬到戲台上面來，那我們十幾年費了多少代價，才得出這樣的一個領袖，就叫做白費氣力。同時我們所以能得出這樣的領袖，也許是天福中國。要不然，何以中國今日沒有三頭並立五頭並立那樣的多頭政治？所以二十餘年的內亂，比任何歷史上的內亂來得不同，任何歷史上的內亂有出路，那就是大家希望有一個王朝政府產生。今則不然，根本找不到出路，因爲王朝政府已經過去，民主政府至少在三十年後五十年後才能產生，那我們不是還有三十年的亂嗎？五十年的亂嗎？這樣駭人聞聽的話，真令著者自己都不忍說。

#### 第四目 我們今後的政治行動究竟怎樣？

一、我們須知目前的團結是因外交關係壓迫而來的。雖然我們大家說：擁護領

袖 蔣生先，又安知大家不是如此說：蔣先生雖是我們的領袖，但是一切國家大

事由我們聯合來辦理。這樣一來，蔣先生無異變成一個傀儡。雖然這句話我說得有點冒昧，然而這絕不是中國的幸福。但我們應該明白，沒有日本的壓迫，不見得蔣先生不能如漢高明太一般，將一切的叛亂消滅下來。但是我們有一個根本問題，即算消滅下來，也不能成爲政體。如果要成立民主政府，蔣先生必定要爲民選，而人民根本不知選舉，蔣先生也莫可奈何；中國一般士大夫也都莫可奈何。如果要形成王朝政治，則爲時代所不許。所以蔣先生縱然將天下之亂完全平定，但王朝政治不能成，民主政治也不能成，馬上便要發生兩個危機，第一個危機：時時有叛亂，時時要監視他們。第二個危機便是繼統問題。在王朝的繼統問題，尙且有時發生不可思議的紛亂，又何況是未成政體的繼統的問題？所以即算蔣先生不因外交的壓迫而將中國完全統一，然而政治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二、我們應該感謝 蔣先生在羣雄割據之局面裏，來消滅割據者。這是史綫政

治已經走到最高峯。若是 蔣先生自己不是聰明睿智，或者他的聰明睿智不比別人高一等，絕不能有這樣一個局面的造詣。我們應該在此時來穩定我們領袖的力量，學德意志人民與意大利人民一般，來擁護一個希特勒與一個墨索里尼。使其發生一個最高的合力，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都得到一千萬以上之票，而中國若是實行起來，並不會比較他們難，只要我們十萬士大夫像發瘋狂一樣的擁護我們的領袖 蔣先生，則 蔣先生必會得到一個最高的合力，他便是合力的代表者。就縱然日本人將我們的軍事力量完全推翻， 蔣先生跑到外國去，我們的復興仍然不成問題。因為 蔣先生擁有最高的合力，世界大戰一起，我們又可以捲土重來，給與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現在我們大家只要擁護這個領袖，這個領袖就是我們的神，那我們必定少去一個麻煩，這個麻煩就是在我們來幹復國運動的時候上重新另找領袖。因為往往在領袖的選擇上面，發生我們不必發生之麻煩。故從對日的問題上說： 蔣先生應該是我們的理性之神。

三、就以我們自己國內的政治而論，蔣先生也應該是我們的神，假定說中國不亡於日本，假定說我們要造成民主政府，則我們必要這個神來維繫十年或二十年，我們只去努力的從事於民主政府構成的條件之創造，那便是我們實行教育運動。將全體知識階級集合起來實行教民的運動，則民主政治自可實行；所以爲着不使我們國內再有內亂發生，我們唯有信 蔣先生是一個理性的神，才能造成這個力量。

四、因此我們應該設想，以對日問題而論；蔣先生是我們的神，以民主政體創造而論，蔣先生也是我們的神。我們的知識階級呀！應注重著者的兩格價值論，來從事這個神的擁護。不要再南腔北調，以爲各黨的領袖結合起來就是民主政治，這是錯誤的，這只是多頭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我們要知道，沒有 蔣先生的聰明睿智，不能得出目前的局面。中國之亡於日本是毫無疑問的，但近年來天福中國，產生了 蔣先生，倒把日本人慌得手忙腳亂。日本人不怕中國的百姓，日本人不怕中國的士大夫，日本人不怕中國的學生，日本人就只怕我們這個神。這個神是

誰？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領袖 蔣先生！所以這次戰爭是日本人與 蔣先生個人的戰爭，而不是與中國人民的戰爭，日本人所以侵畧得這般急，他就是怕 蔣先生成爲中國的神呀！

五、近年來，有所謂主張法西斯主義者，我們應該澈底的認識明白，這也是錯誤的方法，因爲法西斯政治的重心，與民主政治是在同一個基礎上。法西斯政治重心力量的構成，不是在獨裁者，而完全是在於人民。正如同民主政治的重心力量是在人民，而不是在於內閣總統，或是議員閣員一樣。譬如德國之希特勒，他之所以成功，並不是他擁有多少軍隊。而完全是由於民心之依歸，一千萬以上之票的選舉；而中國人民則根本不知選舉這回事，即是缺乏了形成此種政治的力量。故卽算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好的東西，中國也沒有方法可以實現。我們那個人在街頭巷尾大聲疾呼，因而變成人民的領袖，如希特勒一般？我們應該明白，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呀！老實說：法西斯主義所以不能在中國實行，就是因爲民主政治不能在中國實



行，而法西斯又是民主政治的最高型，我們又那裏能够談得到？

六、我們應該明白 蔣先生已經給與我們多少福利：第一：無內戰之苦的福利。第二：可以抗日的福利。第三：給我們如此力量的安定，來準備民主政治構成之條件的完成之福利。我們還不感謝 蔣先生，那我們就是無知，我們就有點近乎低能的動物。我們不是說：中國應該實行史綫政治，我們乃是說：中國四萬萬五千萬點子是在史綫政治的格子裏面，跳也跳不出來，扯也扯不出來。我們的知識階級者！我們只有一個方法，即是用教育的方法，去把他們教出來。

七、故中國不論是對日本打仗而言，不論是對於內部何種政治的推進而言，我們只有實行史綫政治，只有使十萬知識階級，注重著者的兩格價值論，來使 蔣先生變成我們合力的代表者，變成我們今日的約翰達克！加倍的約翰達克！神聖的約翰達克！

### 第三節 治本中之治標——國綫教育論

## 第一目 論教育文化的發達對於國家的作用

一、何用多說，國家的存在與國家的發達，都是由於教育文化作用產用出來。文化不高的國家，其國力低；反之，其國力高。我在前面已提出治標與治本兩個口號，治標是在表面的，治本則比較有一個嚴重的說法，那便是將經濟與教育充實起來。而教育兩個字，更有深一層的解釋。那就是國家每一個點子，從質的方面，加以變遷，由不善的質，變成善的質；由古代式的質，變成近代式的質。英法德美，具有現代的文化程度，此所以為今日的英法德美；紅人和黑人，文化程度低，此所以為紅人黑人。白種人的個體，日日增加起來，滿佈全世界。黑種與紅種人的個體，日益減少起來，將絕滅到變成古生物學的馬斯托東。中國則是一個文化不高不低的國家，界乎紅種黑種與白種之間，此其所以成為現在的中國。我如此說，縱然中國抗日的軍事失敗，必不是民族的失敗。就因日本的文化，不能多高於中國，不過多較中國有數十年的養生休息之努力。數十年三個字，必高明不得許多。

二、假使在三十年前，我們明白這個理由，根本從事於中國人民腦質之變遷的工作，則今日國家的組織，必會要變更層次。中國和日本打仗，人民決不會漠不關心。說動員就動員，真所謂說死就死。但現在却不是這樣，就是因為過去的學者，或士大夫，或政府當局，都未能瞭解此理，將教育事業和文化事業，聽社會上自行推動，不加以慎重的對付。社會上的學說的舛說，也不培養新學者造說以消滅之，所以文化與教育的進步，就非常遲緩。不獨緩，而且有誤。固不能說毫無進步，但能說進步太慢。日本人六十年走過歐洲人六百年的路。我們在這六十年，慢說怎麼樣快，就是最低限度的路，恐怕還沒有走到。德國人恃着牠的文化程度高，所以牠敢與世界挑戰，因他戰敗也不要緊，反正不至於亡。中國人最怕戰爭，不戰則已，戰則有滅亡之禍。難道大家沒有這一個感覺：德國的文化高，中國的文化低，所以生出這樣的一個異點。我們應該設想：德國人不是天生成的，中國人也不是上帝所指定必失敗的。只要中國文化程度走在德國人水平綫上，則中國人一定有德國人的

力量，能將弱者變成強者。人之體力不強於虎，然人可以殺虎，就因爲人之腦質，不同於虎，高於虎。

三、法國僅僅有五十個天文學家，五十個數學家，五十個物理學家，五十個化學家，五十個地質學家，五十個植物學家，五十個礦物學家，五十個生物學家，五十個政治學家，五十個經濟學家，五十個法律學家，五十個道德學家，五十個宗教學家，五十個哲學家，五十個教育家，一組一組分散在法蘭西的民族裏面。若是法蘭西遭到個大災難，此數十組學者完全死去，則法蘭西只剩下軀殼，不能有靈魂亦必不是文化國家。不過牠的教育普及，不獨有這樣五十個一組，一個普通點子，都有這樣水準程度。縱他們在大災難之後，仍不失爲現代國家，所以他永遠不怕亡國的，滅種兩個字，根本談不到，反視中國相差甚遠，人民的教育程度不深，每一個人的知識，尙在原始狀態中，高深學者，幾乎全無，縱有，寥若晨星，這就叫做文化低，教育低。總之，中國不是一個文化的國家。

## 第二目 如何使中國近代化？

一、不是近代化的國家，當然不能從事於近代化的戰爭，如何使中國近代化起來，那我們就只有一個關鍵：提高文化與教育水準。我們要問：近代化的目的之達到與教育的關係究竟怎樣？

住洋房，遊馬路，坐汽車，吃西餐，穿西裝，用自來水鋼筆，寫英文字，讀英文，講外國話，這不是近代化；近代化乃是在於腦質的轉變上。牛頓雖穿着古代衣，然牛頓是近代人；說外國話，穿西裝，好像是近代人，但非近代人。有近代的本領，便可以幹近代的事業，有古代的本領，只能造出古代的事業，中國現在爲什麼不能近代化？就因爲中國人不是近代人。

二、說中國人不是近代人，當然有一部份人批評，說這句話說得過火。但就國家論，必須使此國家個個人都是近代人，纔叫做近代民族，如果只一半是近代人，我們只能稱爲準近代民族；如果數十人是近代人，那就只能稱非近代民族；別說

今日中國人不是近代民族，就是準近代民族，也講不上；只能稱爲正等於零量的近代民族。質言之，中國民族，不是準近代民族，更談不上真近代民族。假使說：中國一切是古代化，而中國的民族，是德國民族，雖不能造出近代國家的物質設備，我們也不怕日本滅亡，我們永遠是獨立的。由這句話，我們就推想到著者曾經同胡漢民先生共話的事，著者告訴胡先生，我們唯一的方法，只有近代化，要使全國的有薪金的黨員，專在街巷裏講學。而胡先生對於我的話，沒有十分注意，著者至今引爲遺恨。出了大門，衛挺生先生問我：『胡先生約定星期日再見。你打算如何？』我說：『胡先生和我談的多是文不對題，再見也沒有用處。』當我歸國之際，我曾經告訴史久光先生，東北最近某期內必亡，唯一救東北的方法，便是停止東北一切的建設，將所有的建設物質的經費，一致用在教育上。假使日本遲十年來拿東北，那我們東北民族已將近代化了，日本人拿着東北，將感到十分困難。東北民族變成半分猶太人式的知識，必使日本永遠不能使用他的所謂愚民政策。因爲在自

主之下，已將那一些點子之質改變過來，他們都已知亡國之苦。因此日人雖得到大平原，却不能安枕，便可減少日本對中國內部侵略的野心。因為牠縱然把中國的軍隊打敗，沒有根本把中國民族自強的理性覆滅的機會，而淪為奴隸的事實，這也許會使中日之戰，無形免除。若是我們對於東北，偏着重於大砲飛機，鐵路交通等事業的經營，而不注重東北人民點子之質的變遷，則日本人侵吞我們之後，必用無知之人民，作他的奴隸，來完成多少企業，以達經濟上之目的，且用以打關內的同胞；否則我們徒然預備多量飛機，恐亦只是供給日本人的禮物，那真是天地間最笨的事情。就現在東北論，果然一切建設全為敵人所得。我這句話告訴史久光先生，史先生也深以為然。不過我在政治上沒有權力，雖能知之，也只能談談。天禍中國，還有何說！

三、要將中國造成一個近代化的國家，那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一切的知識，不用中國自己去發明，因為已經有西洋人發明了。西人為甚麼要走六百年的路才有

今日的成績？因為發明的路程，只能一步一步的向前，有時踏入海洋，有時走入曠漠。我們讀西洋發明史，就知道一切公式方程式的發明，是何等困難之事。雖然今日我們也在用無綫電報，但歐洲人對於無綫電報，不知曾經絞去多少腦汁！其他一切科學，無不如此。歐洲人給我們的恩惠，是何等的偉大！假使歐洲人小氣一點，六十年前，不許日本人到歐洲去學習，那歐洲今日的問題就減少了。因為他們用不着與日本打仗。歐洲人關於此點，正如同以師傅告訴徒弟本領一樣，自己不留最後一脚，反被徒弟制服下來，這豈不是笑話！因此，只要我們注意教育上的事情，中國的近代化，不是難事。中國人的腦質，不是原始人類的腦質，今日人民雖說無知，究竟是後天教育的缺乏。只要用我的學說，理普制論的論理與方法，又只要有十年的努力，則中國近代化不算難事。用理普制論，十年內一千萬人不難造出來，難道中國有了千萬近代人，不能算近代民族？難道既為近代民族，不會如德國人之強？難道中國如德國之強，今日還要受日本人的侵畧？



四、如何使中國近代化？一切物質的建設，一切社會的改革，一切社會運動，一切政治運動，無不是枝節問題。因為這一些問題，都是一些吃飯問題，穿衣問題。有時候反只能爲日本利用。今日中國人將被日本人所亡而人民不自覺，這才是一件傷心的侮辱事。所以近代化的第一個問題，不是什麼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宗教問題；也不是急需借款問題，軍隊整理問題。只是一個問題：點子之質的變化而已。所以我們的結論是：要使中國近代化，只有使點子之質變成近代化。近代民族是點子的質的高深，近代國家，是近代民族之反映。我們要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使中國根本近代化起來。我們要使中國近代化起來，只有使中國多數古代點子，變爲近代的點子。

### 第三目 變成近代點子是一個十年政策之事

一、許多人談到教育，就有這樣一個概念：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知道教育是國家的根本，但我們都注意不到基本潛力。因此沒有時候來使我們注意到教育

問題。中國目前就要亡，怎樣能容許我們有百年計劃？百年教育是一句古老話，要生出一個學者乃是百年培植之事，所以五百年一百年不易生出一個學者來。我敢說：這是過度的形容。要使中國人民一大部份變成近代人民，那只要國家定出一個政策，十年就可以辦到，不是什麼難事。今日中國形成政團的知識階級，多是二十餘年前之學生，或十年前之學生，那一個受有確實的百年教育，從一個小孩子計算起來，尙且不過二十年。若是我們從教育運動，用理普制之方法，便有法子使一部分中年的慧性者變成近代點子。

二、就一個學者論，那當然需要一個甚長的時期，沒有三十年四十年之潛修，當然不能成爲一個大學者。因爲近代知識十分複雜，沒有常識，徒有專識，不能成爲一個大學者。一個大學者必須要瞭解多少專門學理，短期之內，絕對辦不到。孔德，斯賓賽爾，達爾文等大學問家，就是在歐洲，也是少見的。每一個國家一百年也只能出幾個大發明家。雖然十九世紀是一個特殊的世紀，究竟數目上是有限制的

。不過我們要明白：要使中國近代化，不是在有多少學者的產生；假使有，當然是  
一件好事，我們也希望的；假使沒有，只要多量的點子，都變成近代人，也足以成  
爲一個近代國家。日本就沒有什麼大學問家，何以日本縱橫世界？我們不需要多量  
的大學問家，我們只需要一般水準的知識者。就中學生論，我們至少需要一千萬，  
就大學生論，我們至少需要一百萬，則這個國家，庶乎可以撐持，庶乎可以成爲近  
代化民族。因爲近代點子，雜在四萬萬五千萬點子之中，自也可以使那一些點子，  
透上近代的點子的氣。我們要在短期內，使四萬萬五千萬人，都變成近代點子，那  
是我們的奢望。我們在短期內，造成一千萬近代點子，只要我們具有教育運動之努  
力，那不算是一件難事。如果讀者要問我的話，我就有這個辦法：就是理普制之國  
民教育論，國家制之學校教育論。這兩論我在十年前，即已造成；所以未發表者，  
就因沒遇到一個可談此理者。假使從民國十五年起，我們在革命北伐統一之下，大  
家都來注意我所說的理普制的國民教育論，則一千萬點子，到今天也可以近代化起

來，我認爲毫無疑問，絕對的可以辦到。假使辦到這步田地，就不怕日本有甚麼侵畧，因爲我們這個民族在如此的意義之上，便富有理性的不屈服性。所以教育問題並不需要五十年或百年，而我們却忽畧此工作，那我們真是天下之至愚者。因爲我們所說的教育，不是說學者的教育論，乃是近代化教育論。近代化的教育論一件事，是使一般點子近代化起來；學者教育論只是使少數點子，造成甚高知識點子。注意於此，而忽略於彼。所以就生出一個以教育爲職業之人，來做此可以救國命之事。今在抗戰期中，假定我們從西南一隅，用我的理普制之教育論作重心，就敢擔保，十年內西南就要近代化起來。這近代化不是說物質近代化，乃是說民族近代化。所以以爲教育需要長時期是一個舊式的解釋。西南各地，皆有淪亡之險，難道我們還不趕快動手實行理普制去造成數百萬的近代點子，作爲我們捲土重來的復興運動的基礎。

#### 第四目 近代化民族不怕滅亡

一、前面我已經提出，假使張作霖和張學良是一個近代人，知道他所說的話；不注重東北任何建設，只注重教育建設，而教育建設也不是像一般學校的建設，乃是一般點子之質的建設；則我敢說：日本人是沒有法子亡東北的。然而不僅張作霖張學良等不知此理，全國士大夫皆不作如此想。倘若今日內部十八行省，各省都同時做教育的建設，則不僅可應付目前之急，並可使民族文化同時提高。我們的復興把握，就在於此。即是說，買把槍打日本，日本是不怕的！人民有國家意識，則日本軍閥，必脚忙手亂。可惜各省當局，今日仍然沒有注意到此。

二、各省當局與學者對於教育的看法，也祇認為學校教育是一個教育，或社會教育祇是識字教育。這樣的錯誤，我要根本的推倒之。否則他們將不知道教育的效能，是復興的根本張本；也將不知道提高教育有更迅速的辦法。今日已亡的省分，已有幾省，而這幾省的人民，就無所謂國家觀念。南京政府統治固好，日本人來統治亦無不好。如此現象，那有不亡之理！我們不要更多的數目，祇要有一千萬的中

學生，就亡不了。然而今日的中學生，不過四十萬，每年畢業，不過八萬人，二十年的結果還得不到兩百萬人。這些人的年齡，最高到五十歲六十歲，最低二十歲三十歲，如此參差的年齡，都包括在裏面。而二十年中之死亡，又不知有多少。至於一般學生知識程度的質，還在其次。這樣少量的數目，够不上美國四年之製造。因美國四年製造就有三百六十萬中級學生，平均起來，每年約九十萬，兩年就有一百八十萬。中國二十年來的教育，中學生數量還够不上美國兩年的成績！要是按照人口比例計算，那不知從何處說起？一般農人知識，全在原始狀態中或尙只有五百年以前的知識。倘實行理普制，要他們學習三年，每天只要學習一小時，他們就可以走過歐洲近代五百年的路，便成爲近代人。然而今日的中國教育，祇是告訴他們識字。老實說，我們縱然認識字，也不過還是五百年以前的人，與近代人何干！所以中國教育的方法既錯誤，同時，數量又太少；故不能發生現代國民的力量。假若只是集中經費完全去購買軍火，則够不上戰場上幾天的消耗，然而我們根本自存之道

，就被這幾天消耗的事實毀滅。點子的質不能現代化，這是何等傷心的事。

四、理普教育制與國綫教育論，我將著專書來說明這兩個動力。現在下面祇將國綫教育論稍加說明。因為篇幅限制，不能暢所欲言。我祇不過在此處提出此兩名詞，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假使中國西南的角上，有五百萬近代點子，那日本人要亡我們也亡不了，那日本也會因得不當失而稍制其野心。用不着每省的省政府都來集中人才，說甚麼宣傳，甚麼訓練！所以我們應老老實實來做一個教育計畫，戰時如此，平時也如此，則我們相信：假使我們戰勝了，我們民主政治便可以實行；假使失敗，我們亦將有自存之過。實際上，我們沒有多少知識階級跑到鄉村去宣傳，就有人去宣傳，也沒有一個農人會去聽講，因為我們所宣傳的事，是不待教而後能的事。如果我們教他們的知識，他們將感激之不暇。在湖南省會裏面集中學生，尚不過幾千人，與三千萬人的比例，是何等的渺少，日本人殺幾千人，優而為之。倘要殺三千萬人，則絕不可能。因為既利用以華人制華人的政策，所以纔生出日本人

的侵畧野心來，爲什麼日本人不去侵畧美國？爲什麼德國人不去侵畧法國？爲什麼英國人不去侵畧意國？如果各省當局者現在就有決心來注意到教育上，我們相信中國問題是不難有唯一出路的。中國就祇有這樣一條出路，叫做治本的出路；亡了國家，我們不怕，只怕是亡了民族。我們是德國人，是今日的猶太人，我們就是上帝！這不叫做根本出路，叫做什麼路？

#### 第五目 國綫教育論

一、現在我就要達到本題來了，便是國綫教育論的討論。什麼叫做國綫教育論？國綫者，從國家意義下，畫一根線，或是從國家意義裏面，伸出一根線，便叫做國綫。以此捲括教育，便叫做國綫教育論。若教育純粹是以國家的計劃爲中心，則必是一個公化教育，而不是一個私化教育。中國的教育三十年來是模仿西洋人，而三十年來尙在西洋人的門外。所謂教育，實際上，並不是國家教育。所謂國家教育者，或國綫教育者，乃是國家對於學生，既教之又育之。有教而無育，不叫做國綫



教育；有育而無教，也不叫做國線教育。無所謂育，無所謂教，則根本不是國家教育。試看中國今日的大學中學乃至於小學，幾個是國立的。國家所辦的學校，還要經過嚴格考試，三千人去考北京大學，而牠却只取一百人，其餘二千九百人，根本不理會。這二千九百人，就不能不徘徊在街頭巷尾，爲對付父母起見，仍然還是要找書讀，此所以私立學校，如雨後春筍，一個一個的按照做生易的形式，生長出來。如此學生去考，沒有不取的。多少學校的校長，變成掌櫃，而大學教授，變成伙計或茶房。笑話到這步田地，還談什麼國家教育！大學的教育當局這樣說：學生程度不够，我就不相信這句鬼話。難道入北大的學生，個個都是天神？而入私立學校的學生，就是愚鬼，學生程度的高下，亦至多不過只有分高分低之隔，也許取得的還是分低者；而被淘汰者，反是分高者。今日私立大學的學生，沒有一個不是爲社會服務的，而他們程度高於國立大學者，亦不甚少。就因國立大學教育反不得法，辦不好。今日教育界，比周之封建制度，還要來得嚴格。蔣夢齡先生就可以做一個

齊公，而其他大學校長，又無不是魯公蔡公衛公。那個地盤永遠就不能自動讓出來。教育部的命令，不見得有多大辦法；北大每年用去一百二十萬，所造之學生只有八百人。多少私立學校，一年不用去國家一文錢，所造的學生，也許在整千整萬。這樣不合理的現象，就沒有一個人對於此事，下過深切的批評。從前的教育部，以私立學校辦不好，就說他是野鷄大學，所以就明令取消禁止。但同時不下一個命令，去解放國立學校，無限制的收留學生。因此有多少學生就被國家逼得他們去找野鷄學校。國綫教育論乃是要以國家為主體，對於中華民族，無彼無此，一視同仁。誰知道國家竟逼令他們去做野鷄學生！我想這些野鷄學生，倘若要去尋求此中緣故，就應該痛痛快快的去咀咒中國教育上的封建諸侯！

二、現在的大學教育如此，中學教育如此，小學教育如此。我們要將他們改變過來，當然是一件難事。不是理論上的難事，乃是人事上的難事。如果我說：將所有大學生，中學生，統歸國家來教他，養育他，則必立時提出一個疑問：國家那裏

有這麼多的錢？可是這個疑問，我不能不解答，同時，我這個疑問，要解答起來，沒有二十萬言，不能盡述。不過我在這裏，祇是提出一個原則，來說明國綫教育論祇是國家計劃中之教之育之的教育；根本要取消私家教育，要爲着國家的發展與存在而實施的一個教育。假使中國有一千萬近代的點子，不僅中國不怕日本人滅亡，就是內部的民主政體，也可以產生出來。對內對外的兩個問題都由此可以解決，這是我要實行國綫教育的根本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大家以爲教育是百年之事，不去理會。同時，現在的國民教育與現在的社會教育，皆祇是識字教育的舛誤方法，我也將有專書說明之。此處祇是提出一個意見，來說明這個名詞。那便是國家對於學生，不能祇是教而不育，或育而不教，更不能無教亦無育。這是中國治本中的一個根本出路。我將造出一個肯定的理論，來作爲我提出教育革命的政策與主張。但我不能在此處負解答之義務，以其文甚長，亦不便寫於此處。所謂國綫教育，是國家對於學生用一定的計劃來造出學生的量與改變學生的質；教之育之是謂國綫教育。

今日中國教育，是私家教育。凡私人管理的學校，是私人教育。學生自己出錢來讀書，也是私家教育。國線教育，是以國家的意義，貫入教之育之二字之內，務使一切學生有入學之機會。私家教育，是任社會的文化自然的進步；國線教育，則是爲着國家，有計劃的推動人類之進化。若國家無款時，就不妨辦一種富室捐，富家的兒子一樣的不要錢。使他們也受到國家恩惠。至如何辦法，及其理論之根據，我不能在此說明，我將著教育革命論，新大學運動，新中學運動，新小學運動，理普制論，新公民運動等書，說明此理。

#### 第六目 國綫教育論何以是治本中之治標？

一、須知一切政治社會經濟乃至任何人類事件，都有其最高形式在，這是二格價值論中的客格價值所指示者。故經濟有其最高形式，政治亦有其最高形式，一切制度，無不有其最高形式。我們爲欲達到一切制度之最高形式之客格價值上之中格價值體，則我們便應該尋求此中格價值論的級數之變化的關鍵，究竟何在。如果變

化了那關鍵，在級數的程度，自然向前推移。關於二格價值論，我不另著專書，雖高明之士在此，亦無法了解。此處只不過指出：現在有經濟的病，政治的病，社會的病，教育的病，一切制度的病，此諸種并立的病，都有治本的要求。故所謂治本，不僅是一件事的治本，乃是多件事的治本；因此，我們就發生一個至大的疑題，此多種並立的病，那一個又是本的本呢？所謂本的本，就是治本中的治標；就是說，許多治本的頭一個關。過了頭一個關，一切其餘的關，便迎刃而解。

二、二格價值論上的級數變化的關鍵，是在點子質的變化；而點子質的變，即是所謂教育與學術的努力。質言之，即是計劃教育與理踐底本的二事的統一的工作。所謂計畫教育，實是在國綫教育的意義內；所謂理踐底本，則至今日尙無，這是學術界上一件不幸的事；因為他需要大智者，大發明家。世人須知：在真理之研究中，必不能存任何疑問在；按照理踐，方可以一步一步達到我們創造最高社會形式之境地。不論那一天可以達到，然而我們總是在心理上有一個把握，決不至掉在

一個無限的空間，不知他的邊在那裏。我們在社會實踐中的努力，也不致於像瞎子走路一般。關於理踐底本，我們已經有嚴格的發現，唯必須在長時期內，以著述的形式，作為有秩序的刊佈；在這裏我們也不必多談，因為在此處不需要理論的幫助。西洋社會所以有今日的進步，也並不是有一個理踐底本；有之，也不過像中國所輸入的一般；然而他們的社會有進步，他們的國家日益強盛，他們的政治毫不成為問題，這個緣故，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實行了百年教育運動。縱然他們沒有所謂國綫教育論，然而他們社會力量的推進，時間經過百年，自然可以得出某種成績；就得到今日的成績，也不算多。在今日的中國，却不能只是由社會文化自然的進步；假若我們中國還像十九世紀的法蘭西，慢慢的使教育進步，豈不還要經過百年的教育期間，才能達到今日法蘭西的政治局面？這是一件極端可悲之事。須知道，我們不獨向日本戰，安知就算日本打敗戰之後，中國便不會發生被列強所瓜分或鯨吞之虞？我們不要只看着眼前的問題；我們要注意以後的問題；所謂以後，不僅是百年以

後，而是無窮的未來。從今以後，中國問題已是遇到一個寸寸節節的難關，所以我們要加緊的從事於治本。同時我們又要知道：諸種制度各有所謂治本，所謂各種治本中之唯一治本，就名曰治本的治標，這意思就是指諸種治本中的第一個實踐。變化點子是我們今日的義務，要社會文化自然的進步，時間太長，所以我們要勵行國綫教育論的辦法。就是說：用這個辦法加緊提高中國文化，加緊變更中國點子的質。變原始的質爲近代的質，變半文明的質爲近代的質，乃至變現在的質爲近代的質。我們要打倒一切的學閥，我們要摧翻一切的學校，不獨要封閉一切私立學校，亦且要取消如齊公魯公蔡公晉公秦公那樣封建式的公立學校。我們要來一個教育運動，要以國家的力量去抽富室捐，不論這筆錢怎麼樣去抽，總而言之，這件事是勢在必行。假如這件事在今日就行，中國失學的青年便不會失學。我們不要擔心：多少學生畢業之後，他們的生活慾望使會與今日中國的經濟情形不相適合。但今日畢業的學生，就有不少是絕對在窮困之中。許多大學已畢業的學生，只拿二十元一個月

，乃至十元一個月，他們也不見得就變成社會中的土匪。中學畢業之後，得八十元六十元一月者亦不少，這又何不索性提高他們的知識，使他們的才能稱職。

三、我歸國時在郵船中，與LK大學校長CPL先生就談過這樣的話，L先生却過慮到社會經濟不適宜的事。不知如何起了口角，L先生便宣佈我是一個無才能者，我就說L先生只有勇氣辦教育，而不知教育之所以為教育。貌似在社會上有功績，而實際上是一個罪人。因為我有這樣的火氣，所以我幾乎不能在中國社會上立足，這是一件何等可悲的事！我真不幸生而為中國人。我在北平主辦中國新文化協會，期間雖短，但是我的心敢質日月。我只要替中國學生想讀書而不能入校者打一個抱不平，我要做教育革命運動，雖不幸此會因多人不了解而自動暫停，然而我只能嘆我的能力太小。總之，我上面提出兩個問題，一曰史綫政治論，一曰國綫教育論。前者的討論實有關於國綫教育論，此理由暫不充分發揮，但僅就今日中國的教育情形，與國綫教育論之理由而言之，亦非三數言所能了事。我將在短期內，著成



十幾種書，專說此事。不過我說明一句，國綫教育論是今日的治本中的治標，史綫政治論是今日治標中的治本。

#### 第四節 本書結論

##### 第一目 問題重述

一、國家在將亡未亡之際，我們大家想來救。但國家以內所包括之問題，不知若干。每一個問題，都發生毛病，我們要救，不知從那裏救起。救了這裏，沒有救得那裏；救得那裏，沒有救得這裏。處處都應該救，可是彼此都沒有一種上帝的能力，將所有的毛病去醫治，有時我們只好存着一個犧牲的念頭。既然救了彼不能救此，救了此不能救彼。我們就權其利害輕重，我們就救其利之大者，而去其害之甚者。實際上，一個人病到莫可如何之境，也就只好如此。不如此又怎麼辦？我們不要如此蠢想，以為事事可以救得好，個個問題都有解決之希望，而且解決得又很快。天下沒有如此容易的事，我們要抱着兩個念頭：第一個念頭，不能全部都有救；

第二個念頭，一時救不了，用長時期去救，不要因為時期太長而鬆懈了我們的注意力。假使這兩個念頭存在於三十年前先烈的腦筋中，他們也許不會經過政治革命而白白的犧牲了他們的頭顱，損失了國家的命脈。由於這個意義，我們就如此想找出一個病的關鍵，我們用長時期醫治這個關鍵。

二、政治有病，經濟有病，社會有病，法律道德宗教等等問題，無不有病；但我們總應該想法醫治。政治是辦理國家一切的事的重心，假如政治辦得好的話，我們敢說：一切的事都可以辦得好，不算是無理結論。三十年來的中國，所以事事發生矛盾，其緣故都歸在政治問題上，於是我們便把我們的中心問題找出來了，那便是政治問題。而這個問題，雖為人人所懂，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則各有不同，有甲法，有乙法，有A B C D諸法。彼此之法，互相矛盾，亂七八糟，黑漆一團，就可以作此語的形容詞。所以我們在這裏又提出一個中心問題，那便是政治的位，即所謂造成政位。政位就是說政治單位，老實說：今日中國就沒有政治單位，不是

專制政治，不是民主政治，所以我們的問題的中心是在政位的形式。

三、我們抵抗日本，是目前唯一的問題；但我們要把這個問題的中心意義轉變一下才有出路。因為個個要抗日，所以抗日就不是問題。要是抗日才有問題，那只是你想抗日。我不想抗日，你要抗日，我偏偏不抗日。現在抗日問題的裏面包括的因素是如何？抗日是一個方法的問題，而這個方法的簡單的答案，便是要國家優裕，這就叫做國力。因為我們在抗敵上，生出戰勝戰敗的兩個結論。如何致勝？戰敗後如何自存？如何致勝的一個問題，也是我們目前的中心問題，我們的答案便是有國力便能致勝，無國力便不能致勝。於是抗日同題的方法問題，又爲此語所解決。我們的問題，不在抗日問題，而在國力問題。如何會有國力？我們有沒有國力？大家都知道，無國力如何會有活力，才是我們的中心問題。那便是說：一切的事業，都有表現，我們的國力便充實。如何會使一切事業有力的表現，又轉移到推動上面。於是乎就變成一個政位問題，假使有一個強的政位，便有一個強的政力，有了政

力，便可以創造國力；有了國力，便可以打勝仗。這個問題就變成純粹的政位問題。但我們對於此政位問題，各有不同的意見，黨派分歧，互相爭執，於是乎又變成一個對內的問題。我們便從此處更得出一個結論，即是我們要有一個真的良好政治單位，政位或政力。有了政力，不怕不能對外打勝仗，不怕不能對內安人民，造事業。於是在中國唯一之出路的問題中，便生出一個治標中之治本問題，這就是說：事事需要治標，我們只去尋出一個治標，又可以為別事的治標。則這個治標，稱曰治標中之治本，我們用大刀闊斧來砍斷一切的零碎問題所生下的問題，便是一個真理問題，這便是本書對於問題的尋求的一個答案。

## 第二目 正誤重述

一、我們需要政力，但我們現在又沒有政力；所以沒有政力之故，就因為我們的政治行為各有一套概念。那一些乖誤的概念，便使我們生出乖誤的政治行為。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要來解決中國之政力，第一種任務，便是流行乖誤概念之算清。

而所流行的乖誤概念，數目至多，我們也不知道從何處下手。舉其大者，亦可以算清我們的一部份，在本書之第二章中所算清之乖誤概念，意思雖然表示明顯，但因篇幅有限，絕不能任我筆墨縱橫。我將都著成專書，只要爲事實上所許可，不惜供獻我的牛馬之力，爲救國計，來立在筆戰的前鋒上。

二、第一種乖誤概念，就是以爲一般黨派的共同合作，就是一個滿意政府。這是嚴格的錯誤，今日一般黨派，無論黨員或黨官皆非民衆代表；不是說他的才能不能代表，乃是事實的限制。人民不能選舉代表，故由此諸政黨來公開合作。充其量造成一個多頭政治。第二個乖誤概念，便是以爲學生運動，即是民衆運動。學生運動只是去造民衆運動。能否造得出來，那不是短期內之事，三十年後或能造成，五年內，三年內，五月內，三月內，五天內，三天內，絕不能造成。我們要去除知識階級運動即是民衆運動的乖誤概念。他們終是四萬萬五千萬點子裏面的十萬五萬等的極少數點子。第三個乖誤概念，便是以爲國際路線是法西斯與民主陣綫的對立，

或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由於這意義，我們便更反對法西斯，因為侵略我們者，就是法西斯集團。殊不知法西斯主義只是一個政體，與侵略陣綫和自衛陣綫，根本上不容混合者。第四個乖誤概念，便是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對立，實際上，法西斯主義是民主主義之一種，讀者可於第二章中深讀之；倘有其他舛誤，將另作專著以掃清之。

### 第三目 出路重說

一、凡對於任何病疾的診治，只有兩個看法，那便是治標和治本。對於中國的出路問題的看法，亦是如此，即所謂治標的出路和治本的出路。但同一時代的應行事項，不知若干，事事治標，必須要去尋出治標的唯一法子。那個治標，便變成一個治標中的治本。原在治標的意義中，本有多少事情皆要治標，比如經濟制度有治標之法，社會制度有治標之法。所謂治標究竟治那一種標？如果要將世界上事事有所解決，則事事要治本，我們便從各種不同的治本中去尋一個治本來。即是說那個

治本我們能够辦到，一切能够辦到。這樣的意思，我們稱曰治本中的治標。

二、因此，倘從治標與治本兩個方法看，我們便成立兩串意義：所謂治標，不是單純的治標，必須去尋求治標中的治本；所謂治本，不是單純的治本，必須去尋求治本中的治標。史綫政治論，便是治標中的治本的一個學說；國綫教育論，則是治本中的治標的一個學說。何以言之？請詳其說：只要我們能將史綫政治論有澈底的實踐，則我們目前的危險，就可有解決之希望。假如這條路綫還不能解決，那我們就受了宿命論的支配。中國人或被上帝取消資格，不能再在此世間來做主人。

三、如果說到治本，那便是我們百年長治久安之計。雖說一切的事業在發展中，但那一些發展必無任何矛盾之存在，有之則是小矛盾，不足以妨害我們社會的大結構；那就必須變我們的點子。人都是聰明的，每人自己有了他的理性，當然誰不能操縱誰。民主政治與共產經濟也都可以創造出來，我們再不要去侮辱人民，動不動說我們是他們的代表；他們實際上沒有認可，則我們硬說是代表，除含着侮辱之

意味外，就尋不出其他意義。一個有理性的人，他本身就是一個炸彈，社會不替他去解決，他自然能夠解決，政治不待我們去解決，經濟不待我們去解決，一切都不得我們越俎代庖，已爲他們自己所解決。難道我們就是天生成的先覺者！難道我們就是上帝指派之代表！何必要我們在此時期內替小百姓着急，他們至少也受過了五千年痛苦，豈爲因爲我們代表他們就解決得了。我們要當心，人民在批判着，他們不說我們是亂黨，就算是他們的恩賜。雖然他們不知說我們冒充代表，但說我們是亂黨，幾乎是無知之民衆口一辭。法蘭西之工團主義者，是何等明明亮亮明明，他們就從事於教育運動，從事於變點子的偉大的工作。中國知識階級者本來人數甚少，要來變點子，已經就感覺人材缺乏，而一般人偏偏別有野心，我不做一個官，豈不是在此世界上虛此一行？何況儒林外史中人，在今日正自不少，所以我認爲國綫教育論，是治本中的治標。

四、著者敢重複的向每人說，向最高知識階層說，抗日問題是內政問題，此其



一；軍事失敗不是民族失敗，此其二；領袖棄權不是民主主義的成功，此其三；中心問題即是治本中的治標，治標中的治本，這就叫做兩個問題，兩條出路。所謂出路即是我所指定的史綫政治論與國綫教育論。此兩實踐，實應為唯一的實踐。

#### 第四目 總結論

一、姑將本書幾個概念分條述之如下：

二、由史綫政治到民主政治，是一個政治進化的論理與事實。

三、民主政治之必需條件，是在人民不棄選舉權，而不在政治當局之棄權。

四、當民主政治未實現之際，而專制政體又已崩潰，則此時期的政治必為紛亂的狀況。欲救此紛亂之局，必仍用史綫政治之法；國民革命軍所以能定鼎金陵，即為史綫政治之實例。

五、故欲求今後民主政治之實現，只在國綫教育論是否實行。質言之，即普遍的教育運動是否實行，否則三十年後仍是一個史綫政治的形態。

六、今日吾人對於危局的撐持，只須固定而堅持兩個概念：

第一概念：從史綫政治論之義上，無條件的擁護領袖。

第二概念：從國綫教育論之義上，實施有條件的普遍教育運動。

第一概念是治標中的治本；第二概念是治本中的治標。兩個實踐，不可缺一；以解決今日之出路與解決未來之出路同一重要故。

(完)